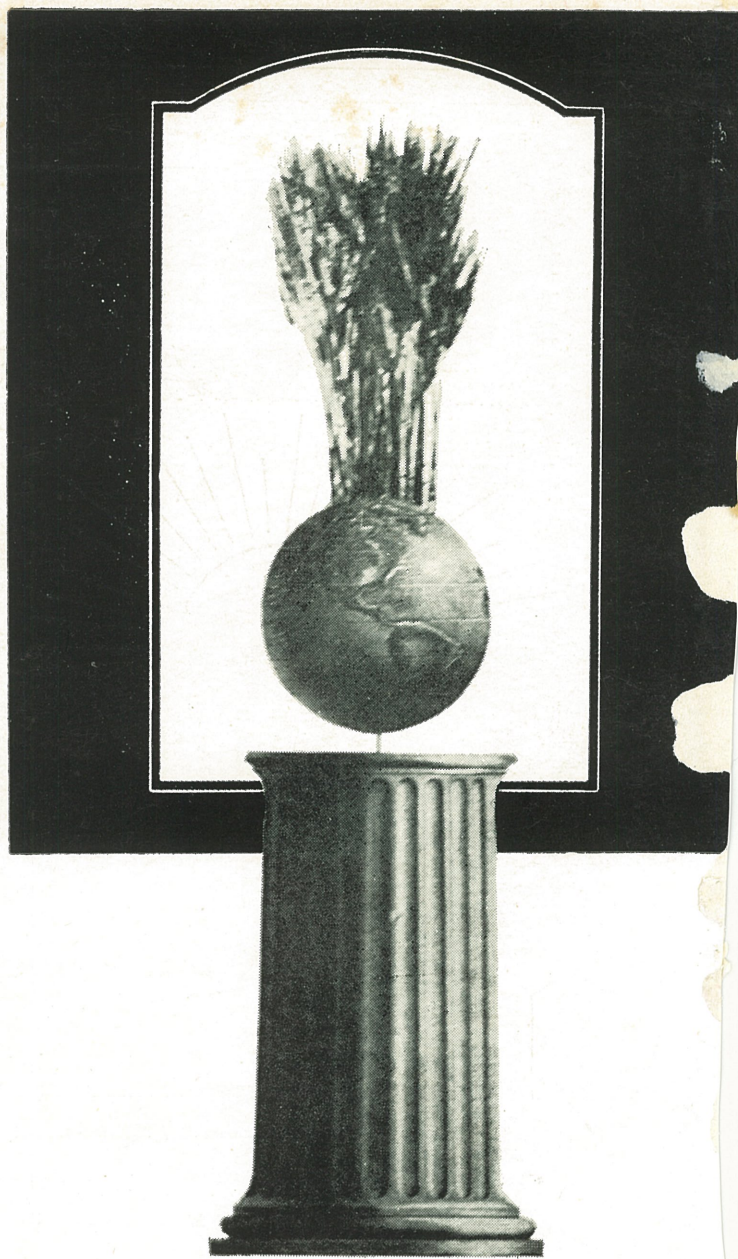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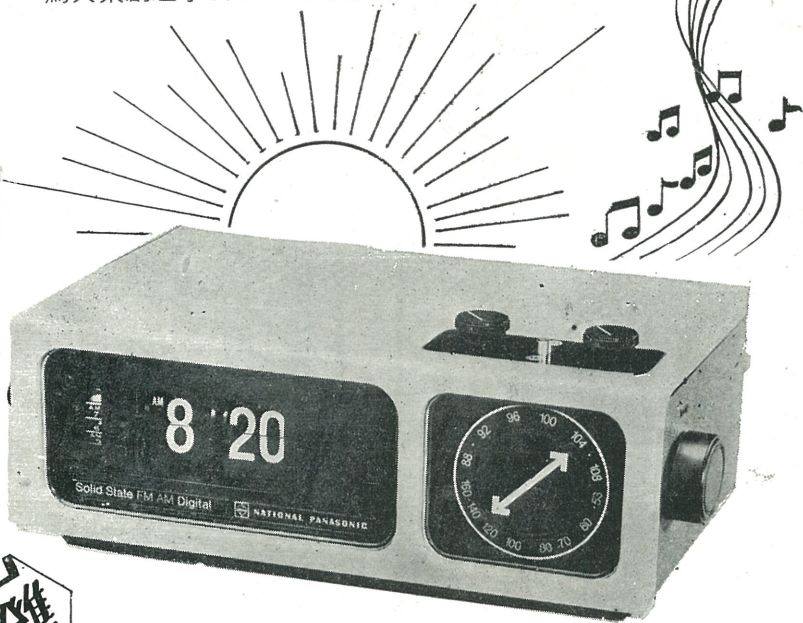
書評書目 11



設計 / 楊國台

全國首創 數字式時鐘收音機

音響技術日新月異的國際牌收音機，又推出具有收音、報時、鬧鐘、定時等多用途的RC-6000數字式時鐘收音機。而且革新傳統的指針報時方式，首創為數字式；為大眾創造了快樂方便的居家享受。



RC-6000

1. FM/AM兩用，音質均極優美：採用9個高性能矽質晶體以及高感度鐵粉蕊天線，可確保良好的收聽。
2. 計時正確，有電鐘性能：將電源線插入交流電插座（60赫，120伏特）本機即發生電鐘的作用，並能以活頁報時方式作正確的計時。
3. 自動播音，自動鬧時：將時鐘分離器定在自動（Auto）或鬧鐘（Alarm）的位置即可被音樂或蜂鳴器喚醒。
4. 設計科學、使用簡便：一機兩用，採用方便之圓型選台器及定時器，操作容易快速。



國際牌電晶体收音機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BOOK REVIEW & BIBLIOGRAPHY

11期目錄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專論	陳香 [30]	談「金聖嘆式」的批評
書評	張良澤 [64]	鍾理和作品概述 (下)
	邊疆 [20]	論「彩虹的變貌」
	思兼 [37]	讀「西洋文學批評史」
	林柏燕 [114]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評
	李家祺 [117]	評介「書評要門」
讀書隨筆	趙雲 [82]	「自我的存在」之回響
特稿	李牧華 [87]	「自我的存在」讀後
短評	鄭明荊 [46]	兄弟們
書目	伊衛 [90]	談氣度
專欄	本刊資料室 [107]	作家書目
	黃淑惠 [111]	一月新書
	李辰冬 [3]	我的治學經驗
	景翔 [53]	題內題外談「譯叢」
	柳南城 [60]	喬伊絲·卡洛·歐慈
	呂秀蓮 [72]	「尋找另一扇窗」跋
	亮軒 [74]	「一個讀書的故事」序
	林柏燕 [77]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後記
	傅孝先 [93]	藏書雜談
	本刊資料室 [97]	作家話像
	鍾榮富等 [122]	書評信箱
	本社 [127]	編後
	本社 [138]	本刊一至十期總目
	方遼 [I]	批評索引

封面設計：楊四台 刊頭設計：古鏡賢 作家畫像：沈臨彬

■ 本刊文字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歐美地區定價（含郵費）：

每冊：美金一元（平郵）美金2元（航空）

一年（12期）美金8元（平郵）美金16元（航空）

亞洲地區定價（含郵費）：

一年（12期）美金6元（平郵）美金10元（航空）

長期訂閱請將支票或郵局滙票逕寄本社，海外訂閱

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逕寄本社：P.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本社美方聯絡人

Mrs. Jane Shih

1920-C Orchard Street

Urbana, Illinois 61801

U. S. A.

書評書目

每月一日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一至八期為雙月刊，第九期起改月刊）

發行人：洪敏隆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址：臺北市博愛路五七號（四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七六三

劃儲戶：一九二七四號

總經理：遠東書報社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誌第三七四〇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登記執照三三二二三號

一年（12冊）定價每冊15元
（兩年訂戶暫不接受）

郵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我的治學經驗

李辰冬

到今天為止，我的治學經驗可分六個階段：一是燕大求學階段，二是法國留學階段，三是開始教書階段，四是「陶淵明評論」階段，五是「文學新論」階段，六是「詩經研究」階段。謹分別敘述之。

一、燕大求學階段

我認真求學，應該從燕京大學作一年級生時算起。那時馬季明（鑑）先生教我們國文，他選的教材都是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如章學誠的古文十弊、詩教、文德、文理；劉知幾的模擬、敘事、煩省、言語、浮詞；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陸機的文賦；劉勰的神思、通變、時序、序志等等，這樣，引起了我的興趣。我不僅把這些文章詳細背讀，而且每講一位作家時，我都把他的全集買來詳細研讀，

並作筆記，因而又引起了我寫作的興趣。在馬老師的指導下，我練習寫了一篇「章實齋的文論」，寄到那時最有權威的雜誌，胡適之先生等所主編的「現代評論」，居然刊登了出來，這對一位一年級的大學生是多麼大的鼓勵！從此，我連續寫了劉知幾、劉勰、陸機、曹丕、曹植等的文論。臨大學畢業時，居然成爲一集，國光書局答應出版。出版雖未成爲事實，由此，決定了我一生研究的路線。

由於我喜歡中國文學批評，一位在清華大學讀哲學系的同學李戲魚先生對我說：「你如果喜歡文學批評，只治中國是不夠的，因爲中國的文學批評比較是主觀的、印象的、無系統的；不如西洋的那麼客觀、那麼有標準、那麼有系統。先對西洋文學批評有相當了解後，回來再來治中國文學批評就有條理可尋。」

他是研究美學的，就介紹我一本美國文學批評家斯賓岡 (J. E. Spingarn) 的「創造的批評」(*The Creative Criticism*)，讀了之後，直像發現新天地，狂喜得像瘋了一樣。因為他說文學就是表現，除表現外，沒有別的，所以文學與道德無關，與政治無關，與經濟無關，與社會無關，與宗教無關，與一切無關。在那時候的簡單頭腦裏，想想實在對。比如李白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與道德有什麼關係？與政治有什麼關係？與經濟有什麼關係？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又與宗教有什麼關係？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我就把他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一文譯成中文，刊登在那時上海北新書局發行的「北新月刊」上。

然斯賓岡的學說是由意大利美學家克羅契 (B. Croce) 而來，這樣，又引導我來讀克羅契的著作。第一部讀的就是他的「美學」(已由朱光潛譯為「美學原理」，由正中書局出版)與「歐洲美學史」，這樣，西洋美學學說的輪廓，很清楚地擺在我的眼前。為加深對美學的了解，我又特別選讀鄧以甄先生在燕大哲學系開的美學。我的論文報告，鄧老師給予九十

分，使我對美學更加愛好。我曾寫一篇「克羅契論」，在燕大文學會出版的「睿湖」創刊號上發表，被某作家在報紙上譽為克羅契專家。實際專家應該是朱光潛先生，他就是承受克羅契的學說而寫成他的名著「文藝心理學」。

說來奇怪，這時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意大利的克羅契，而決定我對文學批評深造的地方却是法國。因為那時所有的文學批評家，一提起文學批評，首先推崇法國的成就，像法國的布瓦樓 (Nicolas Boileau-Despreaux)，畢豐 (de Buffon)，聖白甫 (Sainte-Beuve)，泰納 (H. A. Taine)，布侖提葉 (F. Brunetiere)，居友 (M. J. Guyau)，這些批評家，真像如雷貫耳般那麼響亮。尤其聖白甫只要談到現代文學批評，沒有不提到他，使我有種了解，如果研究文學批評，非去法國不可。這樣，於燕大畢業後就到法國。

二、法國留學階段

留學法國的目的原在研究聖白甫，可是我的法文程度能讀原文書時，第一部接觸到的是泰納的「巴

爾札克論」。泰納的文章非常清新流暢，說理透闢，趣味橫生，時用比喻，他將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隨手夾在理論裏，使論文生動可愛，極富引意，讀後不覺引起許許多多問題，且告訴你怎樣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不僅使我將「巴爾札克論」譯成中文，刊於

那時北平出版的「文學季刊」第四期，而且繼續研讀他的「英國文學史」、「藝術哲學」、「歷史與論文集」等等。打開了我的心靈，指引了我研究文學的道路。我的「紅樓夢研究」一書就完全在他的影響下而完成的。他的「巴爾札克論」分爲六章：一、巴爾札克的生活與性格；二、巴爾札克的精神；三、巴爾札克的風格；四、巴爾札克的世界；五、巴爾札克的重要人物；六、巴爾札克的哲學。我的「紅樓夢研究」分爲五章：一、導言；二、曹雪芹的時代、個性及人生觀；三、紅樓夢的重要人物分析；四、紅樓夢的世界；五、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可知我是怎樣一步一步趨地在學他。

由於我喜歡泰納，於是我把他的「英國文學史導言」，這是文學批評史上一篇劃時代的文字，譯爲中文，連續在民國二十五年某月的北平晨報副刊上刊登

。並將「藝術哲學」的最末一章「藝術理想論」，此爲泰納美學理論的結晶，也由我譯出刊於天津女子師範學院校刊。並將「歷史與論文集」中的「達文西論」也譯爲中文，刊於天津大公報藝術週刊。泰納對我的影響，可謂至深且鉅。

三、開始教書階段

民國二十三年，我從法國回來，在天津女子師範學院教「近代歐洲文學史」，以沈起予譯開明書店出版的弗理契「歐洲文學發達史」作教本，這本書又給我莫大的影響。弗理契以經濟與社會意識的觀點來認識作品，又引起了我的興趣。由此，再加上樸達格納夫的「社會意識學大綱」與「經濟學大綱」等書的影響，使我對文學的了解更加深了一層。

我先後受了三位大師——克羅契、泰納與弗理契——的啓示與影響，使我對他們任何一個人的學說都不敢完全贊同。讀泰納的著作時已經看出了克羅契的破綻，讀弗理契的書籍時又看出了泰納的漏洞。由他們三位的彼此矛盾與衝突，使我建立了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一種新的文學認識。作品來源的發掘，美感基

礎的建立與藝術造詣的批判，這三種步驟是他們三位指示給我的。泰納的方法着重在作品的來源（他的「藝術理想論」也想闡明美感的基礎，但沒有弗理契的透徹），弗理契的方法着重在美感的基礎，克羅契的方法着重在藝術的表現，他們都有所見，也都有所偏，所以我想把他們的方法統統連合起來看是否可以認識作品的全貌，是否可以更深刻地認識作品，於是我們寫了一部「三國水滸與西遊記」以作嘗試。我於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於此書的序說：「作品來源的發掘，美感基礎的闡揚，藝術造詣的批判三個步驟全作了，才算完成研究一部作品的工作。這三種步驟是認識作品的最完善方法，缺一不可。然這種標準太高了，這本小書自然沒有達到這種標準；不過我的方向是如此。」

四、「陶淵明評論」階段

民國三十七年
，我在蘭州國

立西北師範學院教「文學批評」，以陶淵明作品作試驗。在解釋的時候，發現陶淵明的作品一部分是有時代的，如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辛丑歲七

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己酉歲九月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等等，既有年代，爲什麼不將這些作品按着年代的先後來讀呢？於是我就有了陶淵明作品繫年的念頭。先將有年代的作品作一排列，然後再以事相從將沒有年代的作品繫列在有年的之下，居然完成了陶淵明作品繫年初稿，當初無法了解或了解錯誤的作品一一都指證出來，心中的歡喜，簡直無法形容。

作了作品繫年，鼓勵我更進一步去作作品分期，於是發現陶淵明一生可分四個境界：第一期是「猛志逸四海」，第二期是「冰炭滿懷抱」，第三期是「復得返自然」，第四期是「不覺知有我」，拿他的四句詩，整個把他一生的環境、思想、意境、感觸、人生的造詣整個表現出來。使我對文學研究整個發現一個新天地。因爲知道了每首詩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與情感背景，那麼，以前教文學批評時所標出的時代、環境、血統、政治、經濟、社會、宗教、道德、家庭、朋友、教育、思想、個性等等都有所附麗了。

不再空洞談論，不再隨便猜測，我才真正了解作家研究建築在作品繫年上。繫年愈精，作品的了解愈深，因而對作家也愈了解。否則，都是無根之談。到此，給我打開了文學研究之門，也真正走上了我自己研究的道路。以前都是在摸索、學習時期，而且不能把自己所學的统一起來，現在都統一起來了。

由於這種鼓勵，我又從事曹子建作品分期，發現曹子建作品也可分為四期：第一期是「終宴不知疲」，第二期是「讒巧令親疏」，第三期是「甘心赴國憂」，第四期是「逍遙八紘外」。也用他的四句詩，將他一生的環境、感觸、思想都包括在內了。

從而我進一步又為李白的作品作了繫年，發現李白的作品也可分為四期：第一期是「雲臥三十年」，第二期是「幸遇聖明主」，第三期是「十載客梁苑」，第四期是「風雲激壯志」。也以他的四句詩，包括了他整個的一生。

由於以上的實驗，使我真正了解作品繫年的重要，於是我寫了幾篇文章，如「怎樣作作品繫年」、「曹植作品分期」、「從作品繫年與作品分期中的發現」在中央日報「學人」週刊上發表，頗引起學術界的

注意，現在都收在拙著「文學研究新途徑」裏，由啓德出版社印行。而這時期我的最重要作品還是「陶淵明評論」，所以以這部書作為這時期的代表。

五、「文學新論」寫作階段

「陶淵明評論」出

版於民國四十五年，而「文學新論」則出版於民國四十三年，在出版上，好像「文學新論」在先，而「陶淵明評論」在後，實際在準備工作上應該是先出版者為後，後出版者為先。我在「文學新論」序說：「我相信：意識決定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意識決定文學的價值；意識決定表現的技巧；意識是美感與共鳴的基礎；最後，人類意識的組合是文藝作品的最大功用。我由意識給陶淵明的作品編了一個繫年；由意識掘出了陶淵明的血統、家庭、思想、友朋、個性以及由這些原素組成的他的個人意識；由意識，給陶淵明鈎出了一個時代，並認清了他與同時作家的異同以及他在那一時代中地位；由意識，確定了陶淵明在人類心靈上起了怎樣的作用，換言之，也就是他對人類有什麼樣的價值，以及他能影響某些人與不能影響某些人

的原因；而尤其重要的是說明了什麼是美感與共鳴的基礎，這是美學上一個重大問題；最後，由意識，決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的地位。這是我已經完成的「陶淵明評論」。由這部書的鼓勵，使我大胆地來從事更廣大的園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寫作。「文學新論」，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初稿。所以這部書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文學概論，從意識的觀點，純以中國文學作範圍，來解釋文學上的一般問題，如文學的本質、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文學的價值、文學的美與醜、理想與寫實、文學家的特性與天才、文學與社會政治、文學與性愛等等；第二部分則為民生史觀文學論，也就是中國文學發展綱領。

現在再來敘述我是怎樣完成以及我寫「文學新論」的目的。

由於對陶淵明個性與個人意識的了解，我想知道他與別的作家是怎樣的，於是把他以前的作家如左思、陸機、潘岳、嵇康、阮籍，以後的作家如謝靈運、鮑照、謝朓、江淹、沈約、庾信、王績、盧照鄰、陳子昂、孟浩然、韋應物、張九齡、王維、李白一個一個作比較，發現他們的思想、意識都大同小異，

換言之，都有「隱」的意識，儘管有的真隱，有的假隱，而隱的意識都是相同。可是將他再與杜甫、錢起、李益、韓愈、孟郊、張籍、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元稹、盧仝、杜牧、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文天祥來比較時，則大異而小同，他們都有「仕」的意識，儘管他們有的想仕而不能仕，有的在仕途栽了跟斗，但有「仕」的意識則完全相同。就由「仕」與「隱」這兩種意識的根本不同，於是他們的生活、人生觀、感觸、對人生的了解也就不同，因而產生了兩派文學。再細追究，這兩派文學的意識，由於兩種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道德、宗教、思想、教育種種的不同而不同，這才知道所謂文學的時代並不是政治的時代，單拿兩晉、南北朝的政治朝代不能說明陶淵明的時代。

再由於這種認識，我索性把中國文學史作一總檢討，中國文學整個的發展可分五個時期：一是歌謠時期，也就是詩經時代；二是宗經時期，從屈原到曹植；三是詠懷時期，從阮籍到李白；四是傳奇時期，從杜甫到文天祥；五是平話時期，從關漢卿到劉鶚。這些時期為什麼這樣稱謂，我在「文學新論」裏有詳

細的說明，這裏不再贅述。

然爲什麼要這樣分期，因爲這樣分期才能深入到每位作者與每部作品的靈魂而解決了文學上的各種問題。從作品的一字一句領導讀者鑽入作者的心靈，再由作者的心靈解釋作品的一字一句，這樣表裏一致，就不至誤解附會了。

到此，我要解釋一下我的讀書方法。我們讀書，最容易受前人的束縛與誤導，而避免這種束縛與誤導，就是直接讀原書。民國三十八年我到臺灣，在師範大學教「中國文學史」一課，那時書籍奇少，幸好借到全上古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詞、宋詩選、全元散曲等等，這些集子，都是按照作者生卒先後排列，於是第一個也不跳，一個挨一個地讀下來，這樣我發現第一作者怎樣影響第二個，第二個怎樣影響第三個，次第的影響，次第的發展。進而又發現某些作家的意識是大同小異，某些作家是大異小同，大同小異的稱爲一個時期，大異小同的稱爲另一時期，才知道文學的演變並不與朝代的改變完全一致。朝代變了，文學不一定馬上變，一定得這一朝代的政治、經濟、社會、

教育、宗教、思想改變了，作家的意識才會改變，因而文學作品才改變。假如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宗教、思想不改變，作品也就不會改變，比如唐宋的政治、經濟等沒有什麼大的改變，作品也不改變，就是一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思想等等之爲組成作家的因素，正如一百零八種元素之組成一種物質一樣。只要原素稍微有變化，實質也就不一樣。

六、「詩經研究」階段

詩經研究化我的時間最久，也最費力，而最不得人了解。詩經研究，實際開始於民國三十七年，而專心寫作則在民國五十三年赴新加坡教書後。詩經研究的成果有二：一是「詩經通釋」，已於民國六十年八月由水牛出版社印行；二是「詩經研究」，不久也由水牛出版社出版。前者是一字一句解釋三百篇，後者專講研究方法，共四大冊。詩經研究的開始實在意外，而結果也非常意外，謹述其經過如下。

我於民國三十五年教過一門與我平生所學絲毫沒有關係而給我影響最大的功課，就是「工業心理學」

。「工業心理學」建築在統計學上，它的主要方法是先從數目字來發現現象，然後解釋現象，最後解決問題。比如工場裏的工人常常發生意外，既是意外，也就無法解釋；但用統計方法後，發現工人的工作效率從上午八時開始，逐漸上昇，到十一時左右就要降落，意外發生在十一時左右的比較多。下午一時開始，工作效率也在逐漸上昇到四時左右也逐漸下降，意外也就出在這個時候較多。由此現象，知道意外產生於疲勞，於是在上午十一時左右，下午四時左右讓工人休息一下，意外也就減少了。許許多多工業環境與工人生活的改良，就由「工業心理學」的貢獻。我是研究文學的，自從教了這門功課後，時時在想：這樣簡單，這樣方便，而又這樣科學的方法是否可以應用在文學研究上呢？文學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因入、因時、因地、因事而易的，怎樣用統計的方法來研究呢？整整想了一年想不通。

民國三十六年的暑假後，我在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教「中國文學史」，首先接觸的就是詩經。我心裏存了一個疑問：既然稱三百篇為詩經，那麼，三百篇裏用「詩」字的地方一定很多。因為文字是觀念的代表

，某種觀念愈普遍，代表它的字的使用次數也一定愈多，於是我將三百篇裏用「詩」字的作一統計，出乎意料之外的少！一共只有三次，就是巷伯篇「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卷阿篇「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與崧高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我非常奇怪，這是什麼原因呢？再查查甲骨文，甲骨文裏沒有「詩」字；查查鐘鼎文，鐘鼎文裏沒有「詩」字；查查尚書，尚書裏也沒有「詩」字；查查尚書，今文尚書只有兩次，就是奏典的「詩言志」，金縢的「于後公乃為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我很驚奇，詩經是周朝的作品，然在周朝以及周以前的典籍裏為什麼「詩」字這麼少見呢？但是同時，我發現詩經裏用「歌」字的共有十四處，就是江有汜篇「不我過，其嘯也歌」；考槃篇「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園有桃篇「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東門之池篇「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墓門篇「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四牡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何人斯篇「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四月篇「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車鄰篇「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行葦篇「嘉穀脾臄，或歌或詈」；卷阿篇「來游來歌

，以矢其音」；桑柔篇「雖曰非予，既作爾歌」；以及上邊提到過的卷阿篇「矢詩不多，遂以遂歌」。從這些「歌」字的用法，使我們知道那時候的人哀怨的時候歌，思念人的時候也歌，談戀愛的時候歌，憂愁的時候也歌，懷恨人的時候歌，想念母親的時候也歌，勸人反省的時候歌，陳述苦痛的時候也歌，安慰人的時候歌，出遊的時候也歌，宴飲的時候歌，責備人的時候也歌，陳述德政的時候歌，斥責君上的時候也歌，簡直是無時不歌，無地不歌，無人不歌，無事不歌，歌成了表達思想情感的主要工具。這種現象直到孔子的時候還是如此。論語述而篇說：「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又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可見孔子不哭的時候是常歌的。陽貨篇說：「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又說：「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微子篇說：「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在在都足證明孔子的時候還是一個歌的時代。

然爲什麼三百篇裏「詩」字用的少而「歌」字用的多呢？追究的結果，才知道詩與歌不僅意義不同，用途不同，時代也不相同。歌是抒情的，而詩是言志

的。志就是懷抱，所以論語裏孔子讓門弟子兩次言志，都是言懷抱。周朝的政治是封建的，封建政治的特徵之一就是官爵世襲，只要你生在貴族家庭就有官作，用不着像孔子時候去求官作，所以不必言志。封建政治的另一種特徵是宗法社會，大家彼此都是父兄叔伯姑舅姨相稱，換言之，階級的地位並不懸殊。因而情感的表现也就比較真率，所以產生了歌。歌在先而詩在後，歌是原始社會或封建政治之下所產生的東西，而詩是郡縣政治之下產生的文體。春秋是封建政治開始崩潰的時候，所以言志的風氣也剛開始。先有歌而後有詩，詩是歌的延續，也是歌的形式的固定。四言詩出於三百篇，五言詩出於漢樂府，就由這個緣故。現在人說詩在先而歌在後，歌出於詩，由文學史的發展來看，顯然是錯誤的。此一發現，使中國文學史的演變與各民族文學的發展程序都一致了，使我非常高興。我就稱中國文學史的第一個時期爲歌謠時期。拙著「文學新論」第十三章裏有詳細的說明，請指教！

由於「詩」「歌」二字統計的結果，鼓勵我做進一步的工作，就將詩經裏的「士」字作一統計，一共

是三十一篇，五十一次。統計後知道詩經裏的「士」都是武士。封建政治的另一種特徵就是武力殖民，而士就是這種武力殖民的主要幹部。所以文王篇說：「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篇說：「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泮水篇也說：「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士所受的是六藝教育，也就是文武合一的教育，所以六月篇說：「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不過士的官職不能世襲，所以孟子說：「士無世官」。他們的土地為諸侯所賜予，死了就收回，所以孟子又說：「惟士無田」。他們是以作仕來維持生活，所以孟子又說：「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又說：「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就由於失了職業，生活發生問題的緣故。由於詩經裏的士都是武士，而武士具備上列的種種特徵，所以三百篇裏那麼多的有關戰爭與征人思歸的詩，同時，農業與仕人發牢騷的詩篇也都有了根源。可是園有桃篇說：「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我就是「士」，「士」就是我的身份。祈父篇說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我」就是「爪士」，「爪士」也就是「我」的身份。標有梅篇說：「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我」就是「庶士」，「庶士」也就是「我」的身份。庶士是庶出之士，原不作衆士解，因為庶士多，後來也就變成衆士的意思。從這些詩句，可知這些詩篇都是士這種人所寫。由作者是士這個觀點，我將三百零五篇分為七類：一、武士精神與征人思歸；二、婚姻與政治關係；三、情歌與娛樂；四、歌功頌德與宴飲；五、周室開國；六、祭祀；七、三頌，而完成了「詩經研究」一書。滿以為詩經研究的工作從此可以告一段落，想不到將「征」字再作一統計後，又有（此「詩經研究」是我的初步研究，不是現今出的這部書）了更驚人的發現。

詩經中用「征」字的共有十八篇，就是：小星、東山、破斧、皇皇者華、杕杜、六月、采芑、車攻、鴻雁、小宛、小明、黍苗、漸漸之石、何草不黃、桑柔、烝民、常武與泮水。這些「征」字，毛傳、鄭箋大都注為「行也」，只有一次鄭箋注為「征伐也」。實際上，征字都是出征或征伐的意思。出征與出行，

意義差得多麼遠呀！由於出征，我們又發現了出征的地方。如六月篇「王于出征」，是征伐玁狁；采芑篇「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是征伐荆蠻；黍苗篇「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是征伐淮夷；常武篇「濯征徐國」，是征伐徐國；烝民篇「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是征伐侵佔魯國的淮夷；泮水篇「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漸漸之石篇「武人東征」，破斧篇「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是復周公之宇。發現了這些出征的路線，再去查考古籍，就可知道出征的年月，而又發現了古代史。

不僅發現古代史，而且發現尹吉甫都參加這些次出征。如六月篇說「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明明說尹吉甫曾經征伐過玁狁。詩又言「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此六月是那年的六月呢？追究的結果知道是宣王六年六月。然詩又說：「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玁狁這樣的猖獗，在六月一個月內絕對不可能就把他驅逐到太原，於是再行追究，才知道是宣王五年六月就開始出征，一直到六年六月才行結束。六月這首詩是尹

吉甫於宣王六年六月回到衛國後追述這一年中的事跡。但是兮甲盤銘說：「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騫慮，兮甲從王」。這裏的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是宣王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此盤的「兮甲吉父」，據王國維的考釋就是尹吉甫，那麼，他已於宣王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在現今的白水縣（即騫慮所在地）征伐玁狁了，怎麼說是宣王五年六月才出征呢？上邊說尹吉甫在宣王五年六月出征玁狁是依據竹書紀年說的「五年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現在兮甲盤銘說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到底是誰對呢？現今一般學者都認爲竹書紀年靠不住，當然相信兮甲盤銘的說法了。但我們追究的結果，才知道宣王於五年二月就開始出征，三月二十六日到達現今的陝西白水縣，兮甲盤銘所講的只是指這一階段而言。

可是宣王出征走的是那一條路線呢？六月篇說：「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再將焦穫、鎬、方、涇陽、這些古地名查考清楚後，才知道玁狁是從現今山西的聞喜縣入侵，穿過山西的永濟，陝西的焦穫，一直到達甘肅的平涼。玁狁既是這樣的入侵，那麼，宣王的反攻是不是取相反的路線一

一步把他驅逐出去呢？吉日篇說：「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毛序說：「吉日、美宣王田也」。詩經中凡是兩水並提，一定是兩水匯流處，於是我們查出漆沮在現今陝西的耀縣匯合，耀縣在白水的西邊，可以說是鄰縣。兮甲盤銘的三月庚寅是三月二十六日，往上推二十天正是庚午，耀縣也正是宣王驅逐玁狁的路線。這種日期的符合不會是附會吧？小明篇說：「我征徂西，至于允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允野即鬼野，指現今的陝西西部及甘肅一帶，也正是玁狁達到之所。吉日、據岑仲勉兩周文史論叢的統計，有作初一用的。石鼓發現在陝西鳳翔縣，也是在宣王驅逐玁狁的路線上。王鼓文說：「天子永寧，日維丙申」。從吉日篇的庚午再往上推三十四天正是丙申。三十四天去六天入二月，二月爲小建二十九天，丙申正是「二月初吉」。從石鼓文、兮甲盤銘、吉日與小明兩詩，不僅發現了宣王征伐玁狁的路線與日期，而且也知道了宣王在親征，這是歷史家從來沒有提過的。不僅知道宣王在親征，而且知道尹吉甫是隨宣王在出征。

然兮甲盤銘講五年三月，竹書紀年講五年六月，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兮甲盤銘又說：「王命甲征治成周四方積至于南淮夷」。南淮夷指的是什麼地方呢？就是指謝城，現今的河南省唐河縣。怎麼知道呢？黍苗篇告訴了我們。黍苗篇說：「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尹吉甫是從現今的陝西白水縣動身到了洛陽，把那裏的糧草人馬護送到謝城，謝城在南，故言「南行」。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徒我御，我師我旅，任、輦、車、牛、徒、御、師、旅、就是尹吉甫所護送的委積。尹吉甫是三月二十六日後由白水動身，黍是三月初下種，他到達謝城的時候，也正是黍苗芄芄的時候，所以詩言「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季節也正吻合。他是奉宣王之命來到謝城的，所以詩說「召伯有成，王心則寧」。他來這裏是護送糧草人馬，還得回去，所以詩說「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行既集，蓋云歸處」？由這種種證明，黍苗篇是尹吉甫所寫，毫無問題。更由此詩知道召伯是宣王五年五月間在謝城，並在淮夷作戰，所以詩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尹吉甫是在衛國作士，他是從衛國出征的，詩言「蓋云歸哉」，「蓋云歸處」，歸是歸衛，那麼，就接着六月篇裏所

講的五年六月間的事跡了。宣王這時候是在白水親征玁狁，所以六月篇說「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于作在講。宣王征伐玁狁到達白水後，戰事發生困難，故派尹吉甫回到衛國徵調援兵，所以六月篇又說「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徵調人馬後再去出征，這時是六月，竹書紀年所紀的是第二次出征。由此可知，兮甲盤銘所載的事跡固然可靠，竹書紀年所載的也可靠。假如不用詩經把它們所載的事跡連繫起來，它們也不過是斷爛朝報，無大用處，甚而還要懷疑竹書紀年的可靠性。

然尹吉甫是以甚麼身份跟隨宣王出征呢？六月篇說：「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就從這「鳥章」上找消息。周禮春官宗伯司常：「鳥隼爲旗」，又說「州里建旗」。鳥隼卽鳥章，旗上織以隼鳥的稱爲旗，而旗是州里的旗幟，那麼，尹吉甫所帥領的隊伍一定是州里的人民。然是甚麼地方的人民呢？六月篇又說「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再將三十里與噫嘻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的三十里作追究，才知道三十里是指衛國浚地的廣袤而言，所以干旄篇說：「孑孑干旄，在浚之都」。浚是衛邑，終

於考證出尹吉甫是這個地方的良人。良人是帥領兩千人的鄉長名稱，不是後世所了解的丈夫。我們就這樣依據六月篇的一字一句，考證出尹吉甫的家鄉、官職、地位以及他與衛國、與宣王的關係。前人認尹吉甫爲周室的大將或卿士，都是大錯而特錯。

由於尹吉甫身份的發現，再進而知道詩經裏所有的戰爭他都參加。如江漢篇是寫宣王親征淮夷的，而毛序說：「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尹吉甫的旗幟是旗，此詩就說：「旣出我軍，旣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輔」。采芑篇是寫方叔征荆蠻，而後漢書李膺傳講應奉上疏說：「緝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假如尹吉甫沒有征討荆蠻，不會有這種比喻。烝民篇是寫仲山甫城齊，而詩言「仲山甫徂齊，式遏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仲山甫與尹吉甫都在齊國，到了齊國後，仲山甫急於想回去，尹吉甫才寫這首詩來安慰他。崧高篇是讚頌申伯的，而詩言「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經裏凡用「此」字而下接地名的，都是作者親在此地的語氣，那麼，「揉此萬邦

「，指淮夷一帶諸國而言，是尹吉甫也在申國。韓奕篇是講蹇父先將現今河北省的新韓城築好後，再赴陝西的舊韓城把韓侯迎到鎬京，之後，韓侯再到現今河南延津蹇父的家娶他的女兒，再到新韓城的經過，而毛序說：「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也認詩篇是尹吉甫所寫。至於商頌、魯頌好像與尹吉甫毫無關係，然也找出證據證出商頌與魯頌的寫作年月，且也知道是尹吉甫所寫。

諸如以上的逐步發現，使我們對尹吉甫的生平事跡知道了一個大概：他在宣王三年隨孫子仲（即衛武公的次子惠孫）平陳與宋，宣王四年隨蹇父西迎韓侯，宣王五年隨宣王西征玁狁，宣王六年初春，隨宣王南征淮夷，六年八月又隨方叔南征荆蠻，宣王七年上半年戎申戎甫戎許，下半年隨仲山甫赴齊迎娶莊姜，宣王八年至十年復周公之宇。幽王四年跟隨伯氏西征西戎，失敗後，因伯氏的誣陷幾至坐牢。由於尹吉甫生平事跡的發現，同時又發現尹吉甫與仲氏的戀愛故事。仲氏就是孫子仲的女兒，衛武公的孫女。她是衛國人，所以詩經中所有的愛情詩篇不是發生在衛國，就是最後歸結到衛國。他們的戀愛故事，後漢的時候

還很流傳，所以易林裏記載得很多。比如九罭篇，據我們的考證，是尹吉甫於宣王六年六月從鎬京回到衛國，先到衛都的朝歌與仲氏會面；但他的家在復關，還得回家省親，回去時，仲氏留他的詩，所以說：「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詩裏並沒有人物的名稱，然易林卷二就直接說：「鴻飛在陸，公出不復。仲氏任止，伯氏客宿」。伯氏是仲氏對尹吉甫的呢稱。它直接指出兩個人的名字了！卷一又說：「俛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這裏不僅是指俛篇裏的故事，還指整個尹吉甫與仲氏的結合。他們的結合是一個大悲劇。尹吉甫也就由仲氏的恨他而致被逐出衛，流亡在外。卷三說：「北風牽手，相從笑語。伯歌季舞，譙樂以喜」。這是指他們結婚時的情景，與北風篇所講的完全相同；而易林又提出了他們的名子。伯是伯氏，季是季女，季女是尹吉甫對仲氏的呢稱。卷十說：「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爲災」。長舌是長舌婦，指仲氏。尹伯奇是尹吉甫的兒子，這是我們都知道的，然尹伯奇與仲氏有什麼關係呢？原來仲氏於宣王

十一年與尹吉甫此離時，身懷六甲，生下來就是伯奇。後來仲氏又與厥父的兒子伯氏結婚，把尹伯奇帶在身邊，撫養長大。到幽王四年的時候，尹吉甫跟隨伯氏去征伐西戎，伯氏不聽尹吉甫的勸告而自作主張，以致吃了敗仗，鎬京危急，皇父將京都遷到現今河南濟源縣的向城。伯氏逃歸向城後反將敗仗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在尹吉甫身上。尹吉甫心有不甘，到處辯白，終將伯氏正法；正法後，仲氏恨透了尹吉甫，到處講他的壞話，也就把尹吉甫驅逐出衛國，因而也把她所帶大的尹伯奇驅逐了，所以說：「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爲災」。這個長舌婦也就是瞻卬篇「婦有長舌，維厲之階」的長舌婦。後人將瞻卬篇的長舌婦認爲是褒姒，使褒姒蒙上了幾千年不白之冤！

由於以上種種的連繫，使我發現了詩經裏有兩種極關重要的詩篇，一是綱領詩，一是鑰匙詩。綱領詩的意思就是有年月事跡可考而能決定其寫作年月的，如六月、江漢、烝民、崑高、韓奕等。鑰匙詩的意思就是雖無明顯的年月而其事跡與綱領詩有關，並可以打開別的詩篇的意義者，如黍苗、擊鼓、氓、泮水、

殷武等。就由這兩種詩篇的交互連繫，發現了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這五十年間的史事，並發現了尹吉甫的生平事跡。再透過尹吉甫的生平事跡而了解全部三百零五篇詩，到這時，我才斷定三百篇是尹吉甫的自傳以及他的作品。

關於詩經作者，據古籍的記載有周公、芮良夫、召穆公、召康公、秦康公、秦莊公、共姜以及家父、寺人孟子等。現今統歸尹吉甫一人所作，強免引起讀者的懷疑，梁容若先生就是一位，於是我寫一篇「談詩經的作者問題」，附題是「敬答梁容若先生的質疑」，這篇刊於師大學報第十八期。梁先生讀後，他給我寫信說：「接大著『談詩經的作者問題』，反復抽繹，覺所釋多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絕少可以反駁之處，故弟決定默然不再有言。弟之詩經解題，多採成說，缺乏真知灼見，今乃知其疏矣。竊以爲兄之詩經研究，用力之勤，蒐求之廣，邁越儕倫。『詩經通釋』一書，摧陷廓清之功，前無古人。置之古人名著中決無遜色。是立者已立，破者已破，則此工作似可告一段落。」梁先生係學術界權威人物，能得他這樣承認，使我很得安慰。

七 願望

我從大學一年級起，就決定走向文學批評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摸索了四十多年，到底有無成就，自己也不敢講；自慰的就是始終在走自己的道路。幾十年來的文學研究，使我真正了解什麼叫科學方法。原來科學方法就是先從研究的資料裏尋求出原理法則，然後再依據這些原理法則來處理研究的資料。我從不捨人牙慧，也不襲人成說，把從原理法則所處理的結果，老實報告出來，這就是我幾十年來研究的成果。別人的毀譽，我從不在意，因為求學就在心之所安。天如假我以年，我擬再完成兩部著述：一是「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因為批評建築在研究上，研究愈深而了解愈深，批評也愈正確。可是現代的批評，難免犯主觀、印象的毛病而未深入研究，所以我想將現行的各種批評方法一一提出討論，而加綜合運用，因為我深知全面的知才是真知。二是「中國文學發展史」。讀歷史的目的在使人知所借鏡，並不在死記史事，我想從中國文學的整部材料裏先尋出它的發展原理法則，依據原理法則來寫部中國文學史，或許對世人有點用處。這是我的願望，希望我的健康能使我達到這種願望！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一日於台北

本刊叢書書目

- | | | | |
|-----|--------|------|-----|
| 〇〇一 | 文學探索 | 林柏燕著 | 30元 |
| 〇〇二 | 冷血 | 楊月蓀譯 | 55元 |
| 〇〇三 | 故國神遊 | 華振之著 | 45元 |
| 〇〇四 | 尋找另一扇窗 | 呂秀蓮著 | 40元 |
| 〇〇五 | 一個讀書的故 | 亮軒著 | 30元 |
| 二〇六 | 六十二年短篇 | 林柏燕編 | 50元 |
| 八〇一 | 談經營管理 | 王永慶著 | 40元 |
- 直接函購一律八折，郵撥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

道聲百合文庫

暢銷書中的暢銷書，每一本都是禮物書，「百合文庫」是一切出版物中最美的書，只一張封面便可值回全部書價

編號	書名	作(譯)者	特價	二〇二〇	欣賞人生	李增祥譯	卅二元
二〇二一	車輪下	赫曼·赫塞著 櫻譯	三〇元	二〇二一	綿羊山	周增祥譯	卅八元
二〇二二	沉默	遠藤周作著 朱佩蘭譯	三〇元	二〇二二	閑人閑想 (中英對照本)	李增祥譯	卅八元
二〇二三	我愛上了一個女孩	劉大偉著 杜華德譯	三〇元	二〇二三	最難懂女人心 (五八〇頁)	川端康成著 黃孝媛譯	六十八元
二〇二四	蠻荒探秘	楊牧谷著 司徒爾譯	三〇元	二〇二四	第一次約會	夏綠蒂等著 徐鳳譯	卅八元
二〇二五	第一個聖誕	保羅·邁亞著 伍惠亞譯	三〇元	二〇二五	何必等到結婚?	杜法爾著 伍惠亞譯	卅六元
二〇二六	我嫁給你	包約翰著 崔菱譯	三三元	二〇二六	編寫譯的技巧	朱西寧等著 殷穎編	卅六元
二〇二七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 你我是誰?	三浦綾子著 朱佩蘭譯	三三元	二〇二一	智慧的花束 (中英對照精裝本)	周增祥譯	卅二元
二〇二八	愛的日記	繁靈著	三三元	二〇二二	燈塔守的話	周增祥譯	卅四元
二〇二九	永恆的春天		四五元				

直接函購九折 (道聲出版社 郵撥 3085 號)

總經理：聯合圖書供應中心 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三二〇七二〇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論「彩虹的變貌」

邊疆

原作者：江形晞
刊載：新文藝月刊二二二期

1

小說的任務並不一定在發表哲理，他可以寫一個故事，寫一種情緒，或甚至是寫一個笑話，只要挖到人性深處，寫出人生中精彩感人的片段，處理得好，便是一篇好小說，這個道理非常淺顯，有許多作品可為例證。本來這是無需辯駁的，不可能每條路都通向教堂，也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傳教士，小說的多種面貌跟這個道理相近。因為小說的任務在促進人類共同的了解，所以揭露人性便是他的重要使命。所謂「文學是哲學的戲劇化」的說法，我個人認為是一偏之見，顏元叔之所以會把楊青矗的「在室男」評為「理髮小姐看的低級趣味的小說」，自然是角度上的偏差。但這亦足以說明現代小說的多種探向。「天地一沙鷗」是一本小說，「湯姆歷險記」同樣是一本小說，雖然後者不够「現代」，但就小說的本身來說明小說的任務，現代的與古典的作品，都可以為

我們提示共同的原理。

以上這個簡單的前提，是我們在討論「彩虹的變貌」時的依據，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你硬要在每篇小說裏找一個深刻的哲理，那麼白先勇，黃春明，王禎和等許多人的作品，便不那麼為我們所津津樂道了。



在未開始討論之前，我認為有必要把「彩虹的變貌」中的故事，簡要的重述一次：

于綱將軍，因病在家休養，因感年齡老大，病未好轉，乃正式請辭軍職告老歸田，上司威大人的覆函遲遲方到：「好生將養，來日猶要借重兄之勇謀……」

于綱娶妻周氏，篤信佛道，興趣已不在現世，與于綱只維持一個名份而已。後于綱以歌妓玉枝為妾。玉枝舊日情人金為先頗具才氣，但落第潦倒他鄉，在廟裏與和尚搭伙，于綱將其帶回家中，待之以西席之禮。

金為先與玉枝舊情復熾，發生姦情，風言風語傳到于綱大舅子周冠章耳裏去，周冠章說：「那種唱曲女人，哪裏靠得住，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你也犯不着為此傷了肝脾。」

于綱哪裏經得起這一擊？當初欲納玉枝為妾，周冠章成見最深，于綱為玉枝辯護，兩人還鬧得很不愉快，玉枝若不幸為周言中，叫他如何做人？

整個戲在此展開。玉枝借于綱外出赴宴之便，與金為先私通，事為于綱知悉，逼出姦情，本欲殺死這一對狗男女，後一轉念，決定遣走金為先，算是對玉枝報復。玉枝寧死也不離開金為先，她罵于綱不是男人，于綱為了證明自己是個男人，竟對玉枝強暴了事。

玉枝有一貼身侍婢莫愁，出落得俊俏嬌麗，為于綱之子啓泰所傾心，然莫愁本在戰亂中為于綱所救，對於綱十分崇拜，為報恩起見，入于府為婢，金為先與玉枝姦情早為莫愁所撞悉，為維護于綱之自尊心，莫愁掩其姦情

。某日，于綱舞劍，莫愁因此想起于綱救她那回的英姿，乃脫口叫好，于綱以為自己雖老，但對女性仍有吸引力，仍約莫愁二更書房相見。莫愁原對於綱十分崇拜，後于綱納玉枝為妾，才想到英雄也可狎近，遂允以身相許。

3

像這樣的一個故事，可以說沒什麼寫頭，落在某些人手裏，可以寫成一部磚頭大小的書，臨睡前躲在被窩裏看，有看黃色小說的效果，看完了，包包檳榔，也算功德無量。

我之所以把它拿來討論，是因為江形晞給死故事予活力，抓住所要表達的東西，從最適當的角度去寫它，寫得十分感人，而且不落俗套，有細讀的必要。

4

依據我的看法，江形晞表現得最為成功的還是那股英雄的沒落感，一種生命的悲哀，一種你都不自覺的，却時常表露於你我言行上的可悲和可憐。強韌的生命力與卑微的生活力所形成的對比，正足以表現人類不甘於沒落的個性。人必須自覺，才能通視上下古今，與宇宙和諧為一。因我們畢竟具有一個必朽之軀，年歲的老大，形體的漸趨腐朽，都是我們無法克制的外在壓力。人類不是不知道這些，但是天生的稟性却使他們不願意承認這些，所以不時的，同時也是不自覺的，緬懷過去的輝煌景象，以作為油將枯燈將盡的掩飾。江形晞所刻劃的于綱如此，你我也都如此。

于綱原是一個馳騁沙場的英雄，只因病，因老，就把這個昨日的英雄折磨成今日的卑微角色。我們從下表所列

的事件中，可審視出于綱內心的起伏：

事件	于綱的心理狀態	備考
<p>1 赴宴時： 獨獨于綱騎馬去，提煙袋衣包的小廝都沒帶一個，立在那些跟班簇擁的官宦鄉紳中間，像隻被遺忘的孤鶴。</p>	<p>A 這是很費思量的，難道人的志趣終有向時間繳械的一天。 B 戚大人撫着他受傷的肩胛說：「于綱，你是我的右手。」</p>	<p>1 赴宴的場景寫于綱受現實社會的打擊，這是他的挫敗之一。 2 于綱老是想起戚大人這句話，這是一種逃避。構成一種深沉的悲哀。</p>
<p>2 抱病在家時： A 這一病……有生以來使他感到（軀體）是醜陋的累贅。 B 周夫人說：「老爺究竟是上了歲數的人……」 C 于綱在病榻上，又愧又急……正式請辭軍職告老歸田。戚大人的覆函遲遲方到：「好生將養，來日猶要</p>	<p>A 戚大人說：「于綱，你是我的右手。」 B 很平常的一句安慰話，構成一個殘酷的事實。 C 「好生……」于綱把覆函細唸一遍。馬蹄急驟的敲着路面。如今再也沒有殺伐聲會令他在馳騁的</p>	<p>文中特別強調「他需要純體力的東西來調和它」。正好反映出于綱情緒的不穩與沒落的悲哀。 A、B 兩項是于綱挫敗的主因。 特別注意「遲遲」二字。若于綱年不老，體不虛，則戚大人之覆函當不致「遲遲」</p>

借重兄之勇謀……」

當兒熱血沸騰。于綱有點悲哀，也有點怡然。

。所謂「好生將養」者，敷衍之詞也。
這是于綱的挫敗之二。

3 玉枝事件：

A (玉枝是唱曲女人) 對玉枝成見最大的就是周冠章，他直言不諱。

B 還等什麼，還等在床上發現兩人不成？

C 于綱一字一字厲聲說說：「我要妳親口招認！」

「我不是罪犯，憑什麼招認？」玉枝面無懼色：「你照照鏡子，妄想和多疑心使你變成怎樣可笑的人！」

D 「狗男女，我要宰了你們！」

于綱反身出去取劍。

玉枝頭髮披散，嘆的一聲跪下來。

E 他不能讓她(莫愁)聽到他和玉枝的爭執。

A 玉枝若不幸被周冠章言中，叫他如何做人。

B 春香詫異的問：「老爺才回來又要出去？」

「少囉嗦，叫妳去就快去！」

C 于綱的抑制力完全消失，四肢亂顫的逼向炕頭的玉枝：「他是誰？下午跟妳在一起的人是誰？」

D 莫愁在哪裏？他很孤獨，比圍城

中的兵丁更孤獨，他若能够看到

莫愁該有多好。

E 莫愁也是女人，現實的動物，絕對不肯去愛一個失敗的男人。

于綱的挫敗之三。

于綱的挫敗之四。

上表所列的是一些較為明顯的事件，但把于綱的悲哀烘托得淋漓盡緻的却是莫愁。莫愁原在戰亂中爲于綱所救，初期對於綱純係一種英雄崇拜，這種感情是不含兒女私情的。這種「崇拜」正好完美的塑造了春風得意時的于綱，造成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英雄偶像。

自從于綱納玉枝爲妾後，這種「英雄偶像」所代表的價值觀便破滅了。莫愁之所以會對於綱產生一種崇拜之外的私情，之所以會有「獻身的衝動」，完全是因爲玉枝事件使她想到「英雄也是人，也可狎近」。從表面事件

F (玉枝吐露她與金爲先的事)

于綱像一支木樁，紋風不動。他喃喃的說：「全是編造的，我要宰了你們！我要宰了你們！」

G 「你殺了我吧！你沒有勇氣，你甚至不敢殺使你戴綠頭巾的人，你不是男人！」

F 戚大人說：「于綱，你是我的右手。」

莫愁說：「老爺這副身手，二十歲的小伙子也比不上。」

G 「我不是男人？等一下你就會明白是不是……」

……玉枝在他的懷中捶打，掙扎，又啞又罵。他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

于綱的挫敗之五

4 莫愁事件：

(莫愁) 在廊下看于綱舞劍，虎虎的英姿使她聯想起往事，不知不覺高聲叫好。「老爺這副身手，二十歲小伙子也比不上。」

他真的老了嗎？不，不，他的男性魅力仍在。

「今晚二更，我在書房等妳，好嗎？」

于綱的挫敗之六。

(後文詳論)

看來，莫愁並未對於綱造成任何傷害，但仔細檢討起來，她實在是使于綱一敗塗地的最重要因素。

于綱之所以會看上莫愁，完全是單純的爲了證明他尚未老，尚有所謂的「男性魅力」存在。一方面也因爲玉枝事件使他感到一切都幻滅了，他感到寂寞，感到無所憑依，而莫愁正可以負擔這項任務。所以說，他對莫愁的所作所爲，完全是基於一種可悲的、有目的的，或甚至可以稱之爲「報復」的一種舉動。

這個舉動却使于綱從「他是個英雄，英雄有他的世界，她不可能進入他的世界，做一個仰慕者是她的本份」一個跟斗跌到「她的馬上將軍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地步。

但于綱並沒有這種自覺，他仍然活在往日馳騁沙場的時代，認爲莫愁的獻身足可證明他還未老，「二十歲小伙子也比不上」。這種不自知使于綱從高高在上的英雄偶像一下子變成卑微的角色，莫愁不再認爲他是一個英雄，而認爲他是一個男人。

于綱的沒落並不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事實上你我都無可避免的會有這種遭遇，只是方式上的不同而已。人類的共同缺點是時常把自己看得過於重要，尤其是曾經顯赫一時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一遇到不如意的事便以往日的輝煌作爲掩飾，以滿足自己，維護自己類於破滅的自尊，在這種情況下，抑制力十分薄弱，往往會做出許多自己看來得意萬分而事實上却十分悲哀的事。于綱對玉枝以強暴了事，莫愁對於綱獻身，都在說明這個道理。

文學的表達方法是從「殊相」走向「共相」，用幾個特殊的面貌去勾勒人類共同的面貌。于綱的遭遇是一個「殊相」，而我們所要面對的，却是從這個「殊相」走出來的「共相」。

5

江彤瞻所採用的敘述手法是頗爲適當的，全文一分爲二，一是于綱的角度，一是莫愁的角度。這種雙線式角度的轉換，可免去單線全知觀點敘事的冗贅，而保持節奏的明快。像這樣的一個故事，于綱與莫愁所站地位不同

，角度自然不同，有些事是于綱所熟知的，但莫愁不一定知道，莫愁所熟知的，也不一定爲于綱所熟知，若採用第一人稱，以于綱的觀點去寫，許多事寫來就不客觀，以莫愁的觀點去寫也會有同樣的毛病。若以全知觀點去寫，則必須花費許多筆墨對一些情節去做冗贅的解釋，在結構上就不容易表現得紮實，同時，全知觀點本身的毛病也會減弱了故事的戲劇性。江彤晞所採用的敘述方法雖然以于綱跟莫愁爲兩個不同的角度，但却都以第三人稱出之，一方面可兼俱全知觀點與敘事者觀點的好處，同時也可避免他們的缺點。

採用這種手法通常比較容易犯的毛病是相同事件的大量重複，不能做到精省的功夫。這兩種角度各是一條曲線，兩條曲線多處相交，所應注意的是，必須使每個交點顯得乾淨俐落，切忌拖泥帶水，任何一個部位着墨過多，都會影響到結構的緊密程度。

仔細審視起來，江彤晞並無上述缺點。

在我們研究江彤晞的表現技巧時，我們會發現有些跳接手法來自電影。電影語言給予小說創作最大的啓示是明快有力，有時對於意象的表達與情緒的轉化很有幫助，可以免去舊有小說作品一廂情願的冗長敘述，給讀者較爲直接的感受。但有些題材並不適合採用電影語言來表達，這也要看個人的寫作風格來做決定，譬如亨利·詹姆斯便是一個例子，他的作品細膩程度不是電影容易表達的。我們自然不必去宣傳電影語言應爲小說創作所採用的論調，事實上並不是採用電影技巧即可寫好小說，不管什麼樣的技巧，只要用得巧妙，便是好的。如果沒有厚實的內容，就是表現技巧如何高明，也只是是一件「純技巧」的作品而已。

然而，「彩」文節奏的明快却得自電影，同時也因爲電影語言的適度使用，加強了濃厚的戲劇趣味，看來生動而落實。

我們試讀下面這一段文字：

「『好生……』于綱把覆函細唸一遍。馬蹄急驟的敲打着路面，如今再也沒有殺伐聲會令他在馳騁的當兒熱血沸騰；于綱有點悲哀，也有點怡然。」

這裏很突兀的插入「馬蹄」，把鏡頭從「覆函」一下子拉入「急驟的馬蹄」，使我們看到急馳的馬蹄，並聽到馬蹄的聲音，畫面的情感由悠柔轉向剛烈，而這個「剛烈」正好用來強調剛才的悠柔，也正好強調了于綱的悲劇意味。然後才由奔馳在路上的馬，想到馳騁在沙場的馬，想到不會再有的殺伐聲，而把整個氣氛凝聚到最高峯。

這種例子在文中處處可見，最明顯的還是那兩句話：

1 戚大人說：「于綱，你是我的右手。」

2 莫愁說：「老爺這副身手，二十歲小伙子也比不上。」

當于綱遭到嚴重的挫敗時，這些話啪的一下就跳出來，給我們的畫面感覺是十分明晰的。

我們再看下面的一段：

「玉枝頭髮披散，撲的一聲跪下來，抱住于綱的大腿。」

「也許我們死有餘辜，老爺你聽我說完，到時候老爺要打我殺我，我都含笑接受，不抱恨。」

對，死也要讓她死得瞑目。

『說吧，有臉就把你們見不得人的姦情全部抖出來，我在聽！』

莫愁在哪裏？他很孤獨，比圍城中的兵丁更孤獨，他若能看到莫愁該有多好。……」

戚大人和莫愁的影像，時常在他最不如意的時候插入，這種畫面式的說明，能夠產生最直接的效果。

電影語言已普遍為小說作者所採用，運用圓熟時，就與小說語言融合為一，不分彼此了。事實上電影與小說有許多不可分的關係，如能妥善運用，也是寫小說的一個「偷懶」辦法。

江彤晞不知何許人也，他在文壇上露臉好像是近兩年來的事，從有限的幾篇作品中，可以看出他驚人的才華，從發表於華副的一些作品到這篇「彩虹的變貌」，他的成長是相當快的。一個作者最應注意的，是做好自己作品的「品質管制」，成名的作家如此，新人更應如此。目前新進作者的缺憾是無法約束自己，時常因為多產而「降低成本」，大量製作，發表許多品質未經管制的作品，讓人大失所望。比較有才華的年輕作者，像碧竹，像晴夜，像彭選賢，都到了「多而濫」的地步，這絕對不是文壇之福，更不是讀者之福。

無論怎麼說，自己苦心建立起來的一塊招牌，實在沒有必要由自己把它砸掉，天下傻事多得，犯不着找這種事去幹。現實一點說，如果是為了生活，你當然有自由去幹幹瓊瑤，金杏枝，禹其民，依達……他們幹的好事，你當然也有自由去寫寫真正的文學作品，可是並沒有人規定你兩種作品必須署同一個名字，中國字多得，看起來都是方方的，但「張三」跟「李四」就是不一樣！

如果真是為了生活，你可以這麼幹，但黃瓜和茄子總要有個分別呀！

江彤晞的創作態度好像頗為嚴謹，所發表的作品雖然好壞有別，但都在某個水準之上，做為他的一個讀者，我希望他今後的作品都是經過嚴格的品質管制的。（編者按：「彩虹的變貌」一文已收入「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

談「金聖歎式」的

陳 香

有人翻印過金聖歎的「杜詩批解」（或稱「金批杜詩」，現却易名謂「杜詩欣賞」。擇杜甫若干古近體詩，每首支解為兩截，前四句曰前解，後四句曰後解，而分別批評）；有人又正擬翻印金聖歎的「唱經堂才子書彙稿」（會不會易名？尚不得而知；但此書係於民國二十五年由國學研究社標點，上海新文化學社印行的。其中包括：聖歎內書的語錄纂卷一、卷二、易鈔引、通宗易論、聖人千案，聖歎雜篇的隨手通、沉吟樓借杜詩，聖歎外書的左傳釋、古詩解、釋小雅、釋孟子四章、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等篇）。於是，使我再油然想起了金聖歎。

金聖歎，二百餘年來直被一些人「公認」為「傑出」的「書評家」。

林欣仁說：「人瑞善衡文評書，始終不捨人牙慧，卓識博洽，天才傑出，解易評詩，並嘗自選、自批、自刻六才子書，兩百年來，堪稱為第一家。」（見蕉窗隨

評批

筆：談金人瑞

「中國人名大辭典」（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金聖歎條載：「爲人狂傲有奇氣。嘗言天下才子之書有六，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詩、五水滸、六西廂記。因作各書批評。其水滸、西廂兩種，頗爲世俗傳誦。又三國演義載金聖歎序文，有第一才子之目，故俗以三國演義爲第一才子書。」

「世界人名大辭典」（新醫出版社印行）金聖歎條載：「狂傲有奇氣，博覽無所不通。明亡，絕意仕進，好飲酒，行文評書，爲文洗洋巧恣，雅俗雜糅，有水滸傳、三國演義、西廂記評本，領異標新，迥出意表。」

「中國歷代文學家傳記」（僑聯東方圖書公司印行）金聖歎條載：「矜才傲物，於前人著作，多所評論。然其目光，頗與其他文人不同，獨致力於平民文學，如水滸、三國演義、西廂記等。嘗言天下才

子之書有六：一莊子、二離騷、三史記、四杜詩、五水滸、六西廂記，具見卓識之處。所評莊、騷、史、杜之書，未及卒業而卒。又稱三國演義爲第一才子書。自著有聖歎全集八卷，今傳於世。」

上引這些代表性記載，都異口同聲指金聖歎「狂傲有奇氣」（矜才傲物），且或謂其所評各書「頗爲世俗傳誦」；或謂其「爲文洗洋巧恣，雅俗雜糅……領異標新，迥出意表」；或謂其「目光頗與其他文人不同，獨致力於平民文學……具見卓識之處」。足證自來均競相推稱，而彼此亦無不默許金聖歎爲「傑出」的「書評家」。

所以，金聖歎的一向成爲「書評家」偶像，便幾乎可謂衆口鑠金的如山鐵案了。

但究其實，只要你有機會將金聖歎所評釋過的那些書，一一加以概括的檢討，便立刻可能發現出傳統上的推稱、默許，全屬謬悖。

金聖歎不僅不應該被視作「傑出」的「書評家」偶像；甚至還不應該目爲一位「書評家」。

首先，誰都能够把握得到的，就是作爲一位書評家所應有的態度問題。

金聖歎既「狂傲有奇氣」（矜才傲物），誠曾「博覽無所不通」，並且喜歡「衡文評書」；而由於其「狂傲」則自必難免主觀、難免武斷、難免感情衝動，以至於難免意氣用事。

把握了這個觀念以後，不妨再去翻一翻金聖歎所評釋過的那些書，看他到底是如何的評？如何的釋？其次，誰都能够一目瞭然，金聖歎的評書、釋書，始終沒有中心系統可言，甚至語無倫次，違情背理，褒貶恣肆，冷熱失常，有時嚴肅得像史筆，有時却又輕佻得像打諢插科一般。

倘使說這便是「奇氣」，便是「巧恣」，便是「領異標新，迥出意表」，便是「具見卓識之處」，那真屬冤哉枉也！這便是「傑出」的「書評家」所應有的態度嗎？何況；還可予以推稱、默許，而相沿視作偶像？

說金聖歎選評「六才子書」，「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吳見思語）；而「推崇水滸傳、雙文記（按：指西廂記），見地更高，用心亦苦。」（毛序初語）

暫不談「西廂記」，因說來話必長；且看一看金

聖歎在「水滸傳」中的那些評語，則竟然盡是：「奇哉」、「險矣」、「妙」、「妙極」、「此處絕妙」、「嫂嫂一」、「嫂嫂二」……之類，這固然是「發前人所未發」，但分明只屬於喝采，絕非有益的啓發性批評；所謂「見地更高」，事實上是原書本來就有其不可磨滅的光芒，金聖歎不過再信手略施小技，予以圈點烘托罷了；至於「用心亦苦」，則完全「苦」在金聖歎想自己表現出其「奇才傲氣」，將當時還不使「登大雅之堂」的小說，與「離騷經、南華經、史記、杜詩」扯在一起，合稱「六才子書」的投機取巧膽識而已。

金聖歎擇批杜甫的若干古近體詩，將其每首活生生的支解爲前後兩截，是否合理？姑且不論。以「縛鷄行」一詩爲例，便可測得出其所體會及所做的，到底底是些什麼？

金聖歎說：「此首全是先生（按：指杜甫）借鷄說法。前四句『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爭喧。家人厭鷄食蟲蟻，不知鷄竇還遭烹。』借孟子牽牛章，牛羊何擇，演成妙義。後四句『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蟲鷄鷄蟲連呼，是法平等。叱奴解縛，怨親俱釋。注目寒江，悲衆生之無了時。獨倚山閣，歎先生之登上地也。妙絕。」

如此解法，如此評語，與其說是對杜詩的「微言特筆」，毋寧說是抒金聖歎自己的非非之想。

釋「左傳」，以金聖歎對「鄭伯克段於鄆」中的「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等四句爲例，其批釋則是：「爲莊公者，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須知愛共叔段欲立之七個字，反面便是廢莊公而殺之六個字。讀書人須要眼光穿出紙背，只爲此等句。易儲大事，只爲小小愛憎起，婦人胡可復與語。此姜氏第一案。」

這也能算「發前人之所未發」？能算「金針暗度」（張一鶴語）？簡直是在信口開河。

而在全篇的前後評語中，金聖歎計用過「奇絕」、「益復奇絕」、「妙絕千古」、「此真千古神奇之筆」、「文極忙，筆極閒，千古絕奇之法」、「此句妙絕」、「妙妙」、「奇妙」等一系列字眼，更是「狂傲」的充分流露，豈堪謂爲「奇氣」？

評古詩二十首，對「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兩句，金聖歎的評語是：「此祇一解之半耳。凡詩中用半解者有二：有主句而不可盡言者，有賓句而不可多言者。此則賓句也，爲欲叙盈盈一解，故先鋪叙此半解。」

對「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纈纈出素手」四句，評語是：「爲欲叙昔爲一解，故又補叙此一解。」

對「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四句，兼歸納的評語則是：「此解方是正文耳。然不便唐突說出者何也？詩中思婦，大約如屈原所擬，既已委質事人，自當默抱忠悃，則獨守空牀之苦，誰得知之？曰：因見其盈盈皎皎始知之耳。故先叙前一解云云；然彼既非倚門，人亦何敢流盼？曰：爲見青草，因望垂楊，始亦見之耳。故又先叙前半解云云；此特爲思婦存身分處，史漢列傳中，常用此倒筆，不意詭言亦有之也。」又說：「看其通首純用倒叙，真是奇法，笑殺陸機劉鑠輩，每好作擬古，竟不知青青河畔草，古人從何處布置也？」

如此分析，如此批評，誰還敢說非武斷？非恣肆？所謂「奇氣」，實則全係「巧恣」。

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中的「長相思」（美人）：「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金聖歎說：「四句十八字，一氣注下，中間更讀不斷，真是妙手。看他四句，有四個花枝字，兩個深字，兩個淺字。」

又：「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黃金縷衣，啼粧更爲誰？」金聖歎則說：「後半不稱。」但接着又說：「只看前半闕，不用一字，只是一筆寫去，却成異樣絕調；後半闕，偏有許多玉肌、柳眉、鵝黃、金縷、啼粧等字，偏覺醜拙不可耐。然則作詞之法，因可得而悟也。」

「得而悟」到些什麼？無後闕襯托前闕，四句十八個字仍嫌空泛；有玉肌、柳眉、鵝黃、金縷、啼粧呼應深淺花枝，不正使深淺花枝與人更自然、更多采多姿嗎？

如此針砭，如此偏見，不要說批評，就是單談欣賞，也已經過於感情用事了。

以上，只屬隨手舉例的幾個見證，爲惜篇幅，不敢贅引細論；不過，由此亦已足堪窺見「金聖歎式」書評之一斑了。

金聖歎的主觀評書方式，於有清一代，承其衣鉢、步其後塵的，的確曾大有人在。而其中，較負一時名氣的，乃為長洲徐而庵、毛序始與武進吳見思、許庶庵。

然則，何以無人對「金聖歎式」的書評表示異議？而兩百餘年來，一直只見推稱、默許，因致促使其成為「傑出」的偶像「書評家」？

一個人的看法或者不大可靠；難道，一些人的「公論」，衆口鑠金，也會將錯誤遺留到現在，而尚未見有任何反對的論調？

我覺得：這一方面是錯誤的根蒂既深，尤其是民間對「水滸傳」、「西廂記」、「三國演義」等書的長久普遍流布，已先入為主，何況積重難返，絕非寸言尺語所可匡逮的；一方面則是「金聖歎式」的評書方法，有如藤蔓，全附着「六才子書」而存，「六才子書」既各有其堅碩的生命與不減的光輝，搖旗吶喊而事事喝采的，自然也就大有其安全憑藉。誰想偃旗或喝倒采，誰又不會去聯想到吃力却不一定討好的後果？

此外，還有三點，亦是不容忽略的：

第一，由於偏愛者對金聖歎的竭力推崇——佩服其博覽羣書，敬愛其奇才傲氣。這一類人物，可以姚雲章、廖柴舟、王衡仁等為代表。

姚雲章說他：「於往世經史文章及稗官雜曲，獨出其手眼以品評之，褒貶之，而自成爲一家言。」

廖柴舟說他：「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蠻之所紀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顛倒，一以貫之，毫無剩義。」

王衡仁說他：「先生天賦奇才，地鍾傲氣，凡所評書，領悟特異，立論標新，發言迴衆，千百年來，殊別開生面也。」

可見，對金聖歎的偏愛觀念，是早自清時便已蔚起了。

第二，由於巧恣者對金聖歎的競相模仿——清代的學術風氣，受時勢所囿，始終蕩漾於「爭博」、「鬪奇」的漩渦之中。金聖歎「縱橫顛倒」、「自成爲一家言」的「奇才傲氣」，正合時宜，所以，師承者也就趨之若鶩，造成了一種「各悖其悖，各是其是」的傾向。這一類人物，可以毛序始、徐而庵、吳見思

、許庶庵等爲代表。

毛序始釋「山海經」、批「平山冷燕」；徐而庵解「國風」、批「世說新語」、批「搜神記」；吳見思批「西窗集」、批「欷枕集」、批「李娃傳」；許庶庵批「穆天子傳」、批「西湖三塔記」、批「洛陽三怪記」、釋「三言」、釋「燒餅歌」。

可見，履迹金聖歎的，在清時已匯成了汨汨的評書小支流。

第三，由於盲從者對金聖歎的徹底附和——這一類人物最多，舉不勝舉，也最可憐兼可歎。自己對原書既不甚解，不加體認，一味懾於「才」，驚於「奇」。本來都是食古不化的，又深受了前述兩類人物

的影響，於是，便以爲凡屬金聖歎所批釋過的書，都

已「經過畫龍點睛」（李禮庭語）、「金針暗度」，難免要由盲從而附和，由附和而迷信，由迷信而入魔。

可見，「公認」金聖歎是一位「傑出」的「書評家」的，既如此昏昏噩噩，那還不會把他當作偶像去崇拜？

我無意翻案，也不是想鞭屍；其所以拉拉雜雜的寫成本文，乃是驚訝於今日有人竟還在繼續推稱、默許「金聖歎式」的書評，並接踵爲其書評作進一步的擴大傳播。

爲恐再有人冤哉枉也的受愚，所以，如鯁在喉，怎能不一吐爲是？

• 下期重要預告 •

台灣的雜誌到底有多少？現在市面上流通的又有多少？每一家雜誌的名稱、發行人、主編、開本、定價、創刊年月，社址、電話和郵撥號，我們已蒐集詳細的資料，請讀下（十二）期本刊「談台灣的雜誌」和「全國雜誌目錄」。

讀

西洋文學批評史

思兼

一九五七年，美國蘭燈書店（Random House）出版了衛姆司特（William K. Wimsatt, Jr.）與布魯特斯（Cleanth Brooks）合著的「西洋文學批評史」（Literary Criticism - A Short History）。十五年後，顏元叔先生將它譯為中文，由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成為國內可見到的唯一的中文西洋文學批評史。

這部書正如顏先生在譯後語裏所說的：「到如今還是最完備最近代的一本西洋文學批評史。……我們有這樣一部中譯本，對研究或愛好文學批評與理論的國內人士，總有若干參考價值；對一般大學文學系的同學而言，這也許是一本基礎性的文學批評讀物。」原書出版之時，曾引起廣泛的注意與佳評。時代周刊文學附頁曾說：

「這本書內容廣博，是一部博學而有理解力的書，能啟發所有校內外學生的興趣。」

Harry T. Moore，在紐約時報書評欄指出：「此書本文極易閱讀，作者用學問與智慧一貫地闡明問題。……它的內容廣博而有深度，且常具備一種批評的力量，對於每一問題，在其領域中提出同時

代最重要的反對意見。」

顏先生的中譯本出版後，彭歌也在聯合報的三三專欄（六二、二、廿四）中說：

「這是目前有關西方文學批評最具基礎性的讀物。」

此書的作者衛姆司特與布魯特斯，同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衛氏從一九三九年，在耶魯得博士後，一直留原校任教。布氏出身牛津，曾執教於路易斯安娜與耶魯。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二年曾任著名的「南方評論」(The Southern Review)編輯，是「新批評」的健將之一。他的論文「詩裏面的矛盾語法」曾由夏志清譯成中文

，收在林以亮編選的「美國文學批評選」一書中，對國內讀者來說，當不致十分陌生。兩位作者都著述豐富，在西洋學術界聲譽卓著。

原序說明此書寫作所堅持的第一個原則是文學論爭史上的關連與理解。同時申言這部書可謂西方文學爭辯史。關於兩位作者的合著情形，則是：衛姆司特負責第一——廿四章與卅二章，布魯特斯負責第廿五——卅一章。彼此細閱對方所寫部分，並加以嚴厲指正。

除書前序言與書後索引之外，西洋文學批評史的正文部分卅二章七五五頁（顏譯七〇〇頁）。每章有章首大綱與章尾參考資料。這部

書從古代希臘，一直敘述到二十世紀中期，西洋各國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源流與演進，盡萃於斯。全書又分五大部分（顏譯僅分章而不分部）：

第一部分包括前八章：

- (一) 蘇格拉底與吟詩家
- (二) 亞里斯多德的答辯——詩之結構說
- (三) 亞里斯多德：悲劇與喜劇
- (四) 文字媒介：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
- (五) 羅馬古典主義：霍雷斯
- (六) 羅馬古典主義：郎介納斯
- (七) 新柏拉圖主義的結論：普洛泰納斯與若干中古課題

這部分從上古一直到文藝復興前，主要是在敘述希臘羅馬時期的文學批評。我們可以看到西洋第一個文學批評家柏拉圖對文學的意見；亞里斯多德如何審閱當時文學，歸納悲劇與史詩而作成套通則；以及羅馬的批評家霍雷斯如何繼承亞里斯多德的傳統，闡明種種文學類型的規格與附帶條件，因而出現了古典主義。

第二部分從第八章到第十五章：

(八)更多的中古論題

(九)十六世紀

(十)英國新古典主義：蔣

森與特萊登

(十一)特萊登與十七世紀後期的若干課題

(十二)修辭學與新古典主義的機智

(十三)愛迪森與雷辛：詩歌

圖畫說

(十四)天才、感情與聯想

(十五)新古典主義的通性：

山姆姜生

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敘述中古到十八世紀。我們可以看到新古典主義對權威與規律的崇敬、與打破成規的浪漫的實驗性的文學彼此衝

突；十六世紀詩與道德的關係問題；嚴謹的古典主義如何遵循客觀的、倫理的、模倣的文學準則；文學與繪畫如何相互影響，以及有關天才與聯想的問題討論。

第三部分是第十六至廿四章：

(一)詩的字彙：渥茲華茨與考婁丙基

(二)德國的文學理論

(三)想像力：渥茲華茨與考婁丙基

(四)庇卡克與雪萊之對峙

：狂熱的說教主義

(五)阿諾德的預言

(六)真實的與社會的：藝術作為宣傳

(七)為藝術而藝術

(八)表達主義：克羅齊

(九)歷史方法：一個回顧

這部分主要是敘述十九世紀的文學批評。

我們可以看到英、德、法、意、俄各國文學批評家的種種不同意見；有美學主義的文學理論家，也有實用主義的文學理論家，有的主張文學的作用是說教、宣傳，為人生而創作，有的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不同的意見引起諸般爭論，而產生許多精彩的理論，留下許多傳世的論文。

第四部分是第廿五章至卅一章：

(一)悲劇與喜劇：內在的焦點

(二)象徵主義

(三)李查士：張力的詩學

(四)語意學的原理

(五)歐立德與龐德

(六)小說與戲劇：肥碩的結構

(七)神話與原始類型

這部分主要在敘述廿世紀現代的文學批評。從象徵主義，到客觀批評的建立。在這批評鼎盛且重心逐漸由歐陸移向美國的時代，諸說

並立，許多批評家都利用社會學、心理學的觀點，來促進對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同時由於新批評的興起，批評家們已經從文學外在背景的研究趨向於更重視作品內在結構與成分的探討。

第五部分是第三十二章：卷後語。這部分取材主要依據衛姆司特批評論文集中的一篇——現代美國文學批評。旨在為全書作一終結。作者認為當代文學批評有三個主要趨向：趨向讀者、趨向整體結構、趨向神話。這三個趨向有個橫面的或民間的關連。同時又指出：這部西洋文學批評史所肯定的理論，認為西洋文學批評史中有三個主要焦點或三個基本

觀念。相信這三者是內在相關而可以互相調和，且不欲放棄其中的任何一個的：(一) 亞里斯多德的模倣論 (the

mimetic of Aristotelian)：這種理論可恰當處理事物與真實價值的世界，使文學批評，不致趨於純粹的理想主義；(二) 情感的理論 (the emotive) —— 李查士所發展成套者最細密：這套理論可以妥善處理人類對於價值的反應，使文學批評不致泥於專談倫理或物理。(三) 表達主義與語言學的理论 (the exp. essonistic and linguistic) —— 克羅齊為最佳代表：這一套理論可妥當處理人類知識之自省性與創造性，使文學批評不致把

詩僅僅看成事物或反應的直接記錄。

綜觀全書，這部西洋文學批評史具備了兩個顯著的特色。

第一，通古貫今，取材廣博。

西洋文學批評史出版之後，各方面的反應極佳，咸以為其取材廣博，闡述精微，堪稱當今最完備最新的一本批評史。就時間上來說：此書從西元前五世紀的蘇格拉底、柏拉圖開始，歷經希臘羅馬時期、文藝復興，乃至廿世紀最新的批評主流，縱貫二千五百年。就空間上說，它籠罩了西洋文學藝術的起源地域希臘羅馬，從文藝復興到近代文明進化的歐洲，乃至於廿世紀文學重心轉向的美洲。除了東方的文學批評之外，世界文學批評主流幾乎已全部包括在內。說到最新，這本書寫成於一九五七年，截至廿世紀中期。許多我們所熟悉的當代理論和潮流，都有精到的敘述。例如廿世紀初期文學批評的趨勢、艾略特的基本批評精神，佛洛伊德的心理主義……等等。同時指出西洋文學批評史中的主要焦點，與當代文學批評的主

要趨向。使讀者博古而後知今，與自己生活的時代之文學理論和批評，能够連到一塊。

第二，比較論辯，說理明確。

西洋文學批評史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同意見的互相爭論。文學批評的寫法，各有其重心。例如有些人寫文學史或批評史是站在他所主張的文學理論觀點（如泰恩「英國文學史」），也有人寫文學批評史，是以批評家爲重心的（如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有人寫批評史，是以各時期的批評主流爲重心的（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而這部西洋文學批評史，却主

要在闡述批評史上引起爭論的不同立場與看法。顏元叔先生在譯序中指出：「西洋文學批評界的一個常見的怪現象是，先有人提出反對文學的見解，然後衛護文學的人寫成論文答辯，於是變成了批評史上的里程碑。」這部書的著者在原序中宣稱，此書可謂一本西洋文學爭論的辯論史（Call it An Argumentative History of Literary Argument in the West.）。都明白顯示了這本書的寫作重點。我們再從全書的內容看來，更可以發現，從頭到尾，幾乎一直是在闡述著各種不同文學意見的爭論，雖然是爭論，却並沒有絕對的勝負。

然而，正由於這些諸般不同的理論，人類智慧的激盪，而促進了人們對文學的真正內涵之深度發掘；更可以從這許多爭論中，充分顯示了各種文學理論、觀點的長處與偏失。例如泰恩主張形成文學的因素有三：種族、時代、環境，此三種因素相異，形成了不同的文學。固然有相當道理，可是若因此過分誇張而忽略作家個人心靈，則是偏頗的。二十世紀興起的新批評學派，專注於文學內在之研究，將文學作品視爲一種完整獨立的藝術品，孜孜於其結構與成份之探討，而不著重歷史與傳記的研究，也可能走向脫離人生的高渺之境。

「西洋文學批評史」在中國的讀者眼光中，除了以上兩個顯著特色，與藉此獲得西洋文學批評基礎認識之外，還具有與中國文學批評相互啓發的特殊意義。以下聊舉數例，以窺一斑。

(一)西洋文學批評界的一個常見怪現象是，先有人提出反對文學的見解，然後衛護文學的人寫成論文答辯，於是變成批評史上的里程碑

。亞里斯多德如此，西德尼 (Sidney) 亦復如此。類似情況甚多，中國文學批評界的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從文學觀念的演進，復古。主張文學的獨立價值與軌道觀念。尚文與尚用，不也是代代爭論不已嗎？

(二) 西洋文學批評喜歡強調各種藝術間之相同性，把各種藝術混爲一談，詩如畫，畫如詩，音樂是有聲的詩，詩是無聲的音樂，克羅齊甚至認爲一切藝術皆是直覺表達而已，其間沒有任何差異。同樣的道理，中國過去的文人，也多喜歡以畫理論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韻文更帶着強烈的音樂感。

(三) 西洋批評家以爲藝術模倣自然界的事物。如普洛泰納斯 (Plotinus) 的「九篇集」。又如波普 (Pope) 在「論批評」中指出：

無訛的自然，永遠神聖
純一，
是清明不變，普照環宇
之光，

投射萬物以生命，以力量，以美麗，
也是藝術的本源，目的
與考驗。

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篇提出文學原出自然之道，這種自然之道包括天文、地文、人文。正與此相通。

(四) 西洋文學界曾形成複雜成規，供創作者遵循。這可能使一個詩人的作品顯得

平淡無奇，但另一詩人可能巧用這些複雜的成規，而產生新奇的效果，有趣味，有情感。中古詩人使用的語言並不狹隘或乾燥無味，較之解放了的自然主義時代的語言，並不遜色。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駢文律詩，近年來常被入詬病，認爲規則束縛太多。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駢文律詩之所以具備光輝燦爛之一面，留下許多不朽傑作，正因爲複雜成規也可被巧用而產生新奇有趣的效果。

(五) 西洋批評家 (Vida) 在「詩藝」中一再重複：「去造訪古人，囊括古人的全部財富。」(Visit on the accents and strip them of their wealth)。艾略特以爲，「作家必須遵循傳統，依從傳統，但是今古之間的關係，不祇是片面依從。」這種接受傳統再加以發揚光大，從而創新的態度，與文心雕龍宗經、通變等篇的理論正如出一轍。又我國桐城派古文家姚鼐所云：「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正是英雄所見略同。

(約十八世紀的華頓 (Thomas Warton) 認為：

閱讀一位活在遠古的作家，我們必須考慮在他那個時代所流行的風俗習慣與行為準則，我們必須想像自己，處在他那個時代與環境。生活在一個依照法則寫作的時代，容易使用自以為是的唯一優秀準則，來衡量任何作品，竟使我們要求任何古今詩篇，都須具備現代作品的秩序與組織。這種見解，與吾國孟子所謂「論世知人」之說，以及後世的以古論古，勿以今非古或以古非今的觀念，也是相通的。

當然，這只是幾個信手拈來的例子。不只是中西文學批評有許多溝通而互相啓

發的理論，而且有許多可以互相截長補短處，不是本文所能盡述。筆者只是在此強調，這本西洋文學批評史，對中國的讀者，更具備一種特殊的意義罷了。我們都知道，一個民族文化，往往由於外來文化的激盪，而產生光輝燦爛的結果，西洋文學批評史在這方面，將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介紹西洋文學批評的觀點來說，顏元叔先生翻譯這本重份量的「西洋文學批評史」，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行。這比起外文系某教授所申言的：「我不願翻譯的原因是以為犯不着做一件浪費的事……。」無論胸襟氣度，都要高明許多。顏先

生自言費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全部譯稿，又父子先後修改四次。這種實地起而行的精神與認真態度，十分令人敬佩。彭歌說得好：「原著文體深奧，取材廣博，得元叔這樣的譯手，方不負原作者心血。因為他的工作不僅是要作兩種不同語言之間傳譯的橋樑，而更要能明其源流本末，遂不能有『生吞』與『割裂』之弊。」事實上，原著往往引用第二乃至第三外國語文，顏先生所作的，當是多種不同語言之間的橋樑。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顏先生花了那麼大的精神去完成這樣一件工程，是學術界中西溝通的橋樑，可是在某些細節方面，却有著沒道理的疏忽。

第一，原著有六頁的序言，顏先生不但沒有翻譯，且於書中隻字未提，而代之以譯序——西洋文學批評的幾個重鎮。顏先生這篇譯序鳥瞰西洋文學批評之大勢，眉清目楚，頗能給予讀者相當明晰的概念，但是譯序終究不能代替原序。我們讀一本書，總是要先看看這本

書的序，瞭解作者寫作的旨趣，以及這本書是在寫些什麼，如何寫的。本書原序有六頁，並不算短，他說明了本書的旨趣，寫作方式，合著之情況等等，不可謂不重要。我想國內不容易見到原著或不諳英文的讀者們，是很想看到原序的譯文的。

第二，顏先生在譯後語中曾自言省略了原著三個不算重要的成份，即腳註、章首大綱，與章尾參考資料，原著的正文則一句不漏地翻譯出來。事實上，除此之外，省略的尚有原序後的資料來源，書後索引和著者簡介等。這些顏先生以為不重要而可以刪去的部分，是否須全部保留，筆者沒有一定的

成見，但最起碼的，資料來源說明本書主要取材，是一本書的重要附錄部份。著者簡介對國內讀者來說，也是必要的。內文腳註部分或與前後相照應，或補充說明，或指出理論根據；章首大綱使讀者一目瞭然，這些篇幅，似乎並不盡如顏先生所謂的「不重要」。

Alexander Trasser
Tyler 曾提出翻譯的三個信條。

第一，翻譯須作為原著內容的全部複製。

第二，翻譯之寫作語氣與方式須契合原著的特性。

第三，翻譯須保存原著文字之流暢性。

從這個信條來看顏譯「

西洋文學批評史」，第二條與第三條大約還能把握，第一條就在「不重要」的理由下，被忽視了。以忠於原著的觀點，甚至原書首扉頁有“To René Wellek”的字樣，也應當予以保留。

總而言之，衛姆司特與布魯特斯合著之西洋文學批評史，是一本值得細讀的文學批評基礎性讀物，他的內容廣博，通古貫今，比較論辯，說理明確，且對於國內讀者深具特殊意義。顏元叔先生翻譯此書，厥功奇偉，令人佩服。這本書的中文版能在國內發行，將來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雖然中文本忽略了幾個細節，但大醇小疵，如果能在再版的時候，再將幾個細節添補上去，那就更加完整了。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
更換。本社洽詢電話：333763

全國唯一哲學雜誌，關心民族 命脈的雜誌，思想者的雜誌， 知識青年的雜誌。

「現代學苑——哲學與文化月刊」，是一本誠懇地為學術思想而工作的雜誌。本刊深信「國家需要馬達，更需要方向盤。」我們的理想一方面以嚴謹而開放的眼光，來討論純學術問題，一方面更從學術思想來討論實際教育、社會、政治、經濟等文化問題並尋求其方向。文化不離哲學，哲學指導文化。

從三月份起，我們將出版一連串幾個專題，例如三月號的「中國哲學未來發展」，四月號的「對當代西洋哲學思潮之評價」，五月配合五四的「自由專號」，其後有關教育、社會、政治等等問題。無不兼顧理想與現實，學術與實際，本刊聘請海內外飽學深思的學者以深入淺出的筆調，集思廣益，共為我民族文化、哲學思想開出一條坦途，為吾人之社會生活植下深遠的根基。

歡迎訂購。並請介紹給你的朋友。各學校、圖書館、文教機構更請為學子們而訂購。

零售 新臺幣十五元

半年 新臺幣八十元

全年 新臺幣一百五十元

郵政劃撥儲金第一四〇五七號

訂閱電話：九三二二四五

現代學苑

哲學與文化月刊

總目一百二十期
革新號第一期

「中國哲學未來發展」專號

要目：

1. 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方東美
2. 中國哲學的特性和精神……羅光
3. 西方知識論方法之探討——特重其二元的預設及統一此一二元之方法(上)……鄒昆如
4. 思想之時空性與超時空性——兼論亞里斯多德及孔孟的形上思想……項退結
5. 易經哲學略論……曹敏
6. 中庸的形上思想與強建精神……劉亨坤
7. 先秦儒家道家的形上思想……潘柏世
8. 一個民族大悲劇——從大陸反孔說起……鍾國仁
9. 訪四位哲學系主任，談「哲學在當前的任務」……本刊
10. 論「思想貧血」……杞人

下期預告：「對西洋當代思潮評價」專集

近年來，我國出版事業與國民經濟生活一起直線上昇，據內政部六十二年二月的統計，登記有案的出版社或書局達一三三七二所，出版的書籍也浩如烟海。在氣象上，似乎十分欣欣向榮，然而，我國出版業既不能與外國列強相頡頏，甚且不能與國內其他企業同驅並駕。出版業不能更有效率的起飛，其關涉的問題很多，就拿最實際的事情來說：如何使已出版的書主動去接近讀者？這個問題，出版界便不會費力去「經營」過，甚且極少去認識過它的重要。讀者缺乏購買圖書的指導，從報紙、雜誌廣告只能得到極少部分書名價格書局等片段印象，圖書目錄尤其雜亂無章，出版社各自為政，從來不求改善。基於此，我們深感書目雜誌對讀者、出版社都有實際的需要，然而有許多讀者及出版社

兄弟們

——介紹本幾與本刊性質相近的雜誌

，還不了解它們的重要，因此，一些一直在默默工作着的書目雜誌便被世人所冷落。因此，本刊特對幾個書目雜誌做個概略的介紹。

書目季刊

「書目季刊」，是臺灣書目雜誌創辦歷史最久、資格最老、學術氣氛最濃、份量最重的一份雜誌。它早在民國五十五年秋季創刊，沒有「開場白」，但是以十六開本、一百一十頁的重量，及十四篇紮實的文章，四篇書目的份量，跟讀者見面，在書目雜誌還只是一片荒瘠的當時，已經讓人「吾無間然」了。

「書目季刊」由學生書局出資籌辦，當初，自然

不免旨在爲書局進行「拓荒」工作，但是「季刊」做這一點也不顯眼，完全一副文史書評書目的雜誌面貌。這一點，是很對有識之士胃口的。

「季刊」編輯的方向，是以作者與讀者爲對象，前者期能經常保持聯繫，後者唯求廣尋知音。在這一點上，「季刊」在國外的收獲遠駕乎國內之上；在目前，許多國外圖書館、留學生，都極信賴「季刊」所提供的詳細書目，並請季刊代購各種書籍。因此，卽令八年來，對於學生書局而言，「季刊」完全是「賠本」的「生意」，它一期售價三十元，一般人極少購買，而「季刊」內所刊登的文史論文，不但作者陣容堅強，內容豐富，且專題研究深入。這些稿件得來不易，所以稿酬也必定要比其他雜誌高些，但是書局仍然樂意支援「季刊」，因爲它無異於書局與作者讀者之間的一座橋樑，無形的收獲與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

「書目季刊」每季出版一期，每期刊印行兩千本，發行仍然以國外爲主要對象，約占三分之二，對於國內外書局的長期顧客，「季刊」都是免費贈送的。目前「季刊」一直保持着幾個重要專欄，從創刊

號卽有的「全國出版期刊文史哲論文要目索引」及「全國出版界最新出版圖書目錄」外，還有「中華民國文史界學人著作目錄」，此外，也常斟酌刊登其他文史學方面的論文索引、書目等，都分別聘請專人負責收集整理，因此效果極佳。

「季刊」編輯所需一切經費，全由學生書局支付，所以，編輯者才能放手去做，使我們驚訝的是，「季刊」的主編丁先生，不但過去所學是政治，而今編輯也只是業餘，但是「季刊」却能一直保持着它創刊以來的水準，真是難能而可貴。

當然，在編輯「季刊」上，丁先生一直都有着拉稿的困難，因爲「季刊」畢竟不是通俗雜誌，讀者多，稿源也會自動支援，它不但讀者少，內容又專門，要有深度、有份量才拿得出來，而目前臺灣若干通儒碩學的老前輩又多惜墨如金，很難請得動，對於一個編者，最苦的事莫過於要設法從專家學者手裏拿到佳稿。

「季刊」從創刊至今，已經出版到七卷三期，八年來，它一直保持着「原始」的水準與面貌，對於它，丁編輯目前還沒有要改變它的新構想，只是期望在

工作上求其資料全，在效率上求其系統高。

書目季刊社：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售價：每本三十元，訂閱全年九十六元。

郵撥帳戶：第七〇四七號。

中華書訊

誠如「中華書訊」在創刊號所說：「辦雜誌是一件苦差事，既怕稿源不繼，又怕訂戶太少拉不到廣告。」尤其在紙價飛漲的今天，連暢銷雜誌都難以爲繼，何況被視爲「冷門」的書目雜誌。但是，使我們分外興奮的是，在今天，仍然有好幾家「兄弟們」站在文化的陣線上，爲「書目」盡最大的努力。

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中華書訊」在中華書局的經濟支援下，以四開兩大張報紙型大面目與讀者見面，其創刊是爲了「使喜愛閱讀的讀者，能擁有一份很具份量的介紹書籍的刊物。」

「書訊」於每月十一日出刊，內容包括報導國內外出版界最新消息，各種新書介紹、有關出版問題的研討、作家與讀者的專訪、種種輕鬆性的文章，以及其他提供爲讀者服務的最佳方式等等。「書訊」的目標是把每一樣做到盡善盡美，並隨時補充其他必要的新構想，就這點而論，「書訊」創業的理想是很值得欽佩的，爲此，「書訊」採用免費、且主動的方式去接近讀者！

「首先，我們的計劃是第一年先讓讀者們認識本刊，聽聽您們的意見反應，所以根本不考慮成本等問題，而採取盡量在某一個時期內免費贈閱的辦法。」

「書訊」在創刊八期後，也就是在六十二年十月底，第九期起，由報紙型改爲十六開的雜誌型，每期增加爲二十頁，每月十日出版，當然仍舊以提倡讀書風氣、介紹好書爲宗旨。在目前各項印刷成本不斷上漲的節骨眼裏，「書訊」能毅然改版，而且增加彩色印刷，是很令人佩服的。至於訂費，也由過去象徵性的一年十二期二十元，調整爲四十元。

在內容上，在已出版的十二期「書訊」中，我們可以看到如創刊號中所說是「多方面」且豐富的，在

書籍的推介上，從第五期開始，也超越中華書局，而包括了其他各大書局，這一點，更契合書訊所說「介紹好書」的宗旨。

「中華書訊」的門戶是洞開的，長期歡迎外稿，稿酬也決不低於一般報章雜誌。

在細閱十二期「書訊」後，我們會很佩服「書訊」的創業、改版精神，在內容上力求廣博與趣味，也是很可佳的，不過「書訊」推介「好書」，仍是以「中華書局」為主，這在「書訊」之屬於「書局」的條件下，自然無可厚非，但是對於中華書局本身所出版的書，未能做有系統的介紹，似乎是一件憾事，對於後來「開放門戶」，推介外版好書，也未曾有計劃地進行，尤其沒有註明出版書局，對於讀者更是一大不便。

中華書訊社：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四號六樓。

售價：每份四元，訂閱一年四十元。

郵撥：第三九四二號。

出版家雜誌

爲了使「好書找到讀者，讀者找到好書」，一羣在學的大學生便聯合籌辦了「出版家雜誌」，內容略仿美國「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期以科學分類法報導完整之新出版品資料，並介紹出版界概況、印刷知識。在知識爆發時代的今日，爲讀者提供不可或缺的出版情報。

「出版家雜誌」於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版，五月一日創刊，每月初一、十六出刊，發行對象主要在全國各大專院校、著名高中、出版社、書局、圖書館、初期完全「贈閱」，只酌收郵費。雖然只是四十五開，二十六頁的小冊子，但從第一期到第六期，已刊登的新書約有一千二百多種。它目前具有幾點特色：(一)半月發行一次，無形中，成爲目前國內報導新書出版消息最迅速的刊物。

(二)新書依據「中國圖書分類法」編排，不但科學化，也便於圖書館參考應用。

(三)重要新書另加內容提要，每種新書著錄款目，體例均甚完備。

(四)「出版情報」欄，除新書報導外，另設幾項專欄：

(1)預告即將出版的新書。

(2)介紹在臺最新出版的英文書刊、最新創刊期刊、最新出版兒童讀物、最新出版升學修行參考書。

此外，從第七期開始，「出版家雜誌」又另闢「書香」專欄，乃是由讀者發表書評，或推介好書的園地。

「出版家雜誌」的編輯人，都是熱衷推進文化出版的大學生，他們從中學時就開始編輯刊物，幾年來，他們感到最遺憾的是：國內什麼都在進步，獨獨出版界不爭氣，一個完整的目錄是當務之急，但從來沒有一個出版社正視過它，於是他們便毅然肩起這個擔子。一個沒有書局或其他基金會支持的雜誌，其經濟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出版家雜誌」的經濟來源，除了靠訂戶收入外，便是由雜誌社經營卡片，如果碰上「荒年」，只好由與社同學自掏腰包。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很樂意，即令將來他們在自己畢業之後，

也許不得不放下擔子，對於接棒人選，他們仍然優先考慮「學生」，這不僅對承棒人是個磨鍊機會，而且，讓這份雜誌仍保留着「學生本色」，也許更爲讀書人所接受。

「出版家雜誌」的對象着重在書目，並且在出版界市場推廣及廣告企劃上努力，目前，它所推出的服務，例如免費廣告，以及做市場調查等等，可以說是異於其他書目雜誌的特色之一。

雖然物價波動，對「出版家雜誌」一度造成很大的威脅，但是它不但沒有被打倒，而且預計今年三月，要擴大在市面上發行。即令將來這個雜誌發展得很好，「雜誌」的編輯們也不會因此自滿，他們認爲我們的出版界需要教育，應該爲自己利益着想，如何脫手舊書，增產新書，促進新陳代謝，宣傳工作必然要改成企業方式。出版界以爲「書目雜誌」無能，迷信商業上「同行如敵國」的說法，殊不知，出版是文化事業，關係國家命脈的延續，彼此不但不應相互排斥，並且應密切聯繫。就像各個書局，自行印行小單位的「書目雜誌」，不但廣告氣氛濃，不易取信讀者，而且各家工作重複，真是人力、物力的浪費，倒

不如出版界聯合辦一個「出版家雜誌」，讓讀者人手一冊，「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書」，豈不是利人利己？

但是，要「教育」出版界的商人，談何容易？即令一個書目雜誌社要免費為一個出版社義務介紹新書，都常常遭到困難，「出版家雜誌」的編者們，雖然作了相當的努力，而事實上，還有少數新書無法編入，這對出版者、作者、讀者，無異都是一種損失！

出版家雜誌自第十一期以後，由四十八開改為廿四開的版式，現在已出版十九期，據負責人表示，不管什麼困難，他們仍然要繼續維持這份刊物，貫徹初衷，達成理想。

出版家雜誌：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三〇巷二弄二〇號。

售價：每期四元，半年十二期四十五元，全年廿四期八十元。

郵撥：第一八七五〇號。

圖書雜誌

「圖書雜誌」是今年元月十五日創刊的一份全國最新出版月報，採十六開、橫排的版式，首期正文九十六頁，售價四〇元。據該刊陳社長表示：早在三年前，已有創辦此刊物的構想，正式開始籌措，也耗費了一年的時間。

該刊的創辦宗旨，據創刊號的「創刊贅言」所提，主要有兩點：

第一，依中央圖書館最保守的估計，目前國內每月出版的各類新書，平均總在六百種以上，但是這許多新書，不用說社會大眾不可能知道全貌，就是中央圖書館也祇能採集三分之一左右，這情形不是說出版界本身不求銷售，而是由於出版報導的短缺，才形成圖書所擔負智識傳播的阻礙；另一方面，在出版業者以外，實際上仍有許多具有學術價值而不求銷售的圖書存在。舉例來說，臺北市記者公會的新聞叢書，到今年已連續發行了七年廿六種，但是這些書除了該會

會員，局外人就鮮少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知如何搜尋，所以我們希望能有這麼一份定期刊物，擔負起向大眾介紹全國最新出版圖書的責任，同時也讓所有需要圖書的單位或個人，能有一種完整的查尋圖書的工具，不管是爲了收藏、研究、進修、或僅僅爲了消閒。

第二，我們希望這份刊物的發行，能爲今後的圖書出版物作完整的史料記錄。以我國的悠久文化歷史，學術思想爲舉世共仰，但到目前爲止，尙未見有一套完整的圖書典籍書目問世，至於歷史上除現存的古籍之外，還會有過什麼失傳的圖書，更是無從稽考，這應是我國文化學術界的一大缺憾，本刊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這方面做些亡羊補牢的工作。

「圖書雜誌」的最大特色是求新求全。求新方面是介紹最新印行的圖書刊物。求全方面，就出版者來說，包括出版業者，機關團體、企業機構，乃至個人出版的圖書。就類別來說，則包括著作、翻譯、彙編、期刊、年鑑、公報、調查統計、研究報告、類書、碑帖、樂譜……等。希望由於逐期累積，使自今而後任何圖書出版物，都可在這份刊物裏找到記錄。

這份刊物在介紹新書方面，不但求新求全，而且介紹文字的本身也相當徹底。他採取「標題目錄」的方式，將新書的章節列出，俾讀者一望即知其主要内容。介紹期刊也錄載要目，偶而加上一段內容概要，以介紹該書的內容及功用。不加任何褒貶，讓讀者去自由選擇，這種加上內容概要的介紹，與標題目錄的書目，因爲工作瑣碎而繁多，做起來很費力；但是對於讀者來說，却具有極大的便利。

「圖書雜誌」爲免費刊登圖書廣告的專業性刊物。如果能維持初衷，繼續成長，相信對於出版事業、讀者雙方都有極大的裨益。難能可貴的是，該刊係由私人獨力斥資創辦。據社長陳維祺先生表示，目前最大的困難，是仍未能取得所有出版業者的支持與合作。

圖書雜誌：北市基隆路二段一三二巷十七號之六

售價：每本四十元，一年十二冊四〇〇元。

郵撥：一〇一四六〇陳維祺戶。

鄭明荊採訪

英譯問題專欄之一

題內題外談「譯叢」

景翔

這件事談的人有很多很多，可是真正去做的人却很少很少。

常碰到外國朋友談他們喜歡中國，希望能多了解中國、和這一代的中國人，但却找不到資料。不錯，他們看得到介紹漢玉宋瓷的書，也可以找到等於「本事」型的英文本「紅樓夢」，甚至還有英譯的「易經」，雖然天曉得譯者和讀者能懂得幾分那麼深奧的哲理。至於寒山和拾得那兩個老和尚的詩居然被美國的嬉痞奉爲圭臬；「金瓶梅」的英譯本讓在法國執世界色情文學出版界牛耳的奧林匹亞出版社上盡洋當，至今仍是黃色書刊類的暢銷書；以及中國食譜之在國外大受歡迎，儘管都是事實，可惜完全無助於讓外籍

的友人們了解現代的中華民國、現代中國人的生活與思想。

很多在國外教文學方面課程的同胞，找不到合適的教本和參考書，只好聽任校方指定使用大陸匪區刊印的中英文書籍。

共匪在海外施行統戰的鬼蜮伎倆無所不用其極，認同回歸的邪說便是一例。兼以國際姑息主義逆流橫行，我們在國際上所面臨的挑戰是相當艱鉅的。文化戰與宣傳戰在總體戰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更不容忽視。政府在這些方面的確盡了一部份的力量，只是在由在國外的同胞、華僑以及外籍友人的反映來看，似乎我們以往的宣傳大多流於口號與八股。固然「宣傳」的

目的就是在使別人對我們能有真正的了解與認識，但在方法和過程上，還是應該有所講究的。誠懇地列舉事實，作恰如其份的介紹，自有其必要，但如能通過文學、藝術及其他的形態，更能收到潛移默化的功效。最近一連串體育與劇藝團體的出國比賽、訪問、演出，已經有了良好的成績，我們相信如果有計劃地將我們當代優秀的文學作品譯介到國外去，讓外籍人士和世居海外的僑胞們因此而能深入地認識中國目前的社會環境，進步情形，生活方式與思想形態，其影響一定能更為廣大而深遠。

中文英譯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了。感覺到有此需要的，固不僅止於上面所說的這三個理由，談到這個問題的人，更不知有多少。我們在閒談中聽說，在通信中提起，在報章雜誌上讀到，也在會議中討論。六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國父紀念館召開的國軍第六屆文藝大會中，分組討論之後，有半數以上的小組都提到這個問題，十一月中旬在我國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裏，更教人感到這是一件意義重大，不可或缺的工作。

而做這件工作的人真是不多，但令人欣慰的是，

畢竟還有一些人在努力於這件事。這些辛勤耕耘這塊園地的人中，遠的如殷張蘭熙女士曾獨力編譯過幾本短篇小說選。葉維廉先生也曾譯介了一輯中國現代詩，發表在美國「脈絡」(Trace)文學季刊，都很得好評。近的有齊邦媛、余光中、吳奚真、李達三、何欣諸先生，正在進行編譯英文本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以這幾位先生的才華及嚴肅認真的態度，其成就更是可以預見的了。

到現在為止，我們在國內所見到的中文英譯作品，都是單冊的書籍。在流傳的廣度上來說，如果能有一份專門刊載中文英譯作品定期出版的雜誌，也許会更好得多。但不知是否受了人力物力的限制，我們雖然也有些英文的雜誌，如偏重於政治宣傳的「Free China」和專門介紹民俗資料的「Echo」等等，但一直沒有看到一份內容以文學藝術為主的中文英譯的定期刊物，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令人遺憾的事。所以在六十二年年底，看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第一期的「譯叢」雜誌，實在教人非常興奮。

這本英文名字叫「Renditions」的雜誌，有一個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份刊物特性的副題：「A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由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李卓敏先生執筆，相當於發刊詞的 Foreword 裏，也開宗明義地說明：「兩年來，（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一直在致力於英文中譯的工作，那些工作仍將繼續進行，本刊則是要向另一個方向努力——將中文英譯——使西方讀者能讀到精選的中國文學作品。」此外，「譯叢」還有專談翻譯藝術的論文（這一部份稿子都分在「Art of Translation」類下），以及附列了部份中文原文。這些都是使「譯叢」深具特色的作法，也可見負責編輯出版的諸位先生曾經過多麼用心的構思和策劃。

「譯叢」的編輯委員會由高克毅先生任召集人，名單有賴恬昌、李鑄晉、馬蒙、宋淇、孫述宇、屈志仁諸先生，都是文名久著的學界人士。擔任顧問的更是網羅了海內外中外學人。計有陳榮捷、趙元任、夏志清、劉殿爵、李田意、林語堂、柳存仁、施友忠、袁倫仁、Burton Watson 等先生。也許任執行編輯的高克毅先生與擔任助理編輯的徐丹女士負責實際編務多些。但由第一期的譯者與作者名單來看，任編委和顧問的各位先生，也不僅只是掛名而已，幾乎都有

精彩的文章拿了出來。

由創刊號的目錄來看，「譯叢」在內容方面的確做到了如 Foreword 中所說的：「包羅古今，舉凡有關歷史、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文粹及書摘，都在選譯之列，也將刊載詩詞、小說、散文及批評，並有與翻譯有關的各種專論與報告。」

「譯叢」創刊號的文章共分為四大類。第一大類沒有標明類名，看內容可以說是「文粹」。其中有一般中國讀者看起原文來都要查辭源、看注疏才能懂的班固的「漢書外戚傳」，也有趙元任滿篇北平話寫成，前面近一半的篇幅儘在講捲舌音等問題的「回想我在語言上犯過的錯誤」。這兩篇文章可都真難爲了譯者，尤其是「漢書外戚傳」中的「賦」和附錄班婕妤的「怨歌行」。雖然我們看完英譯，會很欽佩譯者 Burton Watson 先生的才學和精神，但也不能不惋惜英譯之後，就無法再維持原作的韻味。不過這也只能歸之於中國文學的藝術性使古詩詞幾乎達到「不可譯」的程度。相較之下，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兩章在轉譯上來說，就比較好得多，因為「顏氏家訓」雖也有「切韻」的特色，畢竟其內涵要重要得多，正

如英譯者劉殿爵先生所說「在中國文化上占有特殊地位」，是一篇表現中國傳統思想的力作。同樣的，由林語堂先生英譯的石濤原著「苦瓜和尚畫語錄」則是一篇關於中國繪畫技法與藝術思想的重要著作。另一篇齊璜的「白石老人自述」，雖只譯前五章，却可以視為中國藝術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獻。這篇文章由曾研究過齊白石的賴恬昌先生譯來，駕輕就熟，精彩之極。在這兩篇有關繪畫藝術的文章中，還附有石濤的兩幅山水，一幅自畫像；齊白石的「大滌子作畫圖」等三幅畫和七枚印章，可算是錦上添花了。

文粹中唯一的一篇創作是孫述宇先生的「水滸傳的煽動藝術」，是一篇用新見解、新方向對這本舊文學名著所作另一種的探討，雖然，也許有讀者並不一定能同意孫先生的看法。

目錄上的第二大類就是「翻譯藝術」，共有兩篇大作。一是徐兆鏞先生譯嚴復的「天演論譯例言」，這篇文章可說是論翻譯的經典之作。所謂「信達雅」的「譯事三難」，到現在為止，不管怎麼加以「變調」，（例如思果先生在他所著的「翻譯研究」一書中說「雅」根本有問題，不如改為『貼』字」，這種說

法不但失之武斷，而且犯了膠柱鼓瑟，不知活用原則的毛病，嚴復先生所謂的「雅」，是指修辭的原則。並不一定要連下層社會的人也得說話像大學教授的意見。思果先生的「貼」字，不過是「信」的延伸而已。（可是萬變不離其宗。「信達雅」總還是從事翻譯工作者的「三字真言」。

其二是常以「林以亮」筆名發表評論文學的宋淇先生所寫的「譯詩散論」。這篇文章的中文稿曾發表在六十二年十一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中外文學」（題為「文學作品的翻譯」）。相信很多讀者都讀到他關於譯詩的種種問題上所具有的精闢理論。

可是詩的翻譯，無論再有多少理論，再怎麼加以研究，總還是一件既艱鉅又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單是在韻腳的講求上，就够教人傷透腦筋的了：若要遷就原韻，大半都容易以文害意，這樣做是不是值得？不理會押韻的問題，是否會使原詩在這方面的特色減弱？如何保持詩的節奏的音樂性？內在的神韻如何傳達？種種問題不一而足。尤其是中國的古詩詞，英譯後，總不免流於「散文化」的結果，而且在解釋上，也容易發生偏差，或至少在有多重含義的時候，只能譯

出其中一種。現代詩部份意象和表現方法比較接近於西方的現代詩。在轉譯上說來，可能比較容易，其效果也會好得多。這些在「譯叢」創刊號中所譯介的詩詞部份就可以看得出來。

鍾玲女士和 Kenneth Rexroth 先生英譯了三首中國女詩人的現代詩（鍾玲的「嫦娥之墮」，淡瑩的「飲風的人」和朶思的「夜街」），雖然其中可能是爲了英譯方便起見，有幾句和原文略有出入（如鍾玲「嫦娥之墮」的引句和淡瑩「飲風的人」第二句），但都握能把握住原詩的風味。劉若愚先生譯了一輯王安石的詩，也很貼切，只是臨川先生的詩裏說理的成份總比抒情的成份多一點點，讀來難免教人有詩意缺缺之感。至於 John Turner 神父（根據我們的資料，他有個中文名字叫唐安石）譯的詩詞七首，以及陶潛的「桃花源詩並記」，比較起來就顯得弱多了。問題大多出在對原詩意義與感覺的解釋上。例如孟浩然「春曉」的第一句「春眠不覺曉」，譯爲「How suddenly the morning comes in Spring!」完全不合原詩那種慵懶安逸的趣味，李白「春思」中「While my lord still meditates/Whether

to return or not」也並不盡如原詩中「當君懷歸日」。至於石召「早行遇雪」首句「荒郊昨夜雪」是純粹視覺效果所引起的聯想。譯作「Out on the moors it snowed all night」就變成一種動作的陳述。在晏殊「浣溪紗」中「去年天氣舊亭台」一句譯作「An air of yesteryear is haunting still/This ancient lodge……」加入了原句所沒有的「haunting」一字，也使原句有了新的解釋。當然，這些並不是很大的問題，但正可以看出詩詞在逐譯上的困難。唐安石神父的譯詩，最大的特點在腳韻的講求。可以見到他在譯詩時下過多少的苦心。

小說部份的三篇作品，一篇是茅國權先生譯的十七世紀的古典小說，李漁（笠翁）「十二樓」中的「鶴歸樓」，第二篇是 William A. Lyell, Jr. 先生由三十年代的中國小說中選譯出魯迅的「弟兄」。第三篇是高克毅先生譯朱西寧先生年前頗負盛名的小說「冶金者」，這三篇小說分別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時代，選稿可謂用心。魯迅在政治認識上或有偏差，這篇小說中描寫兄弟間的親情却十分深刻，足見人性是永難磨滅的。高克毅先生的筆名「喬志高」在文壇和讀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一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二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三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四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五元
第九期	一五元
第十期	一五元
合訂本二卷 (五——八期)	六〇元
(合訂本一卷已售完)	
一至十期合購優待價	一一〇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郵票通用)	

者心目中可能更爲熟悉些。他的中文譯筆之流暢與獨到，已是有口皆碑，我們也在以前出版的「文林」雜誌上讀過他譯白先勇的「謫仙記」。這篇「冶金者」在他用心逐譯下，完全能保存了原文的情趣。尤其巧妙地使用了很多美國的俚語與俗語，將原文中一些市井俚語譯出，讓朱西寧筆下那些小人物的神態一一躍然紙上，足見功力。

從「譯叢」的選稿範圍，編譯的審慎態度，就已經使我們對這份中文英譯的雜誌覺得應該給予極高的評價；已經使我們感到如果他們的人力財力情況允許的話，希望能很快地由目前的「半年刊」改爲「季刊」或「雙月刊」。已經使我們對創刊號刊出第二期準備出「小說專號」，第三期準備出「戲劇專號」的預告懷抱了極大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完這份刊物後，會想到它的影響和它的價值遠超過這百餘頁的篇幅；會想到什麼時候，國內也能出版像這樣的一份有份量的中文英譯定期刊物；會想到如何努力來致力於中文英譯工作的種種問題。

林白出版社 十大暢銷書

社址：台北市石牌路二段三四六號
帳號：郵政劃撥一四九八〇號

● **爲誰而死** 六版 吳錦芳著 實價30元
一個大學女生自絕後的剖白。

● **浪吟行** 二版 赫塞著 景翔譯
(中英對照) 實價30元
一本充滿憂傷的沉思的優美作品。

● **女狐** 二版 D、H勞倫斯著 張錦昆譯
(中英對照) 實價30元
勞倫斯最傑出的一本中篇，曾拍成電影，由安海華主演。

● **幽默心理學** 七版 趙震譯 實價30元
以幽默的筆觸，分析男女之間的心理學。

● **人生的錦囊** 七版 方良著 實價35元
勵志，敦行，修身，養性的最佳讀物。

● **小丑** 二版 鮑爾著·唐錚譯 實價50元

全省各大書店出售 直接郵購九折

● **紀伯倫全集** 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得獎作品。
紀伯倫著 楊珊瑚譯
(中英對照) 精裝100元 平裝80元

● **生日頌歌** 二版 林錫嘉譯
「先知」的著作唯一的中譯本全集。
(中英對照) 實價25元

● **日本沉沒** 二版 小松左京著 余阿勳譯
實價50元
十四頁精美的彩色花卡，從1月到12月的生日祝歌。

● **中國現代詩評論** 二版 余光中等著
實價80元
二十年來對晦澀的，荒唐的現代詩作最持平的評論集。



林白出版社

貢獻精神食糧
提高文藝水準



喬伊絲·卡洛·歐慈

柳南城

Joyce Carol Oates 及她的書

現代的美國，歷經兩次大戰，雖然本土上未曾有過焦土的氣息，但是就精神文明來說，却是呈現着一片敗落的景象：物質文明的飛躍，使人類成了服役於機械制度的奴隸，人們甚至無法輕易地去改變自身的現狀，只能像是一部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始終地固守在自己的地位上，無能作自我的追尋，這便是美國的女作家喬伊絲·卡洛·歐慈所體認到的美國社會，她以這部悲慘的美國近代史，作為她寫作的素材，她小說中的時間，大致說來，是從四十年代的經濟蕭條時期至現在，其所表現的空間舞臺，則多半是戰亂、謀殺、暴動的事件。打從她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起，美國的文學界似乎便對她特別垂青，贏得了極高的讚譽，尤其在她出版了「那一羣」(Them)之後，更是奠定了她的文學地位。

她最早的成名作，是一篇名叫「冰原上」(In the Region of Ice)的短篇小說，發表於一九六五年八月號的「大西洋月刊」，隨即便以這篇小說奪得了一九六七年的「奧亨利短篇小說獎」的第一獎，內容敘述一名猶太青年與一位修女之間所發生的因感情所壓抑造成的衝突，這猶太青年亟欲使兩人的聯繫，由「基督之愛」回歸至「人性的人際關係」，焦點是放在這修女對於這事件的心路歷程。除了此篇之外，她的短篇小說還連續地在一九六三、六四、六五、六八、六九、七〇被選入「奧亨利短篇小說獎」，同時也連續地在一九六三

、六四、六五、六七、六九、七〇被選入當年的「美國年度小說」(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甚而被選入了一本文學大系——「一九一五——一九六五美國最佳作者選集」裏。她會將這一時期的短篇小說結集成冊，名曰：「愛之輪」(The Wheel of Love)由「先鋒出版社」(Vanguard Press)印行。

她的長篇小說，以描寫美國各種文化與社會階層生活的「美國三部曲」為最重要：第一卷為「塵世喜悅之園」(A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紀錄一位移民工人，以及一介汲汲想從她命定的階層裏爬起的女人。這部書獲得了六八年度的「高罕文學獎」(Guggenheim Fellowship) 以及「盧氏基金會」(Richard and Hinda Rosenthal Foundation) 的文學獎；第二卷「貴人」(Expensive People)，則是刻畫着一羣超級富翁，所謂的 Superrich，在一個可捉摸的却毫無意義的財富世界裏，終日追求着一些不可捉摸的事物。這部書在三部曲中，雖然其一般的聲譽較低，但却是該年度(一九六九)全國書獎小說類的呼聲最高的提名者。這項美國全國最高的文學獎——「全國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的性質，十分類似在電影上影藝學院所頒發的「奧斯卡獎」，終於在一九七〇年頒給了歐慈女士的「那一羣」(Them)，也就是「美國三部曲」的最後一卷，在書中，她描寫了介於前兩書之間的社會階層的生活，特別是為機械文明所吞噬了的中下階層的社會。

這三部書總的來說，是够深入，很具悲劇性也很具廣度性的，如前面所說，我們與其稱之為小說，倒不如說是美國的近代文化史，因為我們在她書中所見到的，不僅只是那羣值得憐憫的人物，沉浮在社會與心理的壓力之下，絲毫就沒有改變自己眼前命運的機會，同時也發現到隱藏在這羣人物背後，是一股洶湧的暴力，時時在侵蝕着他們，而作者則將他們置於恐懼、暴力與未可知的死亡之前，冷靜地批評了老少兩代在道德上的失責。在這上面，作者歐慈的成

書與家作



就是非凡的，若說在這三部曲中，也蘊含着結構鬆弛的瑕疵的話，那是因為作者在情節的描述上，太過駢枝贅葉：例如在描寫一幢陰濕的公寓時，連破衣、抹布、咖啡罐、碎紙、麵包屑等等，都像編目似地全入了書；還有女人們在燙髮院裏，那些追尋各種白日夢壓似的瑣言碎語，以及對於暴力滋味的品嚐等等。如果你認為作者在敘述的語言上，不斷地會從對話而轉成了說教，那是因為在這樣的一部大書裏，作者常常會犯了迷失方向的弊病。

在喬伊絲·卡洛·歐慈的筆下，情節的推進往往是流動的，她所着重的並非情節的敘述，而是書中人物的心理狀態及環境所給予他的心理氣氛，她書中的角色便在這種精煉的風格之下，被賦予了生命。此外，作者對於寫作的技巧與形式的追求，可說是不遺餘力的，幾乎可以用說用盡了以往所有文學上的形式。以她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奇境」(Wonderland) 為例：全書有五百一十二頁，共分三部，時間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一九七〇年下半年，第一部現在與過去的交相重現，以斜體與正體兩種文字印刷；第二部，則是直敘，第三部，則以書信體形式完成。類似此種形式之繁複，尤其以她的短篇小說為最明顯，這也說明了歐慈女士寫作上的認真與其面貌之繁多。

除了小說的創作之外，歐慈女士還出版了兩冊詩集及一部戲劇，她生於一九三八年紐約州陸克港 (Lockport) 郊外，並在那裏成長，在一九六〇年畢業於 Syracuse 大學，並取得威斯康辛大學英語系的學位。其作品散見於「南方評論」(The Southern Review)、「宗派雜誌」(The Partisan Review)、「哈潑雜誌」及「大西洋月刊」等處，現為加拿大 Windsor 大學英語系助教。

作品簡表

長篇小說：北大門 *By the North Gate*

兀那顛抖的秋 *With Shuddering Fall*

洪流圖 *Upon the Sweeping Flood*

塵世喜悅之園 *A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貴人 *Expensive People*

那一羣 *Them*

奇境 *Wonderland*

短篇小說集·愛之輪 *The Wheel of Love*

詩集·匿名 *Anonymous Sins*

愛與狂 *Love And Its Derangements (一九七〇)*

戲劇·週日晚餐 *Sunday Dinner (一九七〇)*

皆由 Vanguard Press. 出版印行。

國內最富朝氣
的一份純詩刊

龍族詩刊

每冊定價十五元
一年四期六十元

第十一期要目

余光中：飛將軍·盲丐。楊牧：我們也要航行。溫任平：事件。辛牧：麻豆旅記。羅青：蒼蠅族·愛情煙

幕·遠處傳來耕耘機的聲音。景翔：焚燬的幻覺。林煥彰：一隻純黑的母貓。陳芳明：掌中圖。劉玲：給

L·C的背影。林梵：鏡象。陳伯豪：追憶集。黃榮村：仍舊是一張臉·夏日之塵。

評論部份：陳芳明的「余光中作品研究專論之三」討論余光中詩觀的轉變，引人注目。

黃榮村的「走過醒之邊緣」對葉維廉的作品提出一個心得看法。

林煥彰的「隱藏的星羣」介紹一位默默耕耘的創作者及其作品。
歡迎投稿·編輯部：臺北市漢口街一段六八巷五號·敬請訂閱·郵撥五五七四林煥彰帳戶。

鍾理和作品概述

張良澤

39、奔 逃

民國四十七年春寫。同年十二月發表於新生副刊。被編者刪去後半段，剩六千七百字。收於「雨」第三篇。

文分三節。①我和平妹約好搭乘那一班火車出發。堂兄趕來車站送盤費；火車上，平妹和妹子作日常打扮，我們相見佯不識。②抵高雄，宿旅館，準備行李；弟弟送來母親的私蓄。翌日乘馬尼拉丸離臺。「遠了，遠了，這一切遠了！只有大海、孤舟、白雲！來也茫茫，去更不知歸於何所？……我緊緊握住她的手，讓我們感到彼此的存在。通過我們的手，兩股熱力在交流，在融滙，它溫暖了我們的心；被拋出廣大而荒涼的世間的孤獨感，使我們更堅強、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③抵日本，平妹

下

病倒，被困於旅館三日，平妹怕花錢，抱病離日，抵釜山，乘火車，沒入日本帝國的移民潮，流往中國東北。

被刪部份寫初抵奉天，住於林國良家的一段生活。

40、大武山之歌

推考大致寫于民國四十七年。未完成之長篇小說。只寫三節，計六千五百字。附計劃表。

①光緒廿一年正月十五日，老人吳增和聽到鎗聲，就心兒子慶庭又在外滋事，女兒玉招殷勤安慰。②老人今年六十五，生二子五女。長子慶良天資聰穎，渡海赴省城鄉試，掛第二名水牌，不幸回航途中遇難而死。五女玉招未嫁，操家務；慶庭未婚，好弄鎗耍刀。③老友楊全盛來訪，談起先人遷臺時，胼手胝足，刀鎗亦不得不用。

依計劃表顯示：本篇係描述自光緒十九年至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的八十年間臺灣歷史的演變。情節以吳增和以下三代子孫所發生的故事為主幹。

41、旱

推考大致寫于民國四十七年。二千字，未發表。久旱不雨，鎮民齋戒求雨，讀高中的兒子說：「人家沒有雨，就研究辦法弄雨；我們沒有雨，就吃齋磕頭，怎麼會趕得上人家呢？」平妹說：「都是你們父子不信任，不信鬼，天才不會下雨。」她戒葷吃素，看她那股虔敬的神情，也不忍說她了。

42、假黎婆

民國四十八年一月廿日發表於聯合副刊。七千五百字。收於「雨」第六篇。

我的奶奶是山人——假黎，嫁給神父為繼室。她用她的人種方式疼愛我們。有一次，我中暑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家人以為沒希望，惟有她日以繼夜在身邊唱番曲，果然我甦醒過來，她抱着我流淚。

43、同姓之婚

民國四十七年十月發表於「自由青年」。八千字。收於「雨」第二篇。

本篇為自敘傳。我十八歲那年在農場發放工資，認識女士平妹，而後戀愛，直到現在我住院為止，吃

盡千辛萬苦，受盡冷嘲熱諷。「我們的結合，不但跳出了社會認為必須的手續和儀式，並且跳出了人們根深蒂固的成見……在當時臺灣的社會，這是樁駭人聽聞的事情。對此，我們所得到的快樂，和所付出的代價——眼淚和嘆息之鉅，至今還思之心痛。」

44、錢的故事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三日發表于聯副。四千八百字。收於「雨」第四篇。

我去高雄向朋友借三百元要給老大註冊用，在車上被扒去。爲了償還這筆錢，妻做苦工，一家人省吃省穿，連煎個蛋給妻帶便當都捨不得，好不容易積蓄了三百元拿去還朋友，結果他打牌一下都輸光了。當天陪朋友夫婦吃館子，又花去一百八十元，心想這是平妹十二天的工錢；買一盒三十元的餅，朋友的五個孩子一聲闕就掃光了，心想這是平妹兩天的工錢。從前，我以爲我們的生活很有意思，「現在忽然覺得那是一種沒有受到真正報酬的犧牲。」

45、蒼蠅

民國四十三年七月八日寫。四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發表於聯副。二千七百字。收於「雨」第十四篇。

「午長人靜，火辣辣的夏日在外面扯起閃爍的火焰，暑氣迫人。那撞在玻璃窗上的蒼蠅的嚶嚶鳴聲，更在人們慵懶和困倦之上，加足了催眠的力量」。本篇描寫在如此慵懶的午間，一對情人在屋後的果園裏偷情了二十分鐘的心理與行爲。

46、草坡上

民國卅九年十二月三日寫于尖山。四十八年五月一日發表于聯副。三千一百字。收於「雨」第十三篇。

草坡上一片好春光，我和孩子們看着小鷄相聞追逐昆蟲。母鷄因病不能走動，小鷄們不敢跑遠，時時回到母鷄身邊，「時或側頭窺探母鷄的眼睛，好像想由那裏看出到底是怎麼回事，母鷄再度驟然躍起，又挪動了一點點，却仍伏倒了。於是母子臉俱着臉，眼睛看着眼睛，無助地相守着」。妻宰了母鷄，「飯桌上，那隻被犧牲了母鷄頭在一隻大碗裏浮出湯面，眼睛半閉，好像在諦聽牠的兒女們是否都無恙，睡得安

好。」妻感到無限悔恨。

47、初戀

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卅一日，發表于聯副。八千字。收於「雨」第八篇。

我少年時，愛幻想，好繪畫。春妹回來挑水的美姿，不但被我畫入畫冊，而深且藏我心中。我藉口到她家裏買芒果，到門口又徘徊不前，只好在畫紙上捕捉她迷人的神情。等到春妹嫁人時，一段春夢了無痕

48、挖石頭的老人

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七日發表于聯合副刊。二千字

和尚伯有五個兒子，十多個孫兒，但兒媳都不孝。他不論晴雨都在路邊的一塊荒地上挖石頭，直到去世。留下那片被他挖過的扇弧形的箭頭，不久也被蔓草佔領了。翠春，和尚伯的兒子把它犁開，並種下蕃薯，但「箭頭却仍舊停在那裏。」

49、安灶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九日發表于聯副。二千字。

「泥水匠用丈尺量好四角尺寸，便用切土刀在地上劃下三面印記；另一面靠牆。他立定，用目光衡量一下四周角落，覺得滿意，然後向傍邊的女人威儀地喊了一聲『來來！』……砌好第二層，泥水匠起身，拍了拍手，向女人威儀地又喊了一聲：『燒香！』」

50、浮沉

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廿二日寫成。八千字。未發表

李新昌是我少年時代的朋友，受過良好教育。我去大陸那年，他被日軍徵調到新嘉坡當翻譯。光復後，他同高雄經營貿易，適值舊臺幣貶值，李經商失敗後，又包下竹林，雇工砍竹，又失敗，前後幾次我竭力救助解圍。以後聽說他去臺南開藥廠，未幾，飛黃騰達，而我仍在鄉公所當小書記。他來公所時，大家對他恭維奉承，而我却不敢抬起頭來，怕被他認出來。

51、還鄉記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發表于聯副。三千字。

收於「雨」第十二篇。

描劃阿財一家人當了八年長工之後，一旦決心返還故里，心中無限快意，一路上，阿財揚眉吐氣。

52、耳環

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一日發表于聯副。二千五百字

阿順伯母七十生日，大女兒送了一件緞面絨裏的襪子；二女兒送了一對金耳環，在客人面前殷勤戴上，並拿鏡子給母親照，衆人稱讚孝順。是夜，寒流至，阿順伯母穿了大女兒的襪子，還不暖和，心想耳環換做棉被多好。

53、西北雨

民國四十八年七月十一日發表于聯副。一千八百字。

每天西北雨來臨之前，農民倍加辛勤。前天在路上碰到阿戊頭急忙的跑着，他說趕在西北雨之前敲疏仔。可憐六十多歲老人，獨子入伍，媳婦分婉，一甲多田只他一個人做，終令他做死了。醫生說他的胰臟

爛掉了。

54、小岡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三日發表于聯合副刊。二千二百字。

今天是立兒百日忌辰。我不讓妻知道，剪了幾莖薔薇，帶了英兒去看立兒的墓。「我讓英兒慢慢地走，她聽說要領她去哥哥那裏，又知道那花兒要剪給她哥哥的，因此十分高興。……英兒今年四歲，過去總是由立兒領着她玩，……我沿路採了很多草莓給英兒吃，英兒高興得時時揮舞她的小手。」回家後，英兒向母親報告哥哥那裏很多草莓，妻不禁潸然淚下。

55、登大武山記

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四日至十日連載於聯合副刊。九千五百字。

①前記：童年聽說大武山和乳姑山比高，大武山堆得眼看就要撞着天了，玉皇大帝急了，便差雷公把它劈下來，所以山頂平齊且有湖。湖上有兩隻鵝，有一個人拿棍子往湖裏一插，即刻風雨大作，終於出不

來了。②本記：民國廿五年十二月，我們到屏東郡役所集合，雇了山胞，向大武山進發，一路又驚又險，但看不到童年的神話世界。③後記：雖無黃金，却有無窮盡的財寶，待人們去開發。

56、貧賤夫妻

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八日發表于聯副，原各「鶻鶻之情」。後由王榕青譯成日文，刊載於日本「農民文學」第卅六號（一九六四年九月）。收於「雨」第一篇。八千字。

「我和平妹的結合遭遇到家庭和舊社會的猛烈反對，我們幾經艱苦奮鬥，不惜和家庭決裂，方始結成今日的夫妻，我們的愛得來不易，惟其如此，我們甘苦與共，十幾年來相愛無間。我們不要高官厚祿，不要良田千頃，但願一所竹籬茅舍，夫妻倆不受干擾，靜靜地生活着，相親相愛，白頭偕老，如此盡足。」但我住院三年回來，家徒四壁，我理家務，平妹去造林地做工，工資微薄實難養家，不得已盜伐山林，時遭林警追趕，渾身青腫，我以薑片醃熱酒，為平妹擦搽。

57、閣樓之冬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十六日發表于聯副。八千字。收於「雨」第十一篇。

邱春木病友和我同室數月，肺癆又腸疾，其母變賣傢俱、首飾給他打邁仙。時邁仙昂貴，一錢黃金只能買二支，前後共打二十一支。春木不忍母親受苦，決定出院。北風裏，邱伯母來訪，始知春木回家後，大吃佳肴而後死，伯母把所剩一盤炒鰻子送到墓前，完遂他的心願。

58、楊紀寬病友

民國四十九年七月發表于「晨光」雜誌。八千字。收於「雨」第十篇。

楊病友是臺中農學院的學生，年三十，日據時代畢業於臺中師範，與房東女兒玉霞相戀，女家要求大學畢業，楊紀寬發奮入大學，旋即罹肺癆而住院。玉霞頗悔恨，日夜不離病榻。楊雖求生慾堅，然終咯血悲壯而死。

59、往事

寫作年代不詳。民國四十九年以遺作發表于「自由青年」。七千五百字。

招娣是我小學同班同學。我在自己的農場工作，她在隣居親戚家的農場工作。該親戚的兒子玉昆長得英俊，有意追求她，她却擅自來我家農場工作。我們日久生情，內心喜愛又猜忌。不久，我家搬到遙遠的鎮上經商，她一意要我帶她走，我却不敢接受。現在想來，「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對還是錯？」

60、雨

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一日以遺作發表於聯副。六萬字。收於「雨」第十六篇。

文分十四節。描寫某農村因久旱而發生一段恩怨怨的故事。起首寫天氣悶熱，天色陰沉，「忽然，雷停了，有份量的雨，大點大點的開始落下來，把稀鬆的土庶和黃土路打得一個洞一個洞的，地面到處升起一道白煙。……農夫們出來外面看看，只見地面上蓋着一層薄薄的硬殼，腳下一踢，硬殼碎了，又變成粉，裏面還是稀鬆的土」。主人翁黃進德性剛烈，為維護結拜同年徐龍祥的遺孀之利益，不惜與地方上作

威作福的投機份子火拼到底。其間穿插女兒雲英與龍祥之子火生戀愛未成而自殺身死之情節。土地糾紛，愛情糾紛，農民爭水而鬪毆，水槽邊的吵罵、打架、呼號、哭泣和女人的尖叫，以及廟前求雨的敬畏、虔誠，皆因最後下了一場大雨而化蹄平息，「農夫們重新回到他們的生活上去了」！

61、原鄉人

寫作年代不詳。民國五十年以遺作發表于「民間知識」。七千二百字。

文分七節。①登上我的人種學第一課的是一個擅做生意的福佬人，其次是經常穿制服制帽、腰佩長刀，威風凜凜的日本人。②村裏相繼來了三位原鄉人先生，都愛吃狗肉，後來看到更多的原鄉人，都像候鳥一樣來去無踪的流浪人物，本領高強，打拳賣膏藥。③就讀公學校五、六年級開始上地理課，日本老師常冷嘲熱諷「支那」；等我年事漸長，自父親口中得悉原鄉本叫做「中國」，原鄉人叫做「中國人」，我們是由中國廣東省嘉應州遷來的。④父親在大陸沿岸做生意，村人常探詢原鄉情形。⑤二哥是真正啓發我對



鍾理和先生於民國四十八年

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他自小就傾慕祖國大陸，中學時代因看「三民主義」而被日本老師認為思想偏差；後來留學日本，七七事變爆發，潛回大陸；日本憲兵和特務常來盤問他的消息。⑥我被迫加入防衛隊，看到唐山人被日本警察修理，倍增痛恨。⑦不久，我離家投奔大陸，「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還原鄉。」

三、結語

總計鍾理和畢生的作品數量如下：

1 已發表作品——一長篇、三中篇、三十五短篇，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字。

2 已完成而未發表作品——十五短篇，六萬九千

一百字。

3 未

完成作品

——七篇

，四萬一

千四百字。

另有筆者於鍾理和筆記中發現他自己開列的作品一覽表，對照之下，發覺下列廿四篇原稿佚缺，或許有些只是他想寫的題目也說不定。凡此，姑且列入佚稿部份如下：

4 佚稿——英妹（中篇）、門（中篇）、他們（長篇）、失去的生涯、有陽光的院子、雪朝、詩人、母親、朋友、灰燼、儒夫記（長篇）、黃泥崗、再嫁記、賈田記、過年、清明、香客、疏開地、米的故事、訣別、散伙、老伙伴、戒指。

文學研究力求客觀、真實。本文雖不屬純粹研究的範疇，但爲了供給他人的研究而做文學報導，當然應該避免主觀感情的成份存在。不過，個人能力有限，雖是晚近短短幾十年間的文獻，但考證亦恐有失實的地方。尚祈文壇先進、讀者知音多予指正，並提供資料，以免後人歎惋「文獻不足徵也」，則筆者幸甚，理和先生幸甚矣。

（本文之完成，全得力於恩師鍾肇政先生及好友鐵民君之提供資料，謹此誌謝。）

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十日於成大中文系

本 刊 叢 書 出 版 專 輯

。種三書新份月三。

書 評 書 目 叢書之四

「尋找另一扇窗」跋

呂秀蓮

有時候，你對自己所忙的事還摸不着頭緒，乍回首，却發現居然已經做了好一陣子了。

我寫方塊的情形，彷彿就是這樣。

六十一年夏，臺灣社會喧騰着好幾起以博士為主角的凶案，輿論與民心極形擾攘，我在衆說紛紜中獨思冥索，終於發而為文，一吐心中鬱結，幸蒙中國時報垂青，除將本書墊底的「從鍾肇滿殺妻談起」一文披載外，當時的「人間」版主編桑品載先生隨即駕舍，誠邀我為該刊寫方塊。

方塊原是副刊的礎石，方塊作家則是年高德劭，學養俱佳的君子人，我說什麼也不够格，然而任憑左推右辭，終拗不過桑先生的雅意。就這麼樣，我既恭敬不如從命，實則迷迷糊糊地一篇挨過一篇，忽焉竟已過了一年。

那時我甫離校門，涉世未深，胸中亦無點墨，只因兩年的海天遊踪，譜我一曲長長的鄉思夢，重履斯土後，自然很想把腦海裏盤旋着的思緒掬掬開來，也就憑這股愚誠，我先用「池畔風」為名——「但

願它吹皺的不止是一池春水而已，更多的是浮漾其上的枯枝敗葉。」後又改以「望遠山」，取意「望遠山乃不覺近處起伏」。不旋踵，「人間」由高信疆先生主持，他要執筆人各關一個「話框」，因催促甚急，我無暇深思，就摘下了在杭州南路經營的「拓荒者之家」的帽子，厚皮地以「拓荒者」自居了。

主修比較法學的我，一方面不肯輕易服膺既成的價值理念或文物典章，另一方面却喜歡讓後天的理性伴隨先天的情感滋長。執筆之初，我曾給自己立下一個宏願：我要拿遞邇中的時空因素撞擊迷信中絕對不易的真理！而我的基本原則是：用感性的態度待人，知性的眼光論事。由於撞擊並不意味着覆滅，因而在前進的當兒，乃遺下保守的痕跡，又由於理智伴隨着感情，致使我在怒吼之後，復不期然地要為人世間的至情至性低迴吟詠。

我不知道百餘篇短文中我的這種嚐試究竟如願了幾許，我只覺得其中鮮少令我真心滿意的，每交一篇稿，我總提醒自己一次：我還需要充實自己。可憾我的提醒尚來不及付諸行動，交下篇稿子的時刻已然到來。總是這樣的，期許之後就是敷衍，想不敷衍却又

織造了另一個期許，直到有人鄭重其事地以西餐「納聘」，要為我這一年的拓荒之言行作嫁衣裳時，我這才意識到「吾家有女初長成」，雖不標緻，好歹總是自己。

用「尋找另一扇窗」作為本書的芳名，是出版人隱地先生的建議，我接受了；所謂「另一扇窗」也者，大而言之，不正意味着另一種命運或一套觀念嗎？——去追尋別種命運或去覓索別種價值的，捨拓荒者而何？

雖然我的拓荒路程很短，却不無既定的方向，至少它包括了觀念、習俗和制度的再檢討及重新肯定。有一陣子，我特別對傳統的男女問題尤有尖銳嚴苛的批判——它固然觸怒了某些人士的男性尊嚴，却也使我的飽嚙威嚇侮蔑的滋味。但是，如果他們知道「新女性主義」原是我所戮力以赴的事功，或許他們的無名怒火便能稍稍清涼下來了。抑有進者，如果他們知道那些顯然失却理性的掙扎反擊每每助長了我「潑辣」的藉據，或許他們便該為自己寫信時氣勢汹汹的情緒心理啞然失笑吧？無論如何，為沖淡這股怨對之氣，我終於決定刪除掉若干此方面的議論，仍被保留的，

則是那些我認爲心智健全者咸能接受的了。

在整理舊稿出書之際，我做帶自珍地重新檢視了一遍，總共理出方塊九十篇，爲壯聲勢，又補了點小品，算是飯後清茗吧。此外，爲表示對讀者的忠實，我特地將手邊存留着的讀者來鴻重又拜讀過，並適當地把他們的意見附註在相關的文章之末；很可惜，還有一部分被我搞丟了。至於溢美之詞，也只好從略。

擱筆之前，還有一事或能博您一笑。由於人們對所謂的方塊作家早有先入爲主的印象，很多人乃想當然耳地以爲拓荒者必是如此那般的人物，他們非但誤

植了我的年齡和性別，籍貫也被搬家了。前二者固憑添不少趣事，後者則未免遺憾了，本省人的國文程度難道沒有上進的一天嗎？

當然，「誤認在先」也未嘗不好，否則，讀者朋友的愛護恐怕就要大爲遜色了。不止一次，爲求證讀者的來信所述，我親駕現場一探虛實時，雖未喬裝，却也不敢表露身分，畢竟，我們這個社會對「婦人之見」的信心仍然相當地薄弱哩。

作者識於一九七四、元月四日凌晨

書評書目

叢書之五

「一個讀書的故事」序

亮軒

在紙張印刷成本「一日數驚」之際，偏要出版一本書，出版者及作者，都未免有點不識時務了。可是，無論出版成本如何的增高，讀書，大概仍是不可省

略的吧？否則，我們就真是爲物所役，那是比漲價更大得多的悲劇。此刻推出我作文十年來第一本專輯，頗有幾分向物質生活挑戰的味道，基於對人類智慧與

潛能的堅定信仰，我一絲也不覺得這項挑戰有何悲壯。這本書的論題不出讀書的範圍，起初是很偶然的決定，如今，竟也必然起來，我很樂意以其本身為一張試紙，向今日社會的性向探索。書評書目出版社肯冒着「差不多賺不到錢」的危險主動要出此書，大概也有類似意向。

走上文人一途，實非始料所及。只因往日讀書思想時，喜歡隨手記下一些雜感，原意只備作日後翻閱之用，以彌補平日懶記日記之不足。不料服畢兵役以後，竟有足足兩年的日子找不到一個職業，逼得我不得不把那些不成熟的草稿重新裝扮了寄到報社去，只願能換幾個錢用。還好，初期進行順利，因而激起了更大的興趣，找出零零散散的雜記本，把堪用的揀出發揮一番再寄出。投稿漸多，慢慢的也上癮了。

從來沒有人為「作家」一詞下過定義，由於對書籍刊物的尊敬，我一直不敢僭用作家之銜自許。「恨不得有個地洞鑽進去」，這種滋味我嚐過的，就是在有人把我介紹為「作家」的時候。如果說「他是寫什麼的」，我就比較受得了，那到底「實至名歸」些。

寫作的數量一天天加多了，爲了對自己好交待起

見，我私自封自己一個名號：「作文的」。作文含有學的意義，作家則有被學的意義，處於這個錯綜複雜的時代裏，學比較更心安理得。

學習，要看書。思想，要看書。作文，更要看書。跟書的關係，比以往更密切了，除了看與寫之外，業餘我還做什麼？對這個問題，總要想一想才答得上來。

有人很同情我，看我不會玩這個、不會玩那個，這裏沒去過、那裏沒去過，偷偷的爲我嘆氣。我很感激他們的好意，尤其是幾位憐憫得想帶我「長點見識」的人。

趁着這個機會，我乾脆說清楚了吧：我不需要同情！稍有閑暇，我寧願看書，偶有所得所感，便振筆疾書，或是發爲議論。如果不是爲了生活及責任，我更願意回到學校去，學學這個、學學那個，學到我非跟人世告辭不可時，我還會忿忿的跟死神抗議，怨祂不肯給我無限的生命去學。同時，我也要感謝人類創造文字的祖先，感謝教給了我各種知識的老師與作家。沒有他們，我寧可主動縮短難以排遣之生命歷程。沒有藉知識建立起存在自信的生命，是囊括在零號

裏的悲劇。悲劇若不能避免，選擇早一點下場的那個角色，當不失其為明智。

還好，就是離開了有老師的學校，仍有書。

書讓我明白了人生的那個「一次」是可以累積成無數次的，那個「一個」也可以擴展為無數個。天下最可靠的東西——土地，還難免災獄的命運，書却是絕對的安全，蝕不了本的。多看一頁，就多一分見識，有時竟會「種豆得瓜」！我生性懦弱，沒有在名利場中衝刺的勇氣，我怕「種瓜得災」，但披上了書的盔甲，有時也做起「勇者」來，忘我的在碩大無朋的名利面前比劃兩下子。

感謝書，祂告訴了我何時可以因異於人而興起自得，何時該因同於禽獸草木而蘊含謙遜。書指引了我如何改正昨日的錯誤，而為明日的正確開路。如果我曾經知所進退，這並非幾乎等於零的社會經驗所賜，而是書。如果我言語失度，行為不檢，請原諒我，因我還未讀够該讀的書。一切的恩典歸於書，一切的罪孽，歸於根性的蠻昧。

所以，至少我自己，不得不日以繼夜的讀書。歷

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必讀什麼書的天才，但是，那一個天才曾確認自己是天才？那一個瘋子明白自己是瘋子？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非讀書不可。

人類會為其不明所以的目標而奮鬥，若明其所以了，自當全力以赴——我要畢生的讀下去，那管是一片漫無邊際的迷霧，也要睜大了眼睛去摸索。聽說在遙遠的那一端有一個真理，願以羣書作為定向羅盤朝它駛去。以一頭白髮換來千萬分之一的進展，也值得感激涕零的膜拜！

數不清有多少次了，在讀書的路程中，我曾流過汗、流過淚，曾擲書狂笑，也曾掩卷大慟。歷史是無邊的血肉之軀，只有書，可以讓我涵泳其間任意浮沉。在風定落帆時，我得到了喜悅的極致——寧靜。

如今，從近千篇已發表的稿件及未發表的割記中，選出有關讀書的這一小部份，輯成「一個讀書的故事」一書，勉強作為一個書生向書的獻禮。何敢云度人，只盼這淺淺的一疊航程日誌，能不悖在風雨狂瀾中助我的書與人之初衷。一切感謝的話，也盡在不言中了。

書評書目

叢書之二〇六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後記

林柏燕

年度小說選由隱地先生發起，到這本「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的出版，已是第六年。以文學工作的性質而言，這項工作，無疑地極為嚴肅且富意義。十年二十年後，當我們還想回顧這幾年的短篇小說，至少我們還兢兢業業地保存了一段經過品賞、評析、研索後的成長過程。這是值得自慰的。

以實際編務而言，近年來雖有編委會共同求其一定的藝術水準，相信亦難免失之於偏愛，甚或因涉覽有限，忙中有失，以致產生滄海遺珠的現象。不過，誠如本書緒言所說，在「謀求其所同，尊重其所異」的原則之下，我們自問已盡到最大的努力與誠意，來為我們品賞、評析、研索過後的作品，嚴肅地予以它們應得的客觀評價。畢竟榮耀歸於作者，好惡端賴讀者，而考驗則應歸於時間。

所謂「短篇小說」，應有其較之長篇小說更為完

整、純粹與統一的藝術效果與享受。以其結構而言，也應該比長篇小說更為緊湊、洗鍊與凝聚。短篇小說在中國，源起甚早，逮至唐代傳奇，尤多佳作。然以今日短篇小說的眼光視之，自黃梁枕中、紅線李娃之作，迄至近代之聊齋、奇觀等，無非長篇小說的濃縮而已，與現代短篇小說的要求，已大異其趣。至於歐美，短篇小說之崛起，尤為近代之事。其背景應為副刊小說的發達以及工業生活繁忙，無法細讀長篇的現實所促成。其間純以短篇著名者，不乏其人，諸如愛倫坡、歐亨利、芥川龍之介、國木田獨步、柴霍夫、莫泊桑等，其作品實足以與長篇偉構抗衡而無愧。

愛倫坡首創短篇小說之「單一效果」，而莫泊桑則使短篇小說的藝術更臻圓熟深入之境。這都是一種使短篇另具特色而與長篇抗衡的企圖。因此，以作家費筆之功力而言，短篇所費之心血運思，實不遜於長

篇，甚或有所過之。以其價值而言，一曲膾炙人口之短歌小調，與乎澎湃萬狀之交響樂章，應各有其趣。若乎長篇之一瀉千里，盡是渾水，其與短篇之短而不精，小而輕飄，則皆為隔日之黃花，已不在話下。

二十年來，臺灣社會一片自由蓬勃，復興氣象。若論文藝，則仍屬慘淡經營。不過，作為短篇小說，不管從質與量，仍可謂一枝獨秀。由於副刊小說的發達。我們首先應了解這裏面至少十分之八，係屬於無可厚非，遷就現實消遣之大眾小說。（這種情形，也包括連載之長篇武俠、歷史、社會、言情甚至翻譯小說在內。）是以本書所選，皆以文學藝術為取舍之着眼。是否真正做到這點，却是我們一再引以為憂的。

大致上說，臺灣二十年來的小說，以純文學的眼光視之，則短篇勝於長篇。二十年來，談不上有何偉構之長篇，而短篇則不乏與我們生存的時代環境，息息相關之傑作。這個原因，可從兩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稿费制度促使煮字療飢的作家，以擅「長」為能，此無異說書者之長歌耐磨，於是，磚頭巨著，充斥書肆，實多空心之磚。其次，在先天上，長篇必須具備更卓越的才華，更豐富的體驗，更誠摯的胆

識，更開闊的胸襟。而我們的作家則多喜駕輕就熟，四平八穩、逃避妥協；於是在「不誠無物」之下，實多虛假之作。由於駕輕就熟，脫古人褲子的題材，連篇累冊，竟不費吹灰之力。由於四平八穩，「抗日」竟使之成為極方便的濫調，「反共」竟使之成為公式化的八股；好像這類題材隨時可從口袋裏掏出來，至為方便，至為平穩。由於逃避妥協，或退之於漢唐民初，或抱墳以談狐說鬼，或胡謔其武林功高；甚或以促居象牙塔之眼界，渲染起居注之筆法，竟也能悲歡離合，兒女情長一番。這些，在在暴露了此時此地長篇題材之狹窄，以及作家本身創作意識的諸多缺陷。

我們決不是因為編選短篇小說，才如此揚短抑長。事實上，稿费制度對於短篇小說，亦有其弊。長篇固然以擅長為能，短篇則不免速戰速決，急其功利。是以短篇之泛泛如過江之蝌蚪，視空心之磚相差無幾。

不過，我們仍要承認：六十二年也是自由中國短篇小說的發展上，相當燦爛的一年。不過，文藝畢竟不是買賣，因此我們還是把年來一些大眾小說，買辦小說還諸於大眾之銀貨兩訖。此書所選，我們自認，

應該是無價的。

舒暢，王默人、王鼎鈞、朱西寧、孟瑤、李喬、黃春明，雖屬名家，却非因其名而選。張系國、許家石、司徒門、江彤晞，作品不多，却可見其功力。陳冷雖係新人，但不陌生，若讀者稍加注意，當知她已發表過不少短篇。站在小說選的立場，我們應該多取新人的作品。（因知名的作家，大都已成定型的風格，而且他們都有另行結集出版的可能。）然而爲了維持一定的水準，今年我們只選了倪亭和黃菊，這是我們感到遺憾的。至於取捨水準本身，本書的諸言以及每篇的評註裏，皆已扼要地說明，不擬再贅。最後，要感謝這十四位作者給予我們的合作，也感謝書評書目社給予我們的支持，更期待着讀者給予我們的批評。我們還想補充的是：年度小說選，在經濟拮据，有心無力的情況下，很可能就此暫告一段落。也許正如喬治吉辛所說：「時髦不趨向你的貨攤，對你確是苦事。」不過，我們仍將盡力而爲。

六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于燕巢

年度小說選

- ①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隱 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 ②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 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 ③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 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 ④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劭編 定價二十五元
- ⑤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 兼編 定價二十五元

優待本刊讀者一律八折，五冊合購
優待價八十五元，劃撥一九二七四
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書評書目新書預約 三月二十日截止同日出書

呂秀蓮著

尋找另一扇窗 拓荒的話

特價40元 預約30元

呂秀蓮說：「雖然我的拓荒路程很短，却不無既定的方向，至少它包括了觀念、習俗和制度的再檢討及重新肯定。有一陣子，我特別對傳統的男女問題尤有尖銳嚴苛的批判——它固然觸怒了某些人士的男性尊嚴，却也使我飽嚙威嚇侮蔑的滋味，但是，如果他們知道『新女性主義』原是我所戮力以赴的事功，或許他們的無名怒火便能稍稍清涼下來了。」

呂秀蓮以拓荒者，池畔風的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方塊，以本名在婦女雜誌開闢「法律與你」的專欄，「尋找另一扇窗」是她繼「新女性主義」後的最新著作。

亮軒著

一個讀書的故事

特價30元 預約22元

亮軒說：「感謝書，祂告訴了我何時可以因異於人而興起自得，何時該因同於禽獸草木而蘊含謙遜。書指引了我如何改正昨日的錯誤，而為明日的正確開路。」
亮軒原名馬國光，是一位專欄作家，曾在中國時報寫方塊，目前在數家雜誌寫專欄。「一個讀書的故事」是他第一本書。

林柏燕編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特價 50 元 預約 38 元

林柏燕說：「六十二年也是自由中國短篇小說的發展上，相當燦爛的一年。不過，文藝畢竟不是買賣，因此我們還是把年來一些大眾小說，買辦小說還諸於大眾之銀貨兩訖。此書所選，我們自認，應該是無價的。」
林柏燕著有「文學探索」，經常在本刊撰稿。

以上三冊合購優待價八十五元

劃撥 19274 號書評書目社

「自我的存在」之回響

趙雲

我們是如此無奈地誕生，又如此無奈地走向死亡。梅遜在「自我的存在」書中首先提出了生的偶然和死的必然，他認為生與死是不可分的，是一體的兩面，從而討論到生命自點燃以迄熄滅之間的價值與意義。

人生的意義是甚麼？這是許多青年在成長過程中，感到最困擾的問題；尤其是在這個充滿矛盾紛亂的二十世紀末，機械文明使人類的尊嚴受到另一重大的考驗。生存，只是爲了做一枚螺絲釘？是爲了在物質文明的

陷阱中掙扎、沉淪？還是如一般動物無異：誕生、成長、婚配、繁殖、死亡？

答案同樣是紛亂的，每一個曾經探索過人生真諦的成人，各以自己的觀點提出了解答。

無數的路，無數的指標，青年們依舊茫然，他們需要比較簡單切實的答案。

梅遜所作的答案相當簡單，也很切實，他說：「人生的意義，就在做一個真正的『人』，過一種真正的『人』的生活。」

怎樣才是真正的『人』

？真正的人和一般動物有所區別，這是一種超越。而理想之先，指引着人成爲一個真正的人，提昇了人生的價值。

年輕時，或許大多數人都有過崇高的理想，但經過現實嚴格考驗後，理想逐漸變成空想，成爲年輕時的夢。而能够堅持原則，用生命去完成理想的人，畢竟只是少數而已。主要原因之一，是多數人把理想的基礎奠立在一些外在的，被動的原則上。以社會的評價，以他律的道德觀爲建立理想的標準

，如此一來，由於缺乏自我的體認及由「我」而生的原動力，所以在誘惑、挫折、打擊之餘，理想往往動搖而漸漸崩潰了。

因此，梅遜提倡以「我」為中心的「爲我」原則，他解釋：「真正的『爲我』，絕不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或『個人主義』」，而是「要從生活的理想中，創造自我完美的人格，發揮自我存在的價值，在短暫的生命旅程中，過一種自覺的，有意義的『人生』」。

就人性觀點而言，人生的開始只知道「我」，逐漸地，從「我」而認知「我」所生存的世界，並產生了自我的意義。一個嬰兒，他首

先覺察的是生理上的「我」，「我」饑餓，「我」不舒服，「我」滿足，「我」：於是，「我」漸漸地形成，這個「我」不是隔壁的小明也不是對面的小華，而是確實地存在於「我」的軀體內，獨立而自主的。「我」喜歡這個「我」，即因「我」的滿足快樂而使他喜歡讓

，如果這個嬰兒最初意識到的「我」是不滿足不快樂的，他將把不滿足不快樂化爲厭恨，從厭恨「我」推廣到厭恨所有的人，厭恨他所生存的世界。可見人生一切作爲，最初是以「我」爲起點，創造自我完美的人格，就是完成一個「理想的我」。

同時，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嚴格說來，可說是一個「人類心目中的世界」，更嚴格地說，那是每一個「我」所感受到的世界。曾經有人說「如果有一天人類全部滅亡，世界還不是照樣地存在着」。但在「人這種動物」書中就指出，如果人類都滅亡，人類心目中的世界就不再存在了，那時所存在的

，也許只是蜜蜂的世界或是老鼠等其他生物心目中的世界。不說別的，只從視覺來看，因視覺器官構造的不同，蜜蜂複眼中的世界比人類眼中的世界瑰麗繁複；但在色盲的動物眼中，整個世界或許只是一片灰濛。在聽覺方面，老鼠可以聽到我們聽不見的超音波。時間對動作緩慢的蝸牛來說是快了一點，但在動作快速的蒼蠅心目中，或許會感到漫長。因此，我們所說的世界實際上是因人類的生存而存在的。而每一個「我」，就是「我」所生存的世界的中心。如梅遜所說的：「客觀存在的事物，如果『我』不知道，它們就不會進入『我』的世界中。」他舉例說，假設一個

沒有見過海，也沒有聽過有關海的事實的孩子，在他的世界中海就不存在了。此外，由於各人的生理構造、知識、觀念、情緒等等的不同，每一個「我」生下來後，他所感受到的是一個屬於「我」的世界，「我」死後，這個「我」所感受的世界亦宣告消失了。

「我」的世界既然因「我」而存在，「我」的世界有異於別人的世界，故「我」的所作所為，也就等於是「我」對「我的世界」的感受與反應。這些感受與反應純粹是從「我」的立場出發的，因此，「我」所作的思考、判斷及「我」所追尋的理想，也就完全是自主、自律及自發的。

梅遜所提的「爲我」原則，就是建立在這自主、自發、自發的出發點上，對「我」而言，是認清自我，完成一個「理想的我」。依此引申開去，對人而言，就是如儒家所提出的：「推己及人」以及不要要求別人去做自己辦不到的事情。對事而言，是盡力而爲，求自己的心安理得，不以外界的毀譽得失爲準繩，亦即是「無爲而爲」。在修養方面，先從本身做起：誠意（不自欺），正心，修身，然後才能以身作則，對羣體產生影響：家齊、國治、天下平……。「爲我」的最高原則是自我奉獻及自我犧牲。而這些，完全是「我」的意志所作的理性選擇，外界一切，都不

足以動搖「我」的理想，無論現實的考驗如何嚴酷，「我」的理想仍能屹立不動地發出光輝。

如果我們對是非善惡的評價，決定於自我選擇而不以外界的評價為標準，那末，「我們的行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為我』，我們自己又如何正確評判呢？」梅遜認為「世界存在於『我』的知」，求知能使我們免於愚昧，能使我們辨認清楚是非善惡，幫助我們作獨立自主的判斷。

他說：「這就好比一個漆黑的暗夜，什麼也看不見；而『我』是一支蠟燭，知識便是『我』的光。在『我』的燭光所及之處，黑暗的帷幕被揭開了，隱藏的事物

呈現出來，這燭光所及的範圍，也就是『我』的世界。知識愈富，燭光愈強，『我』的世界也愈廣闊而清晰；知識淺陋，燭光暗弱，則『我』的世界自然也就狹小而朦朧了。」

我們感官所感覺到的一切是零碎，孤立，純生理的，憑着知覺把這些經驗協調，組織，使我們認知了我們所生存的世界。這中間的媒介是「名」，所謂「名」可說是人類所創造的一系列符號，最重要的就是語文方面的符號。我們把某一種植物稱為「花」，當我用聲音唸出「花」，或是寫出「花」這個字時，別人就瞭解我指的是那一種植物。我們再把花細分為菊花梅花及無數種

類的花，使這種花有別於其他的，花，麗雅的花的世界在我們眼中就變得井然有序。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語文符號的複雜，抽象及變化無窮，使我們不但能透過它們順利的認知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並能思考、傳達思想與經驗，人類的文明才得以延續及發揚光大。

儒家主張「誠意、正心、修身」之本就是「格物、致知」。知識是光，照亮了「我」的世界，無知就沒有遠見，甚而很難分辨是非善惡，人類的悲劇很多是起因於愚昧，所以梅遜說「無知即是罪惡」。古今的哲人們也不斷強調「知識就是道德」，「知識就是權力」。

知識指引着「我」走向

理想，而理想使知識適當地爲「我」所用。理想與知識是互爲因果的。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做到這點，大同世界也就不再是一種幻想。

不幸的是，在芸芸衆生之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實踐以上所說的一些原則，大多數人，不知而不能行就是不知亦不行。所以自古以來，這種提倡自主、自律、自由選擇的學說一直停留在「理想」的階段。而知識的極度擴張，在失去了理想的輔助之下，却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像另一派學者所說的：「知識產生罪惡。」

盧梭就認爲知識是有毒的，人類的知識越擴張，物質文明越發達，人類的精神將越趨墮落。老子主張「絕

學無憂」，「智慧出，有大僞」，「剖斗析衡，而民不爭」。他認爲最好是恢復「結繩而用之」的原始簡單生活方式。一位教育家也提出類似的主張：教育的普及，徒然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慾望，使他們無法再適應原來的生活方式。他舉例說：許多落後地區的人民，因爲接受了教育，知識隨之擴張，他們紛紛要求更好的生活方式，於是廢棄了農耕，不再從事較勞苦的工作。

而知識爲惡的另一現象是科學的發達隨着出現各種足以毀滅整個地球的武器，以及自然環境的極度污染。

所以盧梭讓他所寫的「愛彌兒」在自然中成長，自然把他教育成一個新生的人

。其實往深一層去看，老子、盧梭等也不是完全摒棄知識，他們只是認爲知識幫助人類擴展物質文明，而物質文明是一個無邊的陷阱。大多數人都是經不起誘惑的，所以那些迷失了自我的人，就變成需要外力的約束，才能阻止他們爲惡。如果人人能保全內心的天真，過一種簡單純樸的生活，仁、義、禮、法等也就不必要了。

從這派學說來看，我們就需要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如果大多數人都不能自律，自主，以完成自我理想的話，那末知識就變成助人爲惡的工具了。不幸的是事實上確是如此。

爲了這點，也許梅遜可以考慮爲這大多數人再寫一個續篇吧！

後讀「在存的我自」

• 華 牧 李 •

作者：梅 遜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一六七頁，定價三十五元

無意中在書店裏看到了一本梅遜先生新著的「自我的存在」，我原以為是一本

散文集，取了其中一篇的題目作為書名。因為我曾經讀過梅遜的另一本散文集「故鄉與童年」，流暢的文筆，揚溢着淡淡的哀愁，不談理論，不賣教條，只是表現作者自己的感情，我喜歡那本哀而不傷的書，所以抱着同樣的喜悅之情，買來了這本「自我的存在」。

首先讀到的是：結婚、懷孕、生孩子，描寫了醫生，又描寫護士，孕婦的慘叫，丈夫的焦急，最後孩子生

了下來，丈夫說了一聲「謝謝您啦，大夫。」第一節結束了。

我發現這不是一篇類似「故鄉與童年」的散文，也找不出構成一篇小說的要素。我不喜歡第一節，第二節給我的印象只是一堆天文數字。於是我翻到最後一節，希望從「後記」裏能找出這是一本什麼書，主題是什麼。我看書的習慣，是看不下去的時候，就想辦法找出主題，抓住重點，否則提不起興趣，讀不出頭緒。

「後記」上說：「起初，我只是對人生問題有一些零星的，片斷的雜感，想把他們寫出來。後來覺得問題之間有着互相牽連的關係，就計劃系列地寫成一本書。可是，思想醞釀起伏，慢慢形成一套體系，而終於成爲現在這個樣子了。」

既然這本書是作者的一套思想體系，於是我抱着求知的心理，耐着性子從頭再讀，當我讀完以後，才知道第一章只是用自然的演變，說明了生死觀念，在

這章的結尾上說：「怎樣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生活呢？我們又如何去追求『人生』的意義呢？這正是本書所要討論的中心課題。」

第二章進入了討論的中心，舉出了有「非洲之父」之稱的和平運動家，史得哲的一生事跡作為實例，說明有意義的生活，就是追求理想生活。作者說：「理想和慾望最大的區別是：慾望的目標是獲得，而理想的意義則在於追求。當慾望中的目標無法獲得時，便會失望；理想當然也有希望達成的目標，但是，它的意義却在追求的過程之中，至於得失成敗，那是並不重要的。」接着他又舉出西西弗斯的神話，不管一個人的理想是什麼，必須得追求下去。這正如伏爾泰所說的，「一個人必須得盡可能找事作，以便能生活下去，我年紀越大，越發現工作的需要，工作最終，將成為最大的快樂，並且代取了生活的各種幻想。」伏爾泰在這裏所謂的工作，就是追求理想。所以作者在這章的結尾上說：「人永遠需要有一個生活理想，只有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他才會感到生命的充實，生活的意義，也才可以從一般動物中超越，而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嚴格地依說，這本書的中心問題，應當是從第三章「爲我」開始的，作者給自己創造了一套「存在哲學」，也給「存在」下了一個明確的定意。

一本聖經，由於各人的解釋不同，而產生了許多基督教派，正像齊克果寫了一本「憂懼的意識」(The Concept of Dread)，由於各人的解釋不同，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存在主義」，混亂了二十世紀的思想，演變成了無處不存在的荒謬現在，甚至於出現了「存在酒館」，「存在理髮店」，但是什麼叫「存在」呢？因爲濫用的結果，沒有了「定」意。

「自我的存在」上，對「存在」的解釋是：「世界因『我』而存在，是存在於『我』的認知。因爲我知道海，這個世界上才有海；如果『我』不知道，那麼，在『我』的世界裏也就沒有海的存在。」

世界因『我』而存在，沒有我，就沒有世界；沒有我，就沒有存在；我是世界的重心，世界是屬於我的，爲了要開拓屬於我的世界，由第三章「自我」，產生了第四章「求知」。

「求知」的工具是記憶力，領悟力，聯想力，判斷力，「求知」的方法是「否定」。

梅遜的「否定」是刷新前人的記錄，爭取自我的進步，因為他說：「只有『否定』，才能使我們從事物現有的『名』中發現錯誤，而更正確地接近真實。只有『否定』，才能使我們從人類更上層樓，繼續進步。」

「自我的存在」，乍看是片斷的綱要，再看是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讀完以後，留下的印象是葉影扶疏，枝少幹細，一套從誕生開始，進而探討整個人生和求知問題的書，應當是由許多環接合而成的一條鍊，但是在這本書裏環太少，而列舉的實例太多，幾乎每一章都有一個甚至幾個實例，所以讀過「自我的存在」以後，會覺得明明白白，沒有打問號的地方，也沒有掩卷遐思的必要。從來沒有一本談思想的書寫得像「自我的存在」一樣詳細，也從來沒有一本談思想的書上有這麼多的實例，而這麼少的理論。

康德寫了一本「純粹性理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這是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就是康德本人也承認他的作品偉大，可是大部分人讀不懂，當別人抱怨這本書沒有列舉實例，而使讀者無法了解時，康德馬上回答說：實例會使他的書變得冗

長乏味，他不需要人人能讀懂，他的讀者對象只是有限的一些職業哲學家，這些人不需要看實例。就是這本書沒有實例的書，仍然厚達八百多頁。而「自我的存在」雖然列舉了許多實例，但是全書只有一百六十多頁，而字數尚未超過十萬。

哲學家都有些幽默，而最大的幽默是唯恐別人不能接受他的思想，可是他們却故意把作品寫得高深莫測，晦澀難懂，這似乎成了傳統的習慣。有許多偉大的作品，使一般讀者無法了解，結果却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原因是經過了職業哲學的批評與解釋，原著發生了種子的作用。

「自我的存在」是一本實例多，說理少的作品，也許職業哲學家覺得冗長繁瑣，但是一般讀者會覺得有趣，因為作者把他的思想說得太明白了。

本社新書：

王永慶著

談經營管理

每冊40元，函購八折優待，劃撥

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即寄



談氣度

伊 衛

在人類所能懷持的諸般美德中，氣度恐怕是我們最容易付之闕如的一種了。西方的聖人有見於此，因此提出「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裏衣也由他拿去。」以資補救。然而在我們凡夫俗子看來，讓人家任意地左右開弓，於自己不但是麻木不仁，而且適足以增長對方的氣餒，弄得姑息養奸而後已。因此多數人挨打之後，也只有攘臂舉拳，反作用過去了。

你在馬路上無意中踩了人家一脚，人家不由分說一拳打將過來，這時的是非曲直就大可研究了。如果是耶穌的學生，當然只有打落了牙齒和血吞；要是碰巧挨揍的是「好長劍」的子路，即使書上說他「聞過則喜」，然而根據他老師「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原則，事情就沒有那麼容易善了的吧？

子路的聞過則喜當然大有氣度。我有一個朋友，在人家竊竊私議他的壞話時，無意間闖了進來，人家打圓場說：

「正在講你的壞話，你就冒出來了。」

「不要緊、不要緊，你們儘管說去。」

「其實你也沒有多少壞話讓人家說。」

「不是這個意思。恐怕我的壞話太多了，你們說也說不完，既然說不完，你們盡量說又有什麼要緊？」
這些話，很有子路「聞過則喜」的味道。

韓信在論項羽與劉邦之勇悍仁強的時候，就會經批評項羽沒有氣度。其實項羽幾次放過劉邦，乃是大有氣度的人。「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也還是氣度的外現，只因爲戰將有功當封爵的，項羽不能捨得，倒把天下割捨掉了。劉邦在這方面，顯然比他高明多多。

史記淮陰侯列傳記韓信已經平定齊地，當下寫了封奏疏給被楚軍圍困於繁陽的劉邦，請求封爲假王。劉邦看了奏疏以後：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

張良、陳平看看苗頭不對，忙踢了他一脚，劉邦馬上醒悟過來，改口說：「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王爲？」

劉邦的氣度不僅此也。我們看項羽本紀記項羽被劉邦逼急了，特地造一個肉砧子，把劉邦的老爹放在砧板上，求劉邦決一死戰說：「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劉邦的答覆竟然是：「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

劉邦的氣度當然是假的。我們只要看他登上帝位之後，便大殺功臣就知道了。我引用這些故實，也只是說明氣度之不易罷了。項羽、劉邦已經如此，等而下之的，更不必談。

政治家如此，文人又如何呢？中國的文人向有「經不住批評」的美名，稍受批評便要惡口相向，流風所及，使得寫書評文評的人相率不敢說良心話。所謂「打開天窗說亮話」便是盡說漂亮話，漂亮話說盡，天窗就應

該關起來了，受評的人（常等於受捧的人）在享盡揄揚之餘，自然的飄飄欲仙。不幸而亮話裏面間雜三兩句醜話，對方也便如響斯應，攻訐謾罵都像流水似的滔滔濺濺出來。

我以為做爲一個文人，敏慧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氣度。其他的缺點，如學問不夠、邏輯不通都有藥救，唯獨氣度小乃是最糟糕的事。氣度小的人維護自己的既得事物，有如母親之維護自己的兒女——什麼都是好的，連錯誤也不放棄。因爲不放棄，自然擺出一種防範尋釁的態勢。反之，一個人要是身具停蓄不變，涵容一切的氣度，知道鹿是鹿、馬是馬，那麼很容易就把不對的部分撇開，難道非得把錯誤或缺點挑在自己身上，背一輩子，然後才舒服麼？

常見的、對付批評的態度只有兩種，一是反批過去，二是保持沉默（默認自己的闕失乎？沉默是最好的抗議乎？）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提及往自己臉上貼金的第三種作法：「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比較起來，陳琳（孔璋）還算是可愛的。

真正令人欽服的，還是於自己的不是處，承認自己的不是。在這方面，劉紹銘先生可以做我們多數人的模範。書評書目第九期亞青先生的「致何索書」，對於劉先生的譯文本來頗有挑剔，然而劉先生的覆信不但坦承自己的疏忽，謙稱自己的程度不夠，而且推介 Graham Greene 的書給亞青先生，要亞青先生也出來翻譯小說。這種雅量，是文壇上所難得見到的。

要說的是，當我們批評爭辯的時候，應該持有最起碼的氣度——面對是非對錯，不能無所爭，然而除非具有「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君子風度，相輕（就學問而相互勸諫攻錯）而不相傾，如果一味的意氣用事，十分的臉紅頸子粗，那麼，熱心的讀者也只有坐山觀虎鬪，鼓掌叫好而已。

雜談 藏書

先 孝 傳

私人藏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想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由於公立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到處都是；甚至連荒僻的小鎮也經常有活動圖書館（Book mobile）定期巡迴，要借書可說方便極了，根本不用買。在現代社會中似乎不再有好學但却苦在無書可讀的例子。第二是

由於出版事業之發達，每年新出的書籍林林總總，買不勝買；私人無論如何收集，終不免『九牛一毛』之歎，談不上藏書。根據現代的定義，「藏書」至少得數十萬冊，而稍有名氣的圖書館，藏書輒以百萬冊為單位。古時所謂「擁書數萬卷，蕭然若寒素」那種高士之風，在今天也無從做人了。不用說區區數萬卷，便是牧齋老人（錢謙益）那「書則云富」的絳雲樓，當日一炬，被認為是江左文物的一大劫；但若以二十世紀的標準而言，一樓之書被毀於火，僅能算是個人的損失；若再有保險的話，這損失則更是微乎其微的了。

古代書籍稀少，價值昂貴，在手抄本時代情況更其如此。英國詩人喬塞（Chaucer）所作「坎特貝爾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那位牛津大學學生便是一個例子；他夢寐以求的床頭能有一套二十卷的亞里斯多德全集。據估計這麼一套書在當時的行情相當於兩三幢房產，當然不是一個窮學生買得起的。比較之下，今日的書價是太便宜了。雖然在逛大書店時常不免被琳瑯滿目的書籍所迷，恨不能腰纏十萬貫，買盡自己醉心的典籍，但一般說來，很少

有人真正買不起幾部渴望已久的書。問題是買書並不等於藏書：後者是一件雅事，非積年累月，多方物色不可，絕不是單有錢便行。擁資鉅萬的私人或學校雖可在倉卒間痛購大批書籍，但這只是「買書」而已，談不上「藏書」，正像清季那批附庸風雅的鹽商喜歡購買字畫一樣，常不免鬧些笑話。我認識的一位祖國同胞在美國做股票生意，三四年前發了一筆財，決心購置一批「文學」書。結果除參加各式各樣的書社（Book Club）買得一些通俗而流行的作品外，花了不少錢弄到手的只是好幾部百科全書和一些「名人」回憶錄而已。更有趣的是美國南方某大學（姑隱其名）向無藉藉之名，近年來忽然野心勃勃，想變成第一流學府。好在油礦等的收入極其可觀，別的沒有，有的是錢；於是大批大批買書。新出版物固無論矣，重點更在「古本」、「善本」、「孤本」、「手稿」等之上。聽說不僅買了不少膺品，而且甚至買了些膺品的膺品！這兩個例子可以說明藏書不是暴發戶之流所能辦到的。真正懂得藏書的人知道耐心和眼力二者甚至比金錢更重要。藏書是一輩子的事，如一九六七年逝世的美國現代文學權威霍夫曼教授（Frederick

J. Hoffman），學生經營留下了兩萬餘冊藏書，全屬廿世紀比較文學作品，都是精心收集的結東。中國以前講究「書香世家」，這一名詞雖不免門閥之嫌，但也正說明了藏書往往有賴於好幾代的努力，如「陶庵夢憶」作者張岱家中三世積書三萬餘卷者是。當然，藏書最重要的因素還不是時間，而是血汗——唯有辛苦經營、付出代價得來的書籍方有意義。明末葉小鸞所謂「經營湘帙成千幅，辛苦鶯花滿一庭」最能表現收藏家的特色。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吉辛（George Gissing）也常說他每一本藏書各有其不同的氣味；每當他一聞到這氣味，會惡到他得到這本書時所有過的辛酸的或愉快的經歷。像他這種人方真正懂得藏書。

然而辛苦得來的書籍一旦失去，將使人愈感不堪。先嚴一生藏書甚夥，不幸因烽火頻仍，輾轉遷徙，鑄民國圖書館和夢琴樓的藏書多付之東流——損失最慘的一次是勝利前一大批善本書寄存在贛南一家印刷所後樓上被日寇燃燒彈全部焚去。其後又遭內亂，及至倉皇來臺時祇帶得一方鐫有「夢琴樓珍藏書」六字的圖章，但稱得起「珍藏」的書籍已沒有幾部了。我出

國時所攜不過一冊莎士比亞，一冊我所愛的「八家四六文註」而已。十年來陸續續續收集了四千餘冊，幾乎全是英文書和法文書；中文典籍極少，更談不上版本——比較可貴的還是從家裏寄來的那冊康熙六年刊印的「梅村詩鈔」。我雖想在一兩年之內返國，把家裏贖下來的那點藏書和先君的手稿料理一下，但無意於重整夢琴樓，因為私人藏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本文用「夢琴樓隨筆」為副題，旨在紀念我生命中那段已逝的年代。它離我似乎已經非常遙遠，留下的祇是一抹淡淡的哀愁和幾點零星的記憶——記得父親往往在星期天出動全家去晒書；我依稀還可感到那午後溫暖的陽光以及濃烈的樟腦氣味……

既無意於藏書，買書的樂趣自然也相當有限。我沒有為「藏」書而設法買過書；手頭這幾千冊主要是因教書而收集的，以供不時參考之需，只有少數購自舊書店。逛舊書店是我的嗜好之一，目的並不在立意搜尋某一作品，而在瀏覽中希望能偶然發現一兩部不尋常的典籍。如此則既無窮搜之苦，而有易得之樂。九年前我在麵迪生城保羅舊書店中很高興買到了一套巴爾札全集，是十九世紀精印版，每一冊扉頁上均

有以前的主人親筆簽名·「A. S. Maltz, Decatur, Ill./Apr. 12, 1907.」看來這套書曾飽歷滄桑，這位簽名的毛茲先生大約不是第一位收藏它的人；它也不知是何時落入書商之手。也許是因為收藏者死後子孫不肖，把它賤賣掉的，像清末民初江南有位書香世家的子弟，因家道中落，又染上了吸大煙的惡癖，於是把家裏的藏書全部賤賣。為了顯及世家『體面』，珍本書不肯『賣』給書店或藏家，而是當舊報紙似的在後門口一斤一斤地讓給收購破銅爛鐵和廢紙的小販。記得當年父親每一提及這件舊聞，便不勝扼腕之至。但這一個例子恰可證明私人藏書之徒勞無益——若不毀於兵燹烽火，則往往被後人糟塌掉。

藏書的人不一定讀書，所愛往往不是知識而是財產。真正想讀書的人在今天大可「皓首窮經」於規模宏大的公立圖書館中。所以我認為私人藏書不必多，祇要有用。最理想的是有一間雅靜寬敞的書室，十來架自己心愛或必需的書籍；不求海內孤本，但求可供時時消遣或參考之用。我讀過不少有關理想的書室之描寫，最令人神往的是小品文作家吳從先所寫的一段：

「齋欲深，檻欲曲，樹欲疏，蘿辟欲青垂。几席、欄干、窗竇欲淨澈如秋水。榻上欲有煙雲氣。墨池、筆牀欲時泛花香。讀書得此護持，萬卷盡生歡喜。嫦娥仙洞，不足羨矣！」

這是何等可羨的願望！遺憾的是塵世間有幾人能享此福？清寒的士子何敢夢想這種環境？但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及：一間書室若能在琳瑯滿目的書籍外更有一點兒樹蔭的話，自然也會有其幽深的韻味。而這一點似乎並不難求。

（轉載自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海外專欄）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林柏燕編

■現代出版事業發達，在報紙雜誌登出來的小說很多，年度小說把一年當中最好的幾篇收集起來，取得每一位作者的同意，然後印成一本書，使您讀到全年短篇小說創作的精華。

■年度小說從五十七年開始，每年一冊，「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是第六冊，計收李喬、舒暢、王默人、朱西寧、孟瑤、許家石、黃春明、王鼎鈞、黃菊、司徒門、江彤晞、倪亭、陳冷、張系國等十四家作品。

■年度小說選由六位年輕人合作輪流編選，他們的名字是大山、林青、林柏燕、思兼、鄭明嫻、隱地。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每冊特價五十元，預約三十八元，三月二十日截止，同日出書。請將書款存入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即寄。



序次劃筆名姓依後先列排



李牧華

李牧華，原名李實，甘肅清水人，民國十三年生。中學畢業。擔任過出版社發行人，目前專事寫作。從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寫作。

李牧華出生在西北的一個偏僻小農村，讀過五年私塾，然後去縣城讀小學和中學。抗戰時期進入空軍，學習氣象，曾到邊疆的一所氣象臺工作。據他自己的回憶，這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每天喝奶茶，吃牛羊肉，在風吹草低見牛羊的世界裏，讀讀古文，唸唸唐詩三百首，有時在維吾爾人的帷篷裏過夜，有時騎着馬在荒野裏奔馳。他曾把這些回憶，寫了一篇中篇小說，即「原野情慾」。

抗戰勝利後，他到過北平、天津、西安等地；從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學習寫作，曾用白牧、華、谷雨等筆名，發表過一百餘篇的散文和小說。他的興趣非常廣泛，既從事小說創作，又擅長翻譯，對於各種工具書也很重視，尤其是美術方面，如：「漫畫與素描」、「美容手冊」等，都曾編寫過。

李牧華之所以會經營出版事業，主要是不滿一般出版商的所作所爲。他的書曾經遭到出版商擅改書名，並且印了大紅大綠的封面，爲此他痛心疾首，乃毅然自創出版社。他認爲，以降低格調去爭取讀者或觀衆，往往會失去他們；能爭取讀者的，反而是那些格調高而又能雅俗共賞的作品。

他出的第一本書，封面是一襲青衫，洗得乾乾淨淨，也許不能討好一些讀者，但他覺得非常滿意。他最初的計劃是，每月出一本書，於是順利地出版十一冊書，有的重印了四、五版，有的也會滯銷，但大致上還可以維持。後來因發行不適當的關係，使許多書失去了再版的機會，漸漸不堪負荷。

他從事出版有一定的原則，絕不因爲圖利而違背自己的理想。在他的出版社漸呈虧損的現象時，有些朋友勸他印參考書和兒童讀物，因爲這類書必定大有可爲。他認爲這不是出版家的行爲，而十足是個出版商，且距離當初創社的旨趣太遠，乃被迫結束出版社。

他覺得寫作與出版並不衝突，雖然自己的出版社沒有成功，他依然勸朋友自辦出版社。只要能適度地分配時間，一方面寫自己的作品，一方面出自己喜愛的書，既可發揮個人的理想，又可避免出版商的剝削，這是作家的幸運。他認爲臺灣的出版事業是有前途的，他呼籲出版家不要一味追求熱門的書籍，使我們的讀者能正確地獲得自己理想的書。



林海音

林海音，臺灣苗栗人，民國七年出生。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畢業。曾任記者、編輯、圖書館館員。現任純文學出版社發行人。

從民國二十六年開始寫作。

林海音的原籍是臺灣苗栗人，却出生於日本大阪，三歲時返臺灣，五歲又隨父母到北平，從此便在北平受教育以至長大。她學的是新聞，卅七年回臺灣後，做過國語日報編輯，聯合副刊主編，臺灣省教育廳兒童讀物小組編輯。

她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女性，工作能力很強，她能够一方面從事採訪和編輯的工作，一方面又能專心寫作，這兩方面都做得相當出色。她的小說往往以家庭為背景，包括小孩、女人、婚姻的描寫，由於她平日細心的觀察，對於各種瑣碎的情節，能够準確地表達出來，她的文字鞭辟入裏，主要是因為她以自己的生活化為作品。她寫小說，也寫兒童讀物，把博大的愛奉獻給人間，因她信奉的是夏濟安先生說過的一句話：「小說家應有廣大的同情。」

民國五十六年她創辦了純文學月刊和純文學出版社。前者是繼承「文學雜誌」以來的風格，把許多好作家的好文章介紹給讀者；後者是以維護作家的版權為著，向讀者推介了許多好書。

「純文學」維持了五年餘的時間，從創辦之初到結束時，林海音不斷要求提高這份刊物的水準，在當代的文壇佔有相當大的份量，尤其對年輕一代的作家影響很大；正因為水準很高，因此真正賞識此刊的讀者並不廣泛，終使「純文學」早夭，殊屬可惜。

純文學出版社的命運就比較樂觀了，她對書籍的選擇非常嚴謹，又能够保護作家的權益，比起一些藉翻印、盜印、強迫出書起家的出版社，實有天壤之別。有些出版商為了逃避版稅，總是在版權頁上不印出版年月和版數，既可矇騙讀者偽稱新書，又可剝削作家的心血；純文學出版社則真正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印的書籍很乾淨大方，頗受讀者的歡迎。許多成名的作家都以在純文學出書為榮，林海音可稱得上是一位成功的女出版家。

她曾和兩個女兒合編一冊「中國豆腐」，把有關豆腐的歷史、趣聞、吃法等文章收集在一起，這本書自成一格，成為出版界的佳話。由此書更可進一步瞭解，林海音在家裏是一位善於烹調的賢妻良母。誰謂女性只能

主內？林海音既能持家，又能治事，可謂是女中之豪傑。



林佛兒

林佛兒，筆名林白，臺灣臺南縣人，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日
生。小學畢業，曾擔任工友、記者、編輯、經理等，現任林白出
版社發行人。從民國四十七年開始寫作。

民國三十年冬天，林佛兒出生於臺南濱海的一個小村落——佳里興。他是雙胞胎中的弟弟，他的哥哥早夭。父親是接受日本教育的，曾到過日本及上海，光復後組織劇團（話劇），在臺灣各地巡迴演出，過着充滿悲劇性的生涯，民國四十年民間傳誦一時的「廖添丁」及後來的「胡劍榮」二劇，都是由他父親編導的。

他從小就被祖母撫養長大，在林佛兒的世界中，最偉大的人物便是他的祖母，他說：「叔叔及姑母也曾盡了不少力，只有父母親却沒有盡到他們應付的責任。」因此，他童年時期的日子是很黯淡的，十四歲國校畢業時，就到臺南去當印刷學徒，開始他艱苦的生涯。

十七歲時，林佛兒逐漸成熟，體會到知識的重要性；不過那個時候，臺南並沒有補習班，也沒有夜校，他在朋友的鼓勵之下，便隻身到臺北奮鬥。最先是做運送牛乳的工作，十八歲到救國團總部擔任工友，夜間就在青年服務社補習英文，後來又學習法文，並且學建築繪圖與攝影。少年時代的林佛兒充滿了抱負，他希望有一天能夠出人頭地。民國五十年，曾入新儒書院就讀，僅一年多，因為覺得沒有什麼意義，便半途而廢。

退伍後，他先後在皇冠及王子雜誌社做過事情。五十六年自組林白打字印刷公司，擔任經理，五十七年成

立出版社，出版一套「河馬文庫」。五十八年結婚，進入他創業的奠基階段。

由於早年的苦楚，養成他刻苦耐勞的精神。在他擔任學徒工友的時期，便嘗試藉用文學的形式，來表達他的理想和人生觀，他寫過詩、散文和小說，都是他積極介入人生的表現。雖然生活的擔子帶給他許多壓力，但他總是逆來順受，嚼之彌甘，看他早期的詩集「芒果園」，便是他讚美生活、歌頌生命的一個例證。他的詩集後記雖然說：「童年是從飲泣中長大的。」他從未將內心的痛苦吐露出來，默默將苦痛化成意志。

林白出版社成立已屆五年，他的事業漸趨穩固下來，六十二年春節，他曾舉辦一次成功的全國書展，頗受好評。目前，林白出版的書籍大致偏於翻譯的書籍，選出了幾冊暢銷書。讀者很希望他能够再發現好書，介紹好書到我們的讀書界，提高國內的知識水準。



姚宜瑛

姚宜瑛，江蘇省人，民國十六年九月五日出生，上海法學院新聞系畢業，曾任台北掃蕩報記者，中國文選主編，現任大地出版社發行人。從民國五十五年開始寫作。

民國六十一年，臺灣出版界出現了一家令人注目的出版社，即大地出版社。它的誕生，為臺灣的知識份子帶來新興的氣息，它的目標是以出版好書為榮，從它出版書籍的命名——「萬卷文庫」，不難看出它的抱負。這家出版社的主持者便是姚宜瑛女士。

她生長在江南，童年的幸福生活，爲她的人生帶來樂觀進取的信心，由於受母親的薰陶，養成她寬宏大量的心胸，待人處事極富母性，她把自己所獲得的快樂融入自己的作品裏，使人生充滿希望和理想。她在抗戰中長大，曾參加過青年遠征軍二〇八師。因在學校時讀新聞，到臺灣便進入報社，她說：「我很懷念跑新聞的一段時光，懷念那一段每天在『朝風』咖啡室『亂蓋』的同業，像一羣在天空裏飛翔的鳥。『朝風』在中山堂前面，早就不見了。」

她的生活是多采多姿的。結婚後，便在家裏種花，與孩子相處；她覺得種花是接近上帝的工作，而孩子便是天使，因此非常熱愛花與孩子，過着恬靜溫馨的家居。她在五十五年才開始寫作，兩年後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煙」，五十八年出版長篇小說「明天的陽光」，並主編「中國文選」，在這期間也編輯一冊「當代女作家小說選集」，編務到六十年始告結束。緊接着，六十一年二月，大地出版社便誕生了。

女作家艾雯曾說姚宜瑛不是在印書，而是在種書。這句話是不錯的，因她把種花的時間移來種書；一顆種子到泥土裏萌芽，一篇文章從鉛字變成一本書，成長的過程是相同的，耕耘時雖辛苦，但享受花開時的喜悅却是無比的。「大地」這個名字的由來，不無原因，她期望大地能孕育千萬顆種子，開千萬朵花。

她目前最大的希望，便是找回自己的時間，從事小說的寫作。每當深夜，她喜歡在巷子裏沉思散步，構思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但忙碌的出版生活，往往使她不能坐下來創作。她覺得犧牲個人事小，對於正在萌芽的出版事業，不能不付出最大的關注。

她在抗戰時，讀過粗劣草紙印的書籍，那是因爲經濟環境的艱苦使然。現在，臺灣的物質生活已大爲改善，出版社應該在書籍的紙張、印刷、裝訂方面，嚴加注意。一個民族的好壞，一個文化的尊嚴，可以從書籍的出版來判定，大地出版社的目標，便是以出版好書自我期許，所謂「好書」，便是注意書的內在美與外在美。



梅遜

梅遜，原名楊品純，江蘇興化人，民國十四年五月二日出生。曾任文藝創作、自由青年編輯，現任大江出版社發行人，並主持巨流圖書公司。從民國卅八年開始寫作。

他從小就喜愛聽大人講故事，常常逼得大人窮於應付，這是他天生的求知慾非常強烈。到了大約九歲時，爲了求此一滿足，自己就主動去找書來看，大多是兒童故事之類的書籍；約十四、五歲時，閱讀的範圍漸漸擴及文藝方面，養成了他對文學的興趣。從「故鄉與童年」這本書，可以了解幼年時代對他一生的影響，他的氣質和個性，都是在家鄉孕育出來的。到臺灣以後，因文學的興趣特濃，開始從事寫作。

他對散文的欣賞，獨闢一家，往往能就一篇文章的分析，便可瞭解某一作家的創作技巧，從而論斷其得失，這種「見微知著」的批評方法，可從他的兩冊「散文欣賞」略知一二。除了對文藝有所專長之外，他對中國文字的結構也有獨到的研究，民國四十六年秋天，自創一種「字基檢字法」，並編成「梅遜字典」。一位沒有經過任何學術訓練的人，能够因自己的研究心得，獲得如此的成績，確是令人佩服。他的字典於民國五十二年春天出版，目前，他繼續把這項研究基礎擴大，從事對國字的科學整理研究工作，他希望有助於國人對中國文字有一深入而系統的認識。

他自己認爲：「我對寫作並沒有野心，只不過是興趣而已。人活着，總得找點自己有興趣的事情做做，才不會太無聊。」

他爲了出版「梅遜字典」，才登記成立大江出版社。他希望能够出一點正派而有益的好書，不過由於經濟

條件不允許，而且好書不一定好銷，所以大江出版社大約只能維持而已，他自己覺得這不算出版事業。他奉勸寫作的朋友，如果要在寫作方面有野心的話，最好集中心力去寫作，不要因出版的事務而就誤了「正業」。雖如此，梅遜在主持出版社之餘，寫作依然不曾中輟，「自我的存在」便是他經過長久的思考之後，所獲得的一冊頗富哲理的書籍。

他的出版社敢出「冷門書」，以「鍾理和短篇小說集」為例，當初出版預約時，全省只有兩人來訂閱；可是，經過時間的考驗，目前鍾理和的作品逐漸受人注意，並且形成研究的風氣，這冊書已受到各方爭相傳閱，這又是誰能預料的呢？梅遜的性格，穩重和紮實，表現在寫作和出版兩方面，便是最好的證明。

殷穎



殷穎，山東省膠縣人，民國十九年六月廿四日生。費城信義神學院畢業，賓州大學及雪爾求斯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現任「道聲出版社」社長、「基督教論壇報」社長、及「聯合圖書供應中心」監督。從初中時代開始寫作。

由一位田園散文家變成一位出版家，對酷愛文學的殷穎來說是十分不甘心的；有二十多年寫作經驗的他，正式成爲一位田園散文家却還是七、八年以前的事，那時他在「中副」發表了頗具詩意與哲學意味的雋永散文，這些文章後來都收成散文集「歸回田園」。嗣後，他赴美進修大眾傳播學，歸國後便主持「道聲出版社」迄今，社址分設港臺兩地，爲了兩處奔波，他的時間幾乎被剝奪，似乎不可能再寫作了。不過，他常抽空提筆寫



楊青矗

楊青矗，原名楊和雄，臺灣臺南人，民國廿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高中畢業。曾任事務員、編輯、裁縫師等。現營服裝業，並擔任文皇出版社的發行人。從民國五十二年開始寫作。

以「在室男」這篇小說而受文壇注視的楊青矗，生長在臺南縣農村，祖先世代務農，十二歲時學家遷住高

下自己的心得和觀感，漸漸累積成篇，準備在今年春天出版他的第二冊散文集「秋天·落葉」。

殷穎提起他對文學的愛好和寫作的興趣，不能不歸功於他的一位啓蒙老師張子謙老先生，張氏是一位飽學的老秀才，對新文學的提倡也不遺餘力。當時他教小學六年級的國語與作文，在寒假中設特別班教學生古詩文，殷穎那時候便對文學着了迷，他的作文頗得張老師的賞識，這般時期爲他日後的寫作奠下了根基。

提到中國目前的出版事業，殷穎非常感慨地表示，他所以投身出版界，實在是不得已的。他說：「目前臺灣的出版業雖然很蓬勃，但實質上却很差，有待改善的地方太多了。」殷穎最痛恨把出版物當做消費品看待，他認爲牙膏、肥皂、衛生紙用過便丟掉了，而書是永存的，文章千古事，印一本書如何可以用這種態度去對待？殷穎爲了提高臺灣的出版水準，所以由前年開始創辦「道聲出版社」，發行「百合文庫」，目前這套書已印出了十八冊，每冊的印刷都相當精美，非常受讀者的歡迎，引來許多的稱譽。他計劃將「百合文庫」送到西德去參加今年的國際圖書展覽，目的便是要爲中國的出版界出一口氣。

殷穎的寫作有他的理想，他的出版事業也有一定的目標，對於正在萌芽的中國出版界來說是很可貴的，相信憑着他的毅力和努力，當可爲出版界開放出一朵奇葩，像百合那樣。

雄。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因此經營過很多事業，常常在閒暇之餘，從事小說的創作。每天早晨五時起床讀書或寫作，八點開始一天的工作，直到夜晚十二點。他把握住每一分秒，等車、坐車時，便是他看書的時間。

他的小說充滿了鄉土性和社會性，主要是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他出身於農家，他常回鄉探望務農的親友，每次都使他產生想為他們寫小說的衝動；另一是他嘗試體驗過各種行業，生活在他四周的人物往往進入他的小說。他的作品特色便是描寫小人物處於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之間的情境，由於臺灣近年來工業發展，經濟起飛，農村青年厭惡種田，一窩蜂往城裏湧入，使農村的人力減少，所以在他的小說中，一方面可以看出鄉下老年人的暮氣，一方面又可看出城市青年人的徬徨，他的小說足以做為當前臺灣社會過渡階段的見證。

正因他親身經驗各階層的生活，小說中的人物總是栩栩如生；「在室男」便是以裁縫學徒為主要人物，而楊青矗就曾對男女服裝下過功夫研究過，也編寫過服裝剪裁的書。為了創作一篇小說，也會到工廠去打工，如「工等五等」這篇小說，是以親睹親聞的事實做為背景的。在臺灣的文壇裏，似乎很難找到一位像這樣艱苦的作家。

他的小說和生活深深結合在一起，他說：「我認為作家應肩負人類的苦痛，反映現在，使人類的生活改進得更舒適些。我最討厭一心一意想留給後代而寫的作品，後代有後代的生活方式，由後代人去寫，當代作家應負起為當代人代言的使命。」這段真摯而熱情的創作觀，可以說是他的作品的寫照。

目前，他擔任「文皇出版社」的發行人，有意為臺灣的出版界介紹好作品，不過，與其說他在經營出版事業，不如說他是在體驗出版業的生活，為了事業，已佔據他許多寫作的時間，他是非常不情願的。不久，我們說不定也會看到他以出版業的內幕為題材，寫出一篇動人的小說。現在，他的寫作方向是寫出以「心癌」為主題的一系列作品，在裏面所描述的是你，是我，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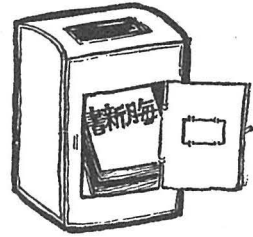
書目

作者	書名	類別	出版社	出版年月	定價	開本	頁數	已印數	存書	備註
李牧華	山城之戀	創作小說	新新文藝	四四、三	五	卅二	九二	二	無	
李牧華	夢幻曲	創作小說	新新文藝	四七、三	十	卅二	一六〇	一	無	
李牧華	街燈	創作小說	皇冠出版社	五三、十	十二	卅二	三六四	一		
李牧華	她的畫像	創作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三、十	十五	卅二	三八六	二	有	
李牧華	佳期	創作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四、九	十二	卅二	三一六	二	有	
李牧華	黑色鬱金香	翻譯小說	華美出版社	五六、九	十五	卅二	一五二	五	有	
李牧華	豪華客	雜文集	大江出版社	五六、九	十五	卅二	二〇一	一	無	
李牧華	葉綠花紅	創作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七、二	十二	卅二	四二四	二	有	
李牧華	少年維持之煩惱	翻譯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七、二	十二	卅二	二四二	一	有	
李牧華	茵夢湖	翻譯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七、二	五	卅二	八六	一	有	
李牧華	漫畫與素描	工具書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七、四	七十	十六	一八〇	二	有	
李牧華	英文手冊	工具書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七、四	十五	五十	八〇〇	二	有	
李牧華	描畫與素描	工具書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七、七	五十	十六	一八二	二	有	
李牧華	大希望	翻譯小說	華美出版社	五七、八	十八	四十	二一九	二	有	
李牧華	情感	創作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七、八	十二	卅二	三三二	二	有	
李牧華	羅拉杜妮	翻譯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七、九	十二	卅二	一五一	一	有	

註

李牧華	初戀	翻譯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七、九	十二	卅二	一七八	一	有
李牧華	林肯傳	翻譯小說	華美出版社	五七、十	十五	四十	二二五	二	有
李牧華	有情芳草無情天	創作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八、一	十五	卅二	三四三	二	有
李牧華	三劍客	翻譯小說	華美出版社	五八、二	十五	四十	一五一	一	無
李牧華	浮華世界	翻譯小說	華美出版社	五八、六	十五	四十	一八六	一	無
李牧華	情意綿綿	創作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八、八	十二	卅二	二九四	二	無
李牧華	藍天使	翻譯小說	世界文物供 應社	五八、十	十五	卅二	一七八	一	無
李牧華	麗君與我	創作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九、五	二十	卅二	三一〇	二	有
李牧華	夢迴	創作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五九、六	二十	卅二	三一四	二	有
李牧華	英文中譯法	工具書	華美出版社	五九、十	十五	卅二	五〇二	一	有
李牧華	莎岡小說集	翻譯小說	華美出版社	六〇、四	三十六	卅二	五二〇	四	無
李牧華	基度山恩仇記	翻譯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	六一、五	七十	廿四	一一〇七	一	有
李牧華	美容手冊	工具書	世界文物供 應社	六二、三	二十	卅二	二五〇	三	有
林佛兒	芒果園	詩	中國詩友社	五十、十一	十	卅二	三八	一	無
林佛兒	南方的菓樹園	散文	皇冠出版社	五五、六	二五	卅二	二一七	二	有
林佛兒	腳印	散文	林白出版社			四十		一	有
林佛兒	無聲的笛子	短篇小說	商務印書館	五六、十一	十二	四十	一六六	二	有
林佛兒	夜晚的鹽水鎮	短篇小說	水牛出版社	五七、六	二十	四十	一九二	三	有

二版由林白出版社發行



一月新書

黃淑惠

書局・出版社	書名	作者(譯)者	劃撥帳號	定價	開本	頁數
三民書局	莊子讀本	黃錦鉉	九九九八	四〇	二五	三八二
作者自印	科學遠征記——人類登月紀實	劉紹基	一〇一五六一	六〇	二五	四二六
雄獅出版社	名畫世界	何政廣	一〇一〇三七	八〇	二〇	二〇
雄獅出版社	近代素描與版畫	薩克斯	一〇一〇三七	五〇	二五	二四〇
雄獅出版社	商業設計入門	何耀宗	一〇一〇三七	一二〇	二五	二八六
雄獅出版社	天才之悲劇	賴傳鑑	一〇一〇三七	七〇	二五	二二二
雄獅出版社	唐伯虎畫集	何政廣	一〇一〇三七	一八〇	二〇	一八〇
雄獅出版社	花鳥小品	何恭上	一〇一〇三七	六〇	二五	一三六
大行出版社	十萬個爲什麼	唐大可	一〇一〇三七	二五	三二	一七〇
大方出版社	科學新知集粹			三〇	三二	二九二

大方出版社	喜愛的散文百篇	謝冰瑩	三一	一五八
益羣書局	文藝復興時代思想家	馮作民	三三	二八四
益羣書局	陽春白雪	張惠信	二五	二一四
益羣書局	謎樣的世界	林達中	二五	一九八
國貨出版社	世界各大企業成功秘訣	本社	三〇	一九八
國貨出版社	日本各大企業競爭手段	本社	二五	一二五
將軍出版社	美與理性	凌晨	二六	一六四
將軍出版社	跳躍在螢光幕上	宋晶宜	二八	一九六
將軍出版社	季辛吉——一位超級德國佬的崛起	陳粹民	三〇	二〇〇
將軍出版社	包可華狂想錄	陳正風	三〇	一八〇
將軍出版社	預言的奧秘——女預言家蒂克森的	王日隆	三〇	二〇〇
杏文出版社	內科病案討論(一)	謝博生	一六〇	六〇〇
河洛出版社	佛學概論	蔣維喬	六〇	二五
河洛出版社	楊仁山居士遺著	楊仁山	二五〇	二五
河洛出版社	佛學要選	志航法師	一五〇	二五
河洛出版社	佛學講義	高觀如	二〇〇	二五
河洛出版社	印度哲學史略	湯錫予	七〇	二五
文皇出版社	股票心理作戰	葉松齡	二二	三二
文皇出版社	心癌	楊青矗	二五	一七六

故事

文皇出版社 人心透視
 文皇出版社 感情分析
 書評書目社 談經營管理

十二月新書補遺

華聯出版社 電子電路裝置
 華聯出版社 電子電路設計
 華聯出版社 電子電路實驗
 王家出版社 圍棋段級測驗(一)(二)
 王家出版社 鴿子飼育法
 王家出版社 益栽
 王家出版社 綠窗小語
 學術出版社 我國經建必須全盤檢討重定計劃
 學術出版社 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
 學術出版社 胡秋原演講集
 黎明公司 山窩裏的人
 黎明公司 若春選集
 黎明公司 話本與小說

鍾龍 四一七〇七 二二二 三三一 一五七
 江上 四一七〇七 二二二 三三一 一三六
 王永慶 一九二七四 四〇〇 三三一 三〇一

馮永森 三七六五 二二四 三三一 一〇九
 馮永森 三七六五 二二二 三三一 一〇七
 馮永森 三七六五 二二二 三三一 一〇七
 張續儒編譯 三一八一七 二二二 三三一 二〇七
 陳昭良編著 三一八一七 三〇〇 三三一 二二二
 陸南莉譯 三一八一七 三五五 三三一 一七一
 徐芬編 三一八一七 一五五 三三一 二〇〇
 胡秋原 四八七六 一九一 二二五 七六
 胡秋原 四八七六 八十八 二二五 二二七
 胡秋原 四八七六 九五 二二五 二二七
 郭兀 一八〇六一 二二五 四〇〇 二七四
 若春 一八〇六一 二二五 四〇〇 二二六
 潘壽康 一八〇六一 二〇〇 三二二 〇九八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評

林柏燕

「長門賦」(許家石)

本篇以司馬相如之「長門賦」為題，作者或有其寓意。(許家石作品，發表於人間副刊。)長門賦本為陳皇后失寵，別在長門宮而作。以今日視之，則為蒼白之宮庭文學。全篇無非「懸明月以自照」，「頹思而就牀」的自憐，加上垂淚、流涕、增欷、枯槁，最後是「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充滿了一個宮中女性，失寵見棄後的呻吟與自嘆。

許家石的長門賦，其背景不在丹墀宮牆，却同是愛情受挫後的呻吟，以及諸多批判；不像陳皇后那樣單方面的思君而「不敢忘」。本篇的結構，乍讀似乎一步一吟，散漫無章，細讀却是步伐分明，層次井然。從「不要的斗篷，扔到臉上」以象徵「失望的愛情，正在繁殖」，以至發現對方有孕，又漫不經心地讓她失去孩子，終迄男主角對失去的骨肉莫名的懷念。這是三個斬截的段落。

本篇重點，似刻劃今日知識青年，在「衆多理由」與怯懦本身的掩護，以及在自己愛情行情看漲的易得優勢之下，對真正愛情的缺乏認識、珍惜及責任意識。是以本為「色狼」之質，却也能彬彬偽文，對愛情、婚姻、生命與死亡加以高談闊論。

但本篇的風格氣氛，並非有任何嘲諷。其筆觸一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之哀婉，在哀婉中，給人一種愛情被糟蹋後的淒惻。而由此淒惻觀之，本篇的戈矛，指向男性，也至為顯明。因此，不惜以「齷齪的棉被」來刻薄形容，不惜坦白自認「我是混蛋」。在女方來說，正如女主角所說：「你是飲食男女，我不是」，因為「

片斷的享受」過後，其痛苦的代價，畢竟要由女方承受得多；而她只是「飄浮的小菊花，淡淡的」，一個純真而對愛情分外珍視的少女。

在這個純真的少女周圍。比較之下，有「下流的機會主義者」段曉鈴，「胸脯大得可以拿去冬令救濟」的俞美麗，自炫「用牛奶洗滌」的岳秀瑩，以及「一雙美腿可以拿去銀行抵押」的葉娟娟。由此，作者的筆鋒迴轉，用以襯托少女的純真。一方面，在男主角愛情行情如此看漲，如此左右逢源之下，不免暈頭轉向地，竟而自認「愛上對方的靈魂是最壞的習慣」，剩下來的當然只有俞美麗她們的胸脯與大腿。這正如帝王在「宮女三千」之下，一種眼花撩亂的隨取隨捨。

本篇男主角沒有碰到聘金要二、三十萬的女性，讓他的行情硬是漲不起來，這是相當遺憾的事。「飄浮的小菊花，淡淡的」，當然不够刺激，而段曉鈴、俞美麗這些女孩的靈魂，又經不起太多的挖掘；但這也還不是這位男主角如此飄忽的真正「理由」。大致上說，男女青年當面臨婚嫁時，雙方常會有一種委曲感，總覺得好的還在後頭，而等到「過盡千帆皆不是」之後，剩下來的當然只是汪洋一片。

其實，天下事常常在「沒有以後，才叫人感動」。是以本篇在結束時，對女主角風中孑然孤冷的情影，依依不已；對那失去的孩子，也歉疚難忘。至此，全文才前後呼應起來：前段海明威的愛情與死亡，畢竟是毫不神秘的冷酷與痛苦。本篇有很好的氣氛與筆觸；其一步一吟，尤多佳妙之句。

「香蕉船」(張系國)

本篇以一曲異國情調的「香蕉船」為題，却道盡了遊子的辛酸。(張系國作品，發表於人間副刊)故事雖然平鋪直敘，却能緊握短篇小說，在緊要關頭令人驚異之趣。在手法上，有點接近歐亨利，在典型的寫實中，

却頗具莫拉維亞的俐落風格。

一段從紐約到臺北的旅程，一個中國海員的悲劇，一個現實得近乎顯眼急躁的女人所構成的三重奏。故事簡潔，而立意深刻。故事的主幹當然是李姓海員的悲劇。那位極其現實的女人，不過是主幹的旁襯。主幹也好，旁襯也好，其真正的關鍵，却在一張派司（永久居留證）。李姓海員的悲劇，是由於沒有派司，所以要跳船，偷渡。那位女人的現實，是由於聽到旁座的男性有了派司，所以立即頻頻化妝。

但，作者似乎無意如此苛責，因為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從小說欣賞的角度而言，這點極值得推敲。首先，文中的「我」張先生——即說故事者，在回美後繼續與此女交往，可見「我」對此女並無任何批判意識。由此，我們假設「我」也列入作者批判之內，也非絕對不可能。那麼，此女現實之顯眼急躁，而「我」渾然不覺，可見「我」亦為「現實」中人。

不過，在小說人物的處理上，作者並不喜歡這樣分明點破。因為這種「現實」，在海外看多了，無須大驚小怪。何況此女在小說裏只是旁襯，因此，作者最後只這樣寫道：「如果不是她的家人有些意見，我們恐怕已經訂婚了。我並不太急。這種事情，急也沒有用。何況，實在不成，我總可以再回一趟臺灣。她也知道。我猜想她比我還着急。……」這樣的輕描淡寫，實為神來之筆，因為在小說上已用完「她」的旁襯地位。至此，已不再必要再有的故事發展。作者把一切隱在「盡在不言中」，讀者讀來却不作他想。（「我」亦在被批判之列）

本篇沒有什麼心理描寫，以簡明的行動代替心聲。從行動的交待中，可見作者的功力。「我注意到她臉上稍微多了些化粧，女人就是喜歡這一套。」前句是情節發表，以行動代替心語。後句「女人就是喜歡這一套」，表面上輕輕帶過，却可見作者的不着痕跡。

至於李姓海員的妻子，一心仍盼望其丈夫賺大錢回來，這是可以令人反覆迴蕩的嫋嫋餘音。海外多惆悵，飲恨復吞聲。有人發跡，有人發瘋；有人淪落，有人喪命。而本篇的結局至慘。讀後應不只是像羅伯史奈德感到「至歉」而已。

「評書要門」介紹

李 家 祺

約翰杜瑞著·徐進夫譯·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初版·二二〇頁·定價新臺幣四十五元

在一個重視學術的國度裏，書評自有它的價值，它不祇是讀書人選擇書籍的指南，更有鞭策、啓導、加強與提高學術水準的功能。

沒有一個讀書人不看書評，也沒有一個讀書人不重視書評，然而出現了欺騙讀者的不實書評後，誰也不會再有勇氣去接受信心的考驗，因此，書評的地位也就發生了動搖。我們追究書評信譽的不能建立歸諸於下列因素：評者未能仔細讀完所評之書，評者未具批評該書之能力（學識），所評若非過譽，即屬辱罵，評者缺乏應有的修養與風度。原作者方面；缺乏虛心接納的誠意，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甚者，還要提出痛擊式的反駁。不過，在評者與作者之間，評者較為重要，只要書評者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去從事真實性的評論，劣書必被淘汰，作者有再大狡辯的本事，亦不足畏懼。當讀者的意見受到重視後，書評就有了強有力的後盾。

不可否認的，目前我們的書評力量太過薄弱，有能力的評者，不屑爲之，致使無能者以應酬、諛頌之詞充斥，一般的書報雜誌不敢輕易的刊登有關書評的文字。如果始終沒有人化心血去開墾，書評的園地是長不出美好的果實的。因此，我們仍然欣見書評文字的出現，更願意看到專書的出版。

「書評要門」全書分三大部份，一至五章爲總述，六至十三章爲分論，十四至十

九章爲附錄，先將內容簡介：

第一章，本書的要門；說明書評的目標，主要是解答吾人在討論一本新（或舊）書時所碰到的某些非常普遍的問題——作者，內容、與作者所寫其他書的比較，與其他同類書籍的比較，以及其他類似的簡單問題。

第二章，什麼是書評；一般的書評分爲客觀的描述與主觀的批評，亦可分爲批判的書評和印象的書評。理想的書評應兼具批判的鑑定法及印象的描述法二者之長。因此，書評至少應該包括的重點有（一）描述該書，（二）介紹作者，（三）該書與作者其他同類作品之比較，（四）以作者的目的爲依據，用描述與說明的方式，予該書以間接的評價。

第三章，書評寫作的常識；作爲一個書評者，他不僅需要熟悉圖書館借書的門徑，還得喜愛使他樂於研讀的書籍和作者。世上沒有一種雅好堪與讀書之樂相比，書是一個人的紀念碑，是他具體的化身，因爲它係來自血汗和眼淚，從他智慧的種子之中所榨出。評者本人所知、所想、所感、所體驗的東西越多，他對讀者所傳達的東西自然也就越多。

第四章，書評寫作的要點；書評寫作的工作包括

下列十個步驟：（一）選書，（二）細心地閱讀，（三）筆記，（四）分析用以傳播書評的媒介，（五）以該書的主題所取的角度或基點爲目標，反覆考量其內容，（六）將筆記作成大綱——與所定之主題相互融洽的架構，（七）寫作書評，（八）整理及校正原稿，（九）繕正原稿，（十）刊行或播送書評。

第五章，報刊的書籍專欄；書欄版面的美化，約有兩種方式；一是逐日或每週改變版面，首先以此爲特色，然後以彼爲號召，頗似報紙的第一面。一是設計一個基本模式，頗似大多數報刊社論欄所採取的標準形式。一般新書評介的工作，不外由下列人手執筆；①編輯部旗下的寫作者，②定期撰稿人，③新聞通訊社與報業人員，④偶然投稿人。

第六章，傳記作品的評介；現今傳記的寫作都採取所謂「心理描寫法」，乃是描繪性格的一種嘗試，它從構成個人全部生活之行爲與環境的無盡大流中擷取其精要的，持久的，及富於特性的要素。今日的傳記寫作有三個突出的地方：（一）在搜集有關主角的事實和予以誠實的闡釋方面，有更大的勇氣和不屈不

撓的精神，(二)重視「一個人內心生活之多種多樣性」的傾向，(三)着重在主角複雜性格中活動的必然性的掙扎

第七章，歷史著作的評介；寫作歷史著作的作者可分三類；其一是俯視歷史景況，但從不、永不以理性和感性去寫的炫學家；其次是為了使稿件速付印行而犧牲一切要義的名作家；最後是嘗試熔文學技巧和學術產品於一爐的作者。對歷史著作的批評，應注意：著者資歷，原料出處，體式寫法，觀點論題，讀者對象，內容大要，年代日期，插圖表格，增訂修正。

第八章，思想著作的評介；評介思想著作可能作答的問題：(一)該作的題材和格調是否重要？(二)作者何人？他有何種資格談講此一題目？(三)作者寫作的目的或用意何在？(四)該書對於吾人之認識與理解有何貢獻？

第九章，遊記作品的評介；評此類著作，該認清(一)遊記與歷險故事的真義為何？(二)作者的信譽如何？(三)該書寫作的目的何在？作者用以達到此種目的的方式為何？(四)該書在內容與技巧方面有些什麼新的東西？(五)該作對於吾人之地理、政

治、經濟、民情、風俗等等知識，有何特殊貢獻之處？(六)這本書有無新聞價值？(七)設若該書為一譯本，有關譯者及其技巧等項，自須在評文中予以述及。

第十章，小說作品的評介；作為一個小說評論者，如能記取小說的四種基本要素，必有裨益；(一)人物刻劃，(二)情節(或主題)，(三)景物描寫，(四)風俗。

第十一章，詩詞作品的評介；在評介一部詩作時，評者也許得注意下列問題；這是否為一部有筆力，有創意，有個性的作品？這位詩人有無美感、意象、靈異的表現？他是否含有哲學的氣味？思想具體抑抽象？思路明晰否？

第十二章，兒童讀物的評介；評介兒童讀物應注意：作者目的及該書主題，適合閱讀及興趣範圍，所用插圖類型及繪製者，評估該書的價值，作者才能或其背景。

第十三章，影劇作品的評介；在影片價值方面，應顧及娛樂、藝術、教育、倫理等四方面。對於構成電影的九大要素，也就是評者的依據：主題、劇情、

劇本、演技、佈景、服飾及化妝、音響、攝影、導演、剪輯。

第十四章，書評家論書評；這裏提出有書評十誠：
①不用籠統字眼，②態度要謙虛，以防錯誤判斷，
③勿撇開書的內容或結構而不談，④認真閱讀所評之書，
⑤每遇值得筆記之處，即行停下記取，⑥結論時問自己：作者打算要作的是什麼？⑦他做得如何？⑧它值得做麼？⑨寫下的東西先予擱置二十四小時，⑩避免過份誇大其詞。

第十五章，書評佳作選例；作者以全書五分之一（共四八頁）以上的篇幅，用在介紹十四篇書評。

讀完全書，個人深覺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 (一) 錯字太多；①「本書附銷原有諾貝爾文學獎……」（譯序四頁二行），應改為「附錄」，②「新書評介過常係由下列人執筆」（頁二八倒數四行），應為「通常」，③「3新聞過訊社」（頁二九，一行），應為「通訊社」，④「除了傳傳作品的文件引錄之外」（頁三八倒數二行），應為「傳記作品」，⑤「讀書所寫為那一時期的歷史？」（頁四五倒數一行），應為「該書」，⑥「某些小說所處理的問題與

他們的興趣有關」（頁六七，八行），應為「有關」，⑦「即使對嚴格如商範的體式」（頁八四倒數二行），應為「商籟」（此名詞譯者獨創），⑧「火雞和袋熊」（頁九一倒數一行），應為「袋鼠」，⑨「至於對出版商、掘稿人」（頁一二，四行），應為「投稿人」，⑩「你列入轉輪手槍發明人考爾特」（頁一六四，一行），應為「轉輪手槍」。

(二) 漏字，衍字；①「即對一般純以賞而讀書的社會人士」（譯序頁三，七行），漏了「欣賞」的「欣」，②「這是所有有關甘乃迪的著作中最富娛樂價的一本書」（頁一三二、十一行），漏了「娛樂價值」的「值」，③「其刊頭與模題有一定的形態」（頁三〇，三行），多一「與」字。

(三) 重覆之處；「在分析一篇書評時，應該注意的是該文的結構、格調、開端、描述的適度、批評的估價、評者的資歷、態度、及文章的長度。」（頁一四，倒數四行），而在頁二三，二行，又出現此段文字，當然這應該由原作負責。

(四) 體例不一，原作每將書評該重視之注意點，用較細字體表示，在解釋其文時，都重起一行，唯

獨在頁六三沒有這樣做，釋文與條例混接，這是譯者該負的責任。

(五) 譯者喜好創詞，像「讀者便對它失却了興味」(頁九五，二行)，要嗎就是「興趣」，或是「趣味」，何必用「興味」呢？又全書中常用「讀衆」一詞，可是也有「讀者」，不知該詞是否包括「讀者」與「聽衆」二者。

(六) 有些名詞，譯者以音譯，頗難令人猜透其意，而又不附原文，若①「報業辛迪加」(頁二九，一行)，的「辛迪加」(新聞人員可能懂)，②「我們已知各式商籟體的規則」(頁八四，倒數五行)，不知道是不是 sonnet 一詞，為何不譯成「十四行詩」。

(七) 譯名不統一，「與畢卡素生活，姬落及來克合作」(頁一三四，倒數一行)，然在評文中又寫成「姬洛」，實應改為相同之字。

(八) 譯名喜標新立異；美國故總統甘迺迪，當選總統後，外交部曾經發佈將總統譯名定為「甘迺迪」，然譯者却故意寫成「甘乃迪」(頁一二八)。

(九) 添注與增列之不當；既然是翻譯，就應該忠於原著，頁六九，九至十一行之添注，實無必要。

而全書的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譯者之隨意添列，毫無理由，且破壞全書的體例，尤其十六至十九章最無聊，可以說與原作無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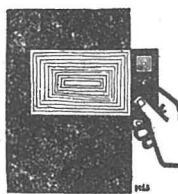
(十) 全書二二〇頁，售價四十五元，實在太貴了，有違幼獅本着為學術服務，為教育服務的宗旨，何況買書的都不是有錢人。如果把上列增添部份刪去，可減省五十六頁，至少價格可減為三十元，化了錢讀不到好書是令人遺憾的。

(十一) 在第十五章的佳作選例，十四篇書評中傳記有七篇之多，小說三篇，份量分配不均勻，起碼應依照作者在分論中所列之傳記、歷史、思想、遊記、小說、詩詞、兒童讀物各二篇，因此，原作的選例並不好。

(十二) 在第十章的小說作品的評介中，作者談到評介偵探小說，且引了一些名人的話語來加以強調偵探小說的地位，看來作者似乎頗為推崇偵探小說，這實在有值得考慮的必要。

從以上原作有那麼多缺點來看，這並不是一本高水準的讀物。

書評 信箱



張先生惠鑒：

日前在圖書館讀到

您發表在中華副刊的「鍾理和作品論」，今天又在「書評書目」第九期上看到您的大作「鍾理和作品概述」，及另一篇談論鍾理和短篇小說集的文章，這一連串的發現有人討論鍾理和

封信的目的，是希望您能提供一些資料作為我寫「鍾

理和傳」的參考，因為受環境及年齡所限，許多他在廣興以外的生活和寫作資料甚缺，所以虔誠的請您提供給我，當然我也會再往美濃鐵民兄處搜取一些。

讀者鍾榮富敬上 一、四、夜

榮富同學：

你有鍾理和這位族長，真是三生有幸。現在，你立志要寫他的傳記，這是發揚先人遺德的孝行。你應趕快於族人之間蒐集原始資料，書信、遺物或筆錄口述，皆甚珍貴。

至於我個人現存文件，等全部整理完竣，印行「理和文存」全集之後，才能外借，這可能還要數年工夫。

目前，你還可以在市面上買到拙文「前言」及「編者按」中所提到的一些書刊。如果找不到，我可借你看。

希望你慢慢下工夫，不必性急起熱鬧。將來我還要請教你呢。再見

文安

，着實令我高興。

我是鍾理和先生的族姪，說起來，關係是很親的。在高中時代，我的導師鍾孝上先生便常常和我討論他，回鄉後，便四處探詢鍾理和先生的身世，經過家父及家叔的解說後才知道他是我的族叔，當時身逢聯考的逼迫，強將寫「鍾理和傳」的動機壓下，現在能讀到您的作品，怎不令人興奮呢！

「雨」是他的自傳性的一部書，但是仍有許多影響他作品的家世未為世人所知， he 原是屏東高樹廣興（習稱大路關）人，後遷往美濃笠山……至於我寫這

張良澤覆筆 六十三年元月十二日

刺，更何況學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的人。

亞青 六十三年一月九日

編輯先生：

謝謝您寄來本期「書評書目」一冊，與拙作剪報一份。

拙文（致何索書）在校對方面，可說盡了最大的努力，實在非常感謝，其中尚有三處排誤：(1)頁六十六，行十八把「fought」誤為「fight」，(2)頁六十九，行二，把「shut」誤為「shat」，(3)頁七十一，行三把「……有什麼善良，有什麼持久的善良？」排漏成「……有什麼善良？」

本期有龍寶麒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幾個問題」，該是個很好談並且可以深入討論的題目，可是龍先生的大文顧左右而言他，卻沒有在現代文學的處境與發展上加以發揮，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不過龍先生的文章中提及盜印西書的問題，却是十分可貴，希望貴社將來有專文討論「政府與文化事業」，建議政府特設機構有計劃的執行中西圖書的出版。很淺顯的一個例子是，二十幾年來，我們還沒看到一本像樣的「英漢字典」，對學習英文的人來說，未免是一大諷

××兄：

看到第十期的『書評書目』，姚一葦先生的『談文學上的懂』的問題，旁徵博引，循循善誘，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傑作。不過在談到字義的演變時，姚文謂：「每一個字的意義都在不斷地增加和翻新。這種新意的增加是來自『約定俗成』的，未見得有什麼道理。……」個人以為尚有商榷的餘地。

第一，許多字的意義會有所遷變，但不是每一個字，這一點恐怕是姚先生一時說溜了口，或筆記者有誤。

第二，語義變遷的現象，多半還是有相當道理的。只要稍具中國文字，訓詁知識的人都瞭解，譬如說，字義的種類有本義、引申義、假借義。而語義變遷常見到的現象，也有幾種：

A 擴大式：例如我們每天要洗「臉」，這個臉字原義只是指面部「目下頰上」極小一塊地方，而現在却擴大為整個面部的通稱，又如「災」字原本專指火

災，後來凡水旱厲疫爲患無不稱災。

B 縮小式：「趾」字原爲足，現在我們用它的意思却由腳的整體縮小爲部分之「腳趾」。又如上古凡人皆可自稱爲「朕」，後來却專爲天子自稱。

C 轉移式，口「誅」筆伐的「誅」字，原是指言語上的責備，後世演變爲殺戮之義。「無賴」一詞，謂無才無用，原非極惡之名，現在則演變爲地痞流氓之稱。又如「取」字原爲奪獲的意思，今則減輕爲普通拿物。「走」字謂原快跑，現在則變爲普通走路。凡此種種，極易明瞭，我想如果姚先生在談文學上的懂的問題時，再多參照一點中國文字上的現象，也許會更加精彩的。

弟何 常 一月十四日

編輯先生：

除夕夜及年初一，捧讀第十期「書評書目」，有以下幾點感想：

一、在「書評信箱」，發現林柏燕和劉紹銘兩位先生都勇於接受批評，承認自己的「過失」，一改「文章自己的好」，「文人相輕」的陋習。值得表揚。

二、「批評索引」所蒐羅的報紙雜誌，仍嫌不夠。以報紙來說，青年戰士報每兩星期最少有一篇「新書櫥窗」，臺灣時報、臺灣日報也不定期的有書評出現，「索引」竟全忽略掉，值得改進！

胡坤仲 一月二十六日

編輯先生：

白看了十期的貴刊，十分感激。現在紙價猛漲，辦雜誌想來更加困難，爲了不忍心像貴刊這樣一本好雜誌因負擔過重而停刊，所以從第十一期起訂閱兩年。請停止贈閱，謝謝您。

樂茵軍 謹上 一月三十日

壽余先生大鑒：

拜讀先生在「書評書目」上評論拙譯「源氏物語」的大作，敬佩先生觀察入微，評論正確謹專函深表謝意，弟早有意全譯「源氏物語」，正要動筆時，竟發現林教授已在「中外文學」上逐帖刊出，爲免衝突，故改成文摘式的譯本。

林教授的譯文弟曾拜讀過幾篇（因忙於靠翻譯餬

口，未能全部拜讀），譯文非常忠實、優美，就是因為太忠實於原文的關係，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學過日文的人不易看懂，例如譯文中用「五月雨」——（梅雨）、「凡帳」——（一種日式屏風，見大新書局翻印大陸陳濤主編的日華大辭典註釋為「屏風」，但和我國常見的屏風不同，爲了使讀者易懂起見我認爲最好是「屏風」，再把這種屏風的構造加以說明）。

「青海波」、「若紫」的註釋，似乎亦有再商榷的必要（有關「青海波」，弟覺得「廣辭苑」中解釋得比較令人滿意），人名之下的敬稱如「上」、「院」、「宮」等最好加以說明，否則不懂日文的人，一定猜不出是敬稱。林教授另外寫的一篇介紹文中，日本平安朝的西曆年代排印有誤。

我非常希望林教授的大作集成單行本時，能够盡善盡美，所以才很誠懇地提出上列各問題，由於學淺，可能把對的反而看成是錯的，不過我敬愛林教授，並樂觀其成，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另外，「中外文學」上有人撰文強調大陸可能還沒有「源氏物語」的中譯本，我覺得「可能」有問題。謹將弟蒐集的資料錄於後：

明報月刊第七卷第十一期（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第四十六頁翁靈文先生撰文：「……在館中他（豐子愷）竟譯日本大部頭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但迄今海外少見到這兩部嘉惠士林的書。」又，第八卷第三期（一九七三年三月）第三十八頁明川先生撰文：「……如果能看見他晚年譯出的「源氏物語」，那更不得了，因爲以他淺易而深情的文筆，一定把「源氏物語」說得更動人了。」細看上面兩篇報導，似乎豐子愷已將「源氏物語」譯完出版了，只是很少流傳到海外而已。有錯誤的地方尚乞先生指正 恭頌
撰安

弟左秀靈敬上 一月三十一日晨六時

編輯先生：

第十期「書評書目」中的「大街小巷都走走」的確是一篇極其精彩的「讀書的故事」，尤其作者子敏先生用很純粹的口語寫成，叫人讀來清楚明白，愛不忍釋。不過子敏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凡講到一疊書的時候，都用了一「落」書，這個「落」字想必是北平話裡那個指一堆一疊的「ㄉㄨㄛˊ」字，讀起來一點不錯

，看起來却非常警扭，老覺得那疊書掉下去了。我去問過別人，據說現在主張拿北平土話當國語的先生們都用「落」字了，可是我查了辭源，辭海，康熙字典……沒有一本上說「落」字可以有往上的意思，而一堆書，一疊書都是得由下向上疊起的，為什麼會用「落」這個只有向下意思的字呢？同音通假似乎不成理由，否則用「絡」也比較好些（「絡」有「連」的意思，而且沒有方向感在內）。後來我才查到有個「標」字，在文化圖書公司的「文化標準國語詞典」第二一〇頁，註的「カ××（洛）〔動詞〕堆起來，（例

）撰在一塊兒。」又在同一公司出的「新辭典」第三五六頁也有這個字，解釋內容相同。再查康熙字典，註為「盧戈切音螺，理也。」又註為：「螺去聲義同。」想來就是這個字了。當然，照所查到的資料來看，並沒有確指也可用作「名詞」或名詞的量詞，不過我想中國的方塊字有很多是可以兼作動詞與名詞的，所以提出來，就教方家，希望不要再「落」下去，否則一「落」千丈，真不知伊于胡底了。

景翔 二月十日

凡在「書評信箱」中刊出一則，如在千字以上，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其他三、五百字甚至數十字的短稿，我們一律奉送本刊五冊，您拿到後轉送其他朋友，無形中，在提倡讀書風氣上，您也加進了影響力，相信是您樂意的。

有關「書評信箱」來稿，請寄「臺北市三九——三三號信箱書評書目社收」。

編後

• 本刊的「批評信箱」不時地接到各地讀者的來信，現在這個信箱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讀者不僅是針對本刊所發表的文章提出意見，同時也對臺灣的出版界、學術界紛紛表示不同的看法。從這個信箱可以看出臺灣的讀書界確實是「臥虎藏龍」，作家發表作品後，往往受到許多無形而敏銳的眼睛的批判，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顯示知識份子逐漸重視批評風氣，我們盼望讀者能多多利用這個信箱，讓我們一點一滴，建立起健全而紮實的批評制度。

• 這期本刊請鄭明嫻整理出一篇文章：「兄弟們」，是介紹與本刊性質相近的幾個刊物；這幾份刊物都是由幾位「有心人」創辦的，他們犧牲個人的心血和時間，為廣大的讀者做毫無代價的服務，他們的理想和目標都只想提高國內的讀書風氣及知識水準。本刊之所以推介這些刊物，主要是為了讓讀者瞭解除了本刊之外，還有一些值得參閱的讀書雜誌存在着，多看幾份雜誌，可以截長補短，能够比較完整地認識當前知識界的全貌。

• 師大教授李辰冬先生為我們寫了一篇「我的治學經驗」，我們很高興能得到這麼可貴的文章。我們覺得珍貴的是，他把幾十年的治學經驗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供讀者做為一個借鏡。這篇文章層次分明，他把自己治學的經驗劃為六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詳細說明接觸每一種學問的因緣。寫給我們許多啓示，我們做學問一方面要主動去尋找書籍來看，以擴大治學的範圍；一方面要持有長久的毅力，使本身的學問慢慢

累積起來。學問是漸進的，願這篇文章能帶給讀者更多的鼓勵。

• 自清代以來，有關金聖歎的各種軼聞和佳話，不斷地流傳於民間，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對金聖歎的態度可以說着迷多於崇敬。這期陳香先生「談『金聖歎式』的批評」為我們提出一個反面的看法，此文指出金聖歎的批註之所以使人擁護的原因，並且進一步指出他的缺陷。以此文印證臺灣的批評界，或多或少可以看出部份批評文章也有「金聖歎式」的傾向。我們的批評是不是過份地主觀、狂傲？會不會落筆時太印象化了？下論斷時有沒有用過多的臆測？這些問題都應在批評之初再三思的，無論是批評傳統文學或現代文學，都應以金聖歎式的批評為戒！

• 每期的「作家話像」，很受讀者的注意，因為從這個專欄不僅可以瞭解一些作家的概況，更可以綜覽每位作家的著作，極富參考研究的價值。這期介紹的幾位作家有一共同的特點，他們既擅於創作，又兼任出版家。他們對臺灣出版事業的貢獻是雙重的。

• 本刊每期都有一兩篇轉載的文章，有部份讀者來信詢問，轉載時，是不是經過原作者的同意？在此，特地向讀者解釋：本刊轉載的文章，大致上都是值得一讀的，而且每篇都經過原作者的同意，同時也徵求原來刊載該文的雜誌編者的同意。例如本期轉載傅孝先先生的「藏書雜談」，原載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我們不僅得到該刊編輯的贊同，並且也寫信給遠在美國的作者，等他覆信同意後，我們才刊登出來。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在維護編者和作者的權益，以便建立良好的制度。

• 自創刊以來，本刊對於翻譯的問題特別重視，也因此引起讀者普遍的注意，每月接到討論翻譯的稿件不計其數，足證臺灣的翻譯界還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本刊願繼續盡一份力量，呼籲出版家在出版譯書時，應該保持慎重而嚴肅的態度。

• 「英譯問題專欄」是由景翔先生撰寫，此欄所討論的是中翻英的工作，將有一系列的介紹文章在本刊發表。如何把中國文化介紹到外國，也是當前翻譯事業的一大課題，國內的學者已開始負起這項重大的任務，像國立編譯館已擬定計劃，聘請有識之士擔任譯介現代文學的工作，而且也完成了一部份，景翔先生將於下篇文章把這項翻譯工作介紹給本刊的讀者。本期介紹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定期刊物「譯叢」，這是由一羣海外的學者結合起來，努力把中國的文化推介到國外去，其意義是非凡的。希望藉這篇文章而得到國內的響應，也能出版性質相近的刊物。

書評書目一至十期總目

發刊詞……………本社第一期 「書評書目」一年……………洪簡靜惠 第七期

專 論

- | | | | | | |
|----------------------|-----|-----|---|-----|-----|
| 關於書評…………… | 思 兼 | 第一期 | 從中國的「現代文學大系」談到美 | 雨 田 | 第五期 |
| 談黑澤明和他的電影…………… | 林柏燕 | 第一期 | 國的「這是我最佳作品」…………… | 古添洪 | 第六期 |
| 泛論批評與批評家…………… | 吳詠九 | 第二期 | 論介 <i>Legge</i> 與 <i>Pound</i> 的詩經英譯…………… | 王更生 | 第七期 |
| 電影批評之建立問題…………… | 覃雲生 | 第二期 | 國文系學生必讀書籍舉要…………… | 何 欣 | 第八期 |
| 論「秋決」主題的一致性…………… | 林柏燕 | 第二期 | 批評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 姚一葦 | 第八期 |
| 書評與書評家…………… | 歸 人 | 第三期 | 論黃春明的小說中的人物…………… | 何 欣 | 第八期 |
| 從柴霍夫作品看短篇小說的單純性…………… | 丁樹南 | 第四期 | 與夏志清教授談秦可卿…………… | 張欣伯 | 第九期 |
| 從「黑暗的靈魂」談愛的真諦…………… | 李明輝 | 第四期 | 中國現代文學的幾個問題…………… | 龍寶麒 | 第九期 |
| 從「饗宴」中一段文字的三種中譯…………… | 阮義忠 | 第四期 | 鐘理和作品概述…………… | 張良澤 | 第九期 |
| 看「美的觀念」的發展情形…………… | 陳芳明 | 第四期 | 談文學上「懂」的問題…………… | 姚一葦 | 第十期 |
| 論「燈船」時期的葉珊…………… | 陳芳明 | 第四期 | 古典小說的宿命論…………… | 陳克環 | 第十期 |

評海耶克之「自由與選項」……………黃展驥 第十期

臺灣亂彈子弟的一個實例……………林鋒雄 第十期

書 評

評「文學的玄思」(顏元叔)……………高全之 第一期

評「秩序的生長」(葉維廉)……………陳芳明 第七期

評「耶穌新畫像」(陳鼓應)……………房志榮 第二期

評「魔鬼樹」(柯辛斯基)……………陶小怡 第七期

評「泰瑪手記」(沈臨彬)……………李寬宏 第二期

「家變」及其他(王文興)……………楊惠南 第七期

評「中國小說史」(孟瑤)……………鄭明嫻 第二期

我讀「歌謠週刊」(婁子匡編)……………雲笙鶴 第七期

析「外鄉」(王默人)……………何欣 第三期

評「現代邏輯引論」(劉福增)……………林正弘 第八期

評「英譯文心雕龍」(施友忠)……………思兼 第三期

評「中國文化人類學」(鄭德坤)……………邢義田 第八期

評「妻與妻」(楊青矗)……………楊添源 第四期

評「或然率」(陳明哲)……………高全之 第八期

評「語意學概要」(徐道鄰)……………林正弘 第五期

評介「講理」(王鼎鈞)……………鄭明嫻 第九期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部份評議……………陳芳明 第五期

評「鍾理和短篇小說集」(鍾理和)……………謝嘉珍 第九期

評「健康的生活」(美國醫學協會)……………廖運範 第五期

讀「文學批評入門」(大衛·德曲)……………思兼 第十期

評介「把生命放在手中」(趙雲)……………朱星鶴 第五期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評(江彤晞等)……………林柏燕 第十期

評「何索」(梭爾·貝羅)……………林柏燕 第六期

「相對論入門」(巴涅特)……………李寬宏 第十期

評「未來的衝擊」(杜佛勒)……………張系國 第六期

「報導文學寫作新探」(湯姆·胡爾夫)……………陶小怡 第十期

試評「封神榜裏的哪吒」(奚松)……………丁心原 第六期

評「記號學導論」(何秀煌)……………胡基峻 第六期

讀 書 隨 筆

讀「應用想像力」(奧斯朋)……………黃崇民 第一期

「響自小徑那頭」(劉靜娟)……………梅 遜 第一期

- 簡介「金剛經」……………壹蘭提 第一期
- 簡介「六法全書」……………楊少麟 第一期
- 讀「艷陽」(子于)……………尉天聰 第一期
- 「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海穆·基·吉諾特)……………劉靜娟 第一期
- 「故鄉與童年」(梅遜)「青葉集」(匡若霞)「四海一家春」(王明書)讀後……………李牧華 第二期
- 評介「邁向未來的哲學思考」(項退結)……………江東去 第三期
- 「光芒萬丈」(翁武忠譯)……………小 蔡 第三期
- 「中國民謠選輯」(許牧野)……………王鼎鈞 第三期
- 我讀「天籟」(郭坤仁)……………文從道 第三期
- 「統計的魔術」(夏沛然譯)……………高憲天 第三期
- 我讀紀德的「遣悲懷」(紀德)……………文 惠 第三期
- 「閒話吃的藝術」簡介……………朱介凡 第四期
- 評「數學選粹」第一集……………休止符 第四期
- 中文語意學書籍介紹……………李師鄭 第四期
- 讀「火星紀事」有感……………李寬宏 第四期
- 我讀「她們的世界」(夏祖麗編著)……………林貴真 第四期
- 讀「馬上辦理課奮圖記」(林朝樹譯)……………朱信義 第四期
- 「思考的藝術」(邱吉雄譯)……………齊以厚 第五期
- 「莊子的政治思想」(蔡明田)……………邢義田 第五期
- 兒歌「鷄兒喔喔啼」的一個錯字……………朱介凡 第五期
- 好書推介(諸神復活等七冊)……………蘇念秋 第五期
- 漫談書房……………靈 智 第五期
- 幾本最難忘的書(胡適著中國哲學史等十冊)……………亮 軒 第六期
- 「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讀後(羅香林)……………盧幹之 第六期
- 「記號學導論」中的一項錯誤(何秀煌)……………林正弘 第六期
- 「書評」與我……………白 痴 第六期
- 書評漫談……………朱繩祖 第七期
- 漫談通俗科學讀物……………黃崇民 第七期
- 我對「家變」的一點感想(王文興)……………簡 宛 第八期
- 從「文季」的風格談「唯美文學」……………黃維君 第八期
- 淺談佛經讀法……………壹蘭提 第八期
- 管理的藝術(鍾振華譯)……………吳 彬 第八期

「小太陽」裏愛的世界(子敏)……………簡宛 第九期
 讀「風樓」(白辛)……………丘秀芷 第九期
 孩子們的書(燕子之歌等十七册)……………簡宛 第十期

筆

談王文興的「家變」……………王鼎鈞、石公、李寬宏

、景翔、關雲、隱地 第六期

愛好讀書與聯想……………朱信義 第十期
 讀「白山黑水集」(王漢倬)……………朱介凡 第十期
 我讀「小王子」(聖·修伯里)……………李麗環 第十期

談林懷民的「蟬」……………王牧之、孫瑋芒、楊祖愛 第七期

作家談書

碧竹談書……………碧竹 第一期
 邵儂談書……………邵儂 第二期

趙雲談書……………趙雲 第三期
 辛鬱談書……………辛鬱 第四期

譯評

評余光中的「譯論」與譯文……………雨田 第三期
 評“FUTURE SHOCK”的中譯……………T A 第三期
 評“BODY LANGUAGE”的中譯……………T A 第四期
 日本的翻譯界……………參木 第四期
 「翻譯研究」讀後(思果)……………吳鯤生 第五期
 評“THE HIDDEN DIMENSION”的中譯……………必平 第六期

評“MOBY DICK”的中譯本……………黃燕禎 第七期
 評謝康博士譯「社會學理論」……………郭振羽 第八期
 談“THE GREAT GATSBY”的三個中譯本……………T A 第九期
 致何索書……………亞青 第九期
 談彭歌譯的「天地一沙鷗」……………魏枏 第十期

出版界專訪

三民書局(附書目).....	程榕寧	第一期	中華書局.....	程榕寧	第四期
晨鐘出版社(附書目).....	程榕寧	第一期	志文出版社(附書目).....	程榕寧	第四期
大江出版社(附書目).....	史亮	第一期	水牛出版社.....	程榕寧	第五期
純文學出版社(附書目).....	程榕寧	第二期	杏文出版社(附書目).....	程榕寧	第六期
傳記文學出版社(附書目).....	程榕寧	第二期	大地出版社(附書目).....	程榕寧	第六期
協志工業叢書出版社(附書目).....	程榕寧	第三期	先知出版社(附書目).....	程榕寧	第六期

短評

報紙來帶頭.....	楊添源	第一期	書店和店員.....	霍青	第六期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補遺.....	天問	第二期	贈書的問題.....	霍青	第七期
我買了半本書.....	朱繩祖	第三期	暢銷書?.....	魏思平	第九期
「影響」的影響.....	徐多文	第四期	文名與作品.....	力民	第十期
圖書基價問題.....	何復言	第五期	「源氏物語」拾穗.....	壽余	第十期

每月新書(兩月新書)

「K先生去釣魚」等二十冊.....	水牆	第一期	「世界兒童文學名著」欣賞等四十冊.....	黃士旂	第五期
「中國思想史」等二十二冊.....	黃士旂	第二期	「生之掙扎」等二十六冊.....	黃士旂	第六期
「圖書選擇法」等二十二冊.....	黃士旂	第三期	「發展中的存在主義」等四十六冊.....	黃士旂	第八期
「孔孟研究論文集」等三十二冊.....	黃士旂	第四期			

「十五歲的遺書」等十五冊……………黃淑惠 第九期

「三唐詩絮」等四十一冊……………黃淑惠 第十期

專 訪

評臺灣的報紙副刊……………施叔青等 第三期

與姚一葦教授一夕談書……………覃雲生 第七期

作 家 與 書

傳記小說家爾文·史東……………林鬱青 第二期

賽珍珠……………本社 第五期

英國小說家祝瑞波……………崔文瑜 第三期

韋綏……………崔文瑜 第六期

瑪嘉列特·米德……………美新處 第五期

書 市 場

美國暢銷書新貌……………林鬱青 第二期

門後掛著風鈴的舊書店……………景 翔 第四期

逛書攤的樂趣……………黃 菊 第三期

略談幾本有關「新女性主義」的書……………余 素 第四期

幾本電影書籍……………尹 彌 第三期

我看書展……………康 文 第六期

讀 書 的 故 事

一個讀書的故事……………亮 軒 第八期

大街小巷都走走……………子 敏 第十期

寫 書 的 故 事

談談自己的書……………彭 歌 第九期

藏書的故事

寫書、藏書、讀書……………王鼎鈞 第七期

前言後語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後記……………思兼 第四期
「文學探索」自序……………林柏燕 第七期
「冷血」譯後的話……………楊月蓀 第七期

作家書目 (作家話像)

子于、忻易、季季、陳克環、張秀亞……………本刊資料室 第七期
白萩、余光中、林煥彰、洛夫、紀弦、葉珊、痲弦……………本刊資料室 第八期

批評索引

六十二年一月……………方邁 第四期
六十二年二至三月……………方邁 第五期
六十二年四至五月……………方邁 第六期
六十二年六至七月……………方邁 第七期

「故國神遊」序……………丁中江 第八期
「故國神遊」後記……………華振之 第八期
談「經營管理」……………本社 第九期

子敏、丹扉、何凡、彭歌、薇薇夫人……………本刊資料室 第九期
王默人、田原、舒暢、趙滋蕃、墨人、司馬中原……………本刊資料室 第十期

六十二年八至九月……………方邁 第八期
六十二年十至十一月……………方邁 第九期
六十二年十二月……………方邁 第十期

轉 載

- 何不讀書（聯合報）……………亮 軒 第六期
- 「冷血」及其作者楚曼·卡波第
（自由談）……………楊月蓀 第七期
- 忍聽己之短（中華日報）……………陳克環 第八期

書 評 信 箱

- 吳詠九、丁樹南、陳芳明、琦君、任真、李家祺、邵儻、黃菊、姚一葦、房志榮、陳碧華等十一位……………第二期
- 唐尚璞、余柏生、墨人等三位……………第三期
- 凌國基、於梨華、丁嘉彥、陳森、劉紹銘、林茂、高全之、林清玄、王文敬等九位……………第四期
- 李明輝、劉紹銘、陳芳明、孟瑤、姚樺庭、林清玄、項紀台、覃思、J. Y. Shen等九位……………第五期
- 柯萬城、林正弘、黎月珍、魏焜耀、必平、Jill、夏祖焯、李茂盛等八位……………第六期

- 寧靜的海——彭歌（幼獅文藝）……………高 歌 第九期
- 也談新詩（青溪雜誌）……………李 喬 第十期
- 中國人的光輝及其他（自由青年）……………隱 地 第十期

- 李寬宏、鄭世彬、鄭憲昇、林偉聰、苦僧、李冀生、汪玉峯等七位……………第七期
- 楊肇基、曹迺崢、夏亦嗣、莊敬、茶陵、林清玄、林武憲、李師鄭、劉紹銘、何常等十位……………第八期
- 劉紹銘、李茂盛、趙雲、黃英憲、王道還、吳正雄、林建山、鍾鐵民、胡坤仲、李建盛、陳榮霖、高全之等十二位……………第九期
- 必平、許湘芬、林柏燕、劉紹銘、胡何禎、余亦棋、鍾榮富、霍青等八位……………第十期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三年一月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得其情·哀矜而勿喜——淺析張愛玲作品的真髓	晶	晶	晶	文藝	55	52—56	63.1
評寒山碧的「蜉蝣集」	溫	又	權	文壇(香港)	345	322—323	62.12
站在什麼立場說什麼話——對個人主義的考察兼評王文興的「家變」	尉	天	駿	文季	2	18—27	62.11
鍾理和短篇小說讀後	劉	若	君	文季	2	77—81	62.11
裸露的「乳房」——從菲力浦·羅斯的新作談美國當代小說的沒落	許	國	衡	文季	2	91—99	62.11
評懷特的長篇小說——實體的曼達拉	Phillip, A.A. 著 林耀福譯			中外文學	2:8	90—92	63.1
論懷特的短篇小說(人之樹等)	Barnes, John 著 商平節譯			中外文學	2:8	93—98	63.1
論曹禺的戲劇(雷雨等)	胡	耀	恆	中外文學	2:8	142—153	63.1
「雅舍小品」(梁實秋)	周	玉	山	中國文選	80	124—125	62.12
生物學的人生觀——介紹石聲漢先生的著作原名「生命新觀」	董	作	賓	中國文選	80	173—186	62.12
道貫古今、師表羣倫——師道讀後感(劉真主編)	龔	寶	善	中國語文	34:1	16—17	63.1
全國西文科技圖書聯合目錄(國科會科學資料中心編)	顧	敏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25	45—46	62.12
推介「農業金融論」(黃通)	張	弦		中國經濟評論	35	21—22	63.1
「知識的水庫」及其他(彭歌)	國	梁		今日中國	33	137—143	63.1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 期	頁 次	年 月
試探家變 (王文興)	李 利 國	今日中國	32	150—156	
讀沙著「地理學論文集」之心得 (沙學浚)	魏 汝 霖	生 力	7:76	16—17	63.1
評「我與將軍」 (朱西寧)	林 柏 燕	幼獅文藝	39:1	160—162	63.1
存款付息——對於物價之影響——評Pesek與Saving謬誤 (貨幣財富與經濟理論)	陳 昭 南	企業與經濟	3:43	6—37	63.1
靜是力的最高效能——蔣院長手著「風雨中的寧靜」讀後	祝 基 滄	自由青年	50:6	50—51	62.12
讀「醫務社會工作」後 (姚卓英)	金 延 生	社會建設	18	112	62.12
評西湖——傳統與現代激盪下的中國 (蔣夢麟)	繆 古	油 花	55	76—79	62.12
水門事件 (Lewis Chester)	Ed Ma- gnuson	拾 穗	285	196—198	63.1
「亂世佳人」拍攝記 (Gavin Lambert)	拾 穗	拾 穗	285	198—199	63.1
懶人發財術 (Joe Karbb)	拾 穗	拾 穗	285	199—200	63.1
「國父底經濟學說」讀後感 (任卓宣)	劉 高 棟	政治評論	31:10	26—30	63.1
評介勞斯基女士著「華南地區之農業變遷與農民經濟」	劉 石 吉	食貨月刊	3:10	488—492	63.1
朱羽的兩本俠義——「鐵膽豹子」與「三日驚濤」	桂 文 亞	皇 冠	40:5	158—160	63.1
評朱編「孫詒讓年譜」 (朱芳圃)	趙 明 琇	浙江月刊	6:1	25	63.1
評介「講理」 (王鼎鈞)	鄭 明 俐	書評書目	9	50—54	63.1
談 Great Gatsby 的三個中譯本 (F. Scott Fitzgerald 著, 一、黃淑慎譯永恆之戀, 二、王潤華、淡瑩合譯大哉! 蓋世比, 三、喬志高譯大亨小傳)	T. A.	書評書目	9	3—12	63.1
「小太陽」裡愛的世界	簡 宛	書評書目	9	102—105	63.1
鍾理和短篇小說集	謝 嘉 珍	書評書目	9	116—120	63.1
讀「風樓」 (白辛)	丘 秀 芷	書評書目	9	121—123	63.1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 期	頁 次	年 月
意識形態與社會變遷 (Alex Inkes 等著)	杉	現代學苑	11:1	41—42	63.1
宇宙光 (雙月刊)	道	現代學苑	11:1	42—44	63.1
學者對雅士培的討論集 (Hans Saner)	林春美譯	現代學苑	11:1	44	63.1
怪東西 (林武憲)	曾妙容	國教天地	5	41—42	63.1
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 (吉諾特)	陳秀娥	國教天地	5	46—47	63.1
評介井上清著:「釣魚臺列嶼歷史與主權問題的剖析」	楊仲揆	華學月刊	23	19—28	62.11
中國聲韻學 (潘重規、陳紹棠合撰)	陳新雄	華學月刊	23	29—35	62.11
永遠溫暖人間的「小太陽」 (子敏)	嚴岩	遠東人	1	100—101	63.1
費滋傑羅與「大亨小傳」	景翔	新文藝	40:5	138—141	63.1
「外交上的道德問題」評介 (Charles W. Yost)	陳定夷	新時代	14:1	12—17	63.1
陶瓷塑膠及金屬 (Richard H. Krock & Merrill L. Ebner)	彭樹楷	新時代	14:1	28	63.1
讀晨海的風笛有感 (陳敏華)	雪茵	新時代	14:1	34—35	63.1
慈度與刑罰 (Jessica Mitford)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49	16	62.12
洋葱田 (Joseph Wambaugh)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49	16—17	62.12
會合拉馬記 (Arthur C. Clakk)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49	17	62.12
公理在南非洲 (Aldie Sachs)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53	20	63.1
希特勒的戰爭目標 (Norman Rich)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53	19—20	63.1
南朝宋書和它的作者沈約	李甲孚	綜合月刊	62	111—117	63.1
走過醒之邊緣 (葉維廉)	黃榮村	龍族詩刊	11	51—54	63.1
回頭的浪子 (余光中)	陳芳明	龍族詩刊	11	55—66	63.1
隱藏的星羣 (吳文岐)	林煥彰	龍族詩刊	11	67—70	63.1

貳、報紙部份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當代代非洲文學泰斗——艾其璧和他的作品（萬物已碎等）	李 師 鄭	中央日報	11 63. 1. 3—5
「閒人閒想」之外（淦克超譯）	趙 滋 著	中央日報	10 63. 1. 9
評「教育學科教學法綜論」（王秀南）	宋 哲 美	中央日報	10 63. 1. 16
陳著新詩（讀陳敏華著晨海的風笛）	誓 還	中央日報	9 63. 1. 17
史家、詩人、記者——記「雅堂先生餘集」（連戰、方瑀整理）	彭 歌	中央日報	3 63. 1. 24—25
「融融新邨」集評（邵佃等八人作品）	張良澤輯	中華日報	9 63. 1. 2—5
「五權憲法與三權憲法」讀後（田焜錦）	廖 宇 仁	中華日報	10 63. 1. 3
應未遲的風格（藝文人物）	鶴 霄	中華日報	9 63. 1. 6
我讀「雅舍小品」（梁實秋）	陳 宗 敏	中華日報	5 63. 1. 7
細讀「中國現代史話」（葉蔭民）	黃 怡 仁	中華日報	9 63. 1. 10
評介「愛的小詩」（黃雲譯）	王 逸 祥	中華日報	10 63. 1. 10
我讀「加爾各答的陌生客」（郭良蕙）	覃 思	中華日報	9 63. 1. 11—13
「房客」的作者和「刑網」這本書（Abram Tertz）	楚 茹	中華日報	9 63. 1. 15
「老師的任務」讀後（朴理熙、詹姆斯揚合著）	余 瑞 霖	中華日報	10 63. 1. 17
「荷戈集」讀後書感（湘靈）	蔣 緯 國	中華日報	9 63. 1. 18
評「莎啞娜拉、再見」（黃春明）	林 柏 燕	中華日報	9 63. 1. 19—21
「兒童文學創作選評」讀後（曾信雄）	劉 國 光	中華日報	5 63. 1. 28
從戰爭回憶錄的觀點來看「一沙一世界」（吳楚）	鈕 光 鍾	中華日報	9 63. 1. 29—30
評介「鳥巢」（賽爾瑪·拉格勒芙）	宣 和	中華日報	10 63. 1. 31
英雄行——西遊記的另一個觀察（吳承恩）	余 國 藩	中國時報	12 63. 1. 14
佛斯特著作相繼問世（Maurice等）	崔 文 瑜	聯合報	12 63. 1. 3
中國人的性格（李亦園、楊國樞主編）	彭 歌	聯合報	14 63. 1. 11

篇名	評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一九七三年全美文學獎得主納布可夫及其作品（羅麗泰等）	陳蒼多	聯合報	12	63. 1.	16—17	
維德的「布爾」	孫時	聯合報	14	63. 1.	18	
「中國與臺灣問題」（丘宏達主編）	彭歌	聯合報	14	63. 1.	18	
向太陽挑戰（系山英太郎）	彭歌	聯合報	14	63. 1.	19	
談一本令人注目的書「重力彩虹」（Thomas Pynchon）	崔文瑜	聯合報	14	63. 1.	29	
笛音繚繞——讀陳敏華的詩集「晨海的風笛」	張騰蛟	大華晚報	10	63. 1.	21	
評「花神」（黃基博）	曾門	國語日報	3	63. 1.	20	
兩本故事書（林澤萬改寫的中國神話故事及張劍鳴改寫的世界童話故事）	小雲	國語日報	3	63. 1.	20	
愛蘭娜教授著「我愛中國」讀後	李仁	國語日報	6	63. 1.	20	
「和諧人生」讀後感（子敏）	胡坤仲	國語日報	7	63. 1.	20	
看「唐·吉訶德」（塞萬提斯）	子敏	國語日報	7	63. 1.	21	

附註：1 雜誌部份依雜誌名稱筆劃先後列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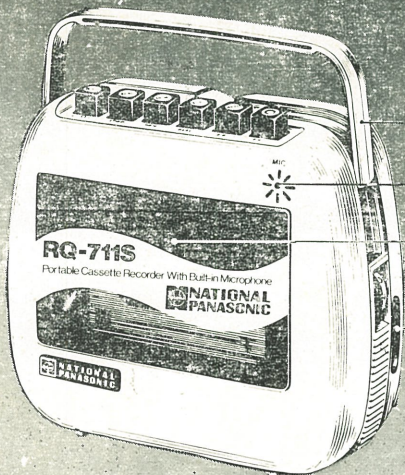
2 報紙部份依報紙名稱及日期排列。

3 篇名後之括弧，係被評書或文章之原作者。

4 部份雜誌因拖期出版，本欄只能於收到之月的次月份刊出。

今天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學習語言，您曾為缺乏一種有效工具而失望困擾嗎？郊遊旅行、欣賞音樂，您曾想望一種時髦又完美的錄音機嗎？那麼……從今天開始，就讓最佳音質、音響的“國際牌提跟聽錄音機”為您拉開這個新年的序幕吧。



- 強韌伸縮提把
攜帶方便。
- 隱藏式麥克風
靈敏度高。
- 自動錄音
音質純美
永不失錄。
- 交直流兩用
使用自如。

RQ-711S

National Cassette Recorder

* 請向各大電器經銷商及百貨公司電器部選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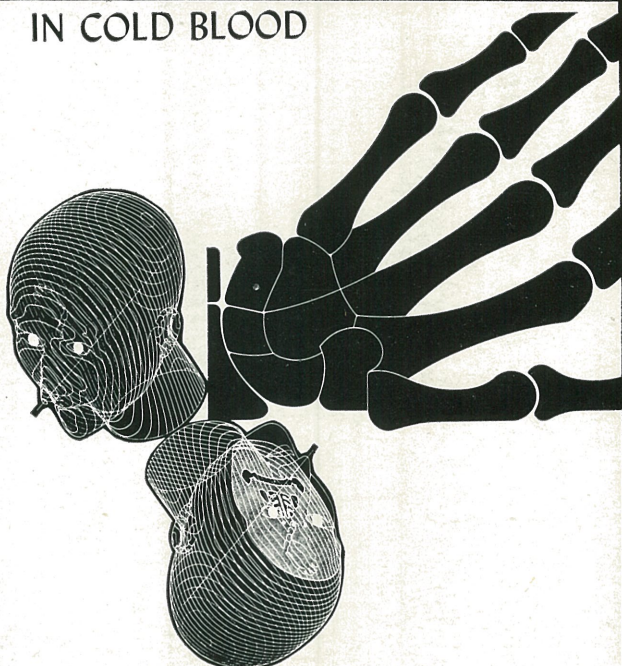
國際牌 提跟聽 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冷血

譯孫月楊
著 TRUMAN CAPOTE

IN COLD BLOOD



設計 / 楊國台

卡波第根據一件謀殺案，以新聞手法寫成的「冷血」，那種細密，紮實，而又充滿懸疑的描寫，不僅值得文學界注意，尤其應得到新聞工作者的重視。本書特價五十五元，再版本將於三月初發行市面。